



爱求

初版

七月文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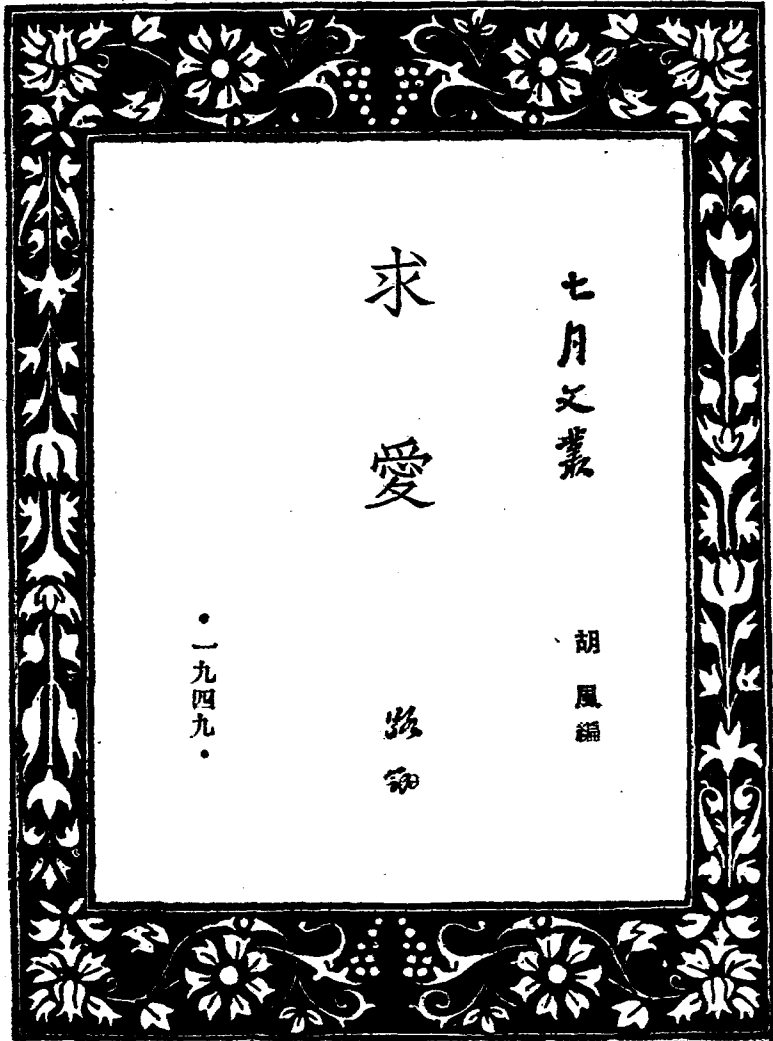
七月文叢

胡風編

求
愛

路翎

• 一九四九 •



複製 Valentin, Le Champion 木刻作封面

目次

王老太婆和她底小豬.....	一
瞎子.....	二
新奇的娛樂.....	一九
草鞋.....	二三
灘上.....	二九
悲憤的生涯.....	三四
老的和小的.....	四〇

棋逢敵手.....	四七
英雄底舞蹈.....	五〇
俏皮的女人.....	六二
幸福的人.....	七二
江湖好漢和挑水伕的決鬪.....	八一
一個商人怎樣餵飽了一羣官吏.....	八九
*	
翻譯家.....	一〇一
英雄與美人.....	一〇八
秋夜.....	一一七

可憐的父親 一二五

一封重要的來信 一三二

求愛 一四〇

*

感情教育 一五〇

旅途 一六〇

人權 一七五

*

中國勝利之夜 一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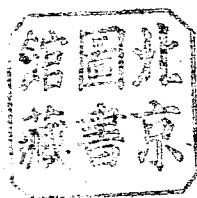
後記 二〇三

路翎短篇小說集之二

求

愛及其他

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



冬天地晚上，雖然才祇九點鐘的樣子，江邊的這座小鎮已經完全寂靜了。鎮上，江岸上，以及周圍的田野裏，沒有一星燈火。在灰白色的朦朧的密雲下面，坡上的那些密集着的房屋，以及江邊的那些密集着的木船，它們底黑影沉重、寂寞而荒涼。江流在灰暗中閃着微光，發出粗野的喊聲來，流了過去。落着雨，冷風吹噓起來了。

一街上好久已經沒有了了一個行人。風雨底聲音，使這小鎮顯得更爲黑暗，荒涼。這時，從正街後面的一個密集着破爛的矮棚的小巷子裏，傳來了一個尖銳的，嘹亮的，充滿着表情的聲音。這聲音有時憤怒，有時焦急，有時教誨，有時愛撫，和它同時響着的，是篋條底清脆的敲打聲，和一只豬尖銳而粗野的呼叫。這聲音在深沉的靜夜裏是這樣的嘹亮，在寒冷的風雨

裏是這樣的緊張，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得見。

風雨急迫了。這聲音似乎是在和風雨作着追逐。

這是一個孤伶的，六十歲的老女人，住在一個破爛的，用篾條和包穀稗子編起來的棚子裏，她底和她同樣貧苦的鄰人們，叫她做王家老太婆。她底兒女們都死去，或者離開了。她底生活顯然是非常艱難的，雖然她需要得極少。前幾天趕場的時候，她用二成的利息，經本保的段保長擔保，借來了一千塊錢，買來了一口小豬，保長本來是不願，也不敢替她擔保的，然而她哭訴，吵鬧得很久了，當着大家底面，保長就非常之可憐她。「放心罷，老太婆是可憐人，這個錢有我。」段保長，當着大家底面，向放債的鹽販子說。這口小豬使王家老太婆看見了她底幸福的未來：實在說，她沒有任何親人，她渴望着永久的安息了，她希望這口小豬能給她安排這個安息。她希望這口小豬能使她得到一套屍衣，幾張紙錢，因為，後坡上的馮家老太婆，前個月是死得太慘，太可怕了。這口小豬又使她覺得光榮，因為，從這一天起，她底生活 and 往昔是完全不同了。她也有胆量走過去參加鄰人們底關於豬的議論了：她是，好像第一次生了孩子的母親似地，不再感到鄰人們底議論和咒罵的壓迫了。

然而她又總是有些懷疑：大家不頂讚美她底小豬。

這豬是瘦弱的，雖然王家老太婆覺得它豐滿可愛。而且是很不馴服的王家老太婆，替它在自己底爛板床旁邊——這爛的板床，已經有幾十年了——安置了一個住處；但它總是各處地亂竄，有時竄到床下來，有時竄到潮溼的草堆，或壁下的污泥坑裏去。在現在的這風雨的寒冷的夜裏，小豬更不能安寧了。矮棚朽爛了的頂子已經被風掀去了一半，棚子裏各處都潮溼了，而且各處都是草灰和污泥。王家老太婆，全身透溼，縮在她底草堆旁，捏着篾條，藉着昏朦的天光看着小豬。小豬呼嚕呼嚕地哼着，而後就亂竄了起來。於是王家老太婆就捏着篾條追着它跑。

「睡倒！睡倒！好生睡倒！」王家老太婆用她尖銳的，焦急的聲音叫，同時用篾條拍打地面。

小豬，希望得到一個安寧的地方，因王家老太婆底叫聲和篾條聲而變得非常之焦躁。竄到門邊，站下來，遲疑了一下，撒起尿來了。於是王家老太婆用篾條拍打着牆壁。

「不許撒尿！你龜兒跟老子睡到！」

小豬望着她。它，小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怎樣，毫無主意了，但它覺得這一切：寒冷，焦燥，無主意，全是王家老太婆底錯；王家老太婆底喊聲，和篋條底打擊聲，是一切不幸底根源。它憤怒了。冷風突然吹開了破門，小豬就懷着復仇的憤怒竄到門外來。

王家老太婆追了出來。它站在路邊的籬巴下面，望着她，好像說：「我原是不想出來的！好看你怎樣辦罷！」

王家老太婆追趕着它，用她底尖銳的聲音喊叫着。因了六十年的單純的愁苦的生活的緣故，這聲音是非常富於表情的。因為不幸，因為年老，她是不知道鎮靜，也不知道含蓄了。她喊叫着，完全不會顧到她底周圍的睡着了的人們。但她却非常地顧忌着這口頑劣的小豬，她底篋條始終不會落在它底身上；她底喊聲，無論怎樣的憤怒，是都含着一種忍耐的愛憐；她對待小豬如同對待她底小孩。

她底喊聲表示，她是很孤獨的，又表示，對於頑劣的小孩們她是怎樣地愛過又恨過，愛着又恨着；這些小孩們都是已經長大，離開了她了。她喊着，好像小豬懂得她底這一切，並且已經回答了她似的。

「你究竟要我怎樣呢？」它底眼光說。

王家老太婆小心地滑到籬笆邊去，舉起籬條來預備拍籬笆，小豬就憤怒地叫了一聲，竄到路上來了。

王家老太婆痛苦地呻吟了一聲。她痛苦地感覺到這個，就是她底兒女們丟棄了她了。
「好，你孤兒看倒，把我整起！」她憤怒地叫，「你孤兒聽倒，老子不虧待你，老子一生不虧待人兒子媳婦不行孝，把我丟起！我活到六十幾，一點指望都沒得——你孤兒整我！你孤兒聽倒！」她憤怒地大聲叫。於是又是籬條敲擊着地面的聲音。

「你孤兒好生聽點點話，回去好生睡倒，我明天大早就餵你吃！」王家老太婆懇求地痛苦地說，捏着籬條站在雨中。她幾乎從來都不會知道，小豬，是並不懂得她底話的。「你想想，這個樣子亂跑又有哪些好，你自己又不是不怕冷！」她說，慈愛地望着小豬，她覺得，小豬連衣服都沒有穿的，站在雨中，一定很冷。她想到，小豬長大了就要被殺死，自己却一點都不知道，是很可憐的。她心酸起來了。「唉，你孤兒多可憐喲，又不通人情，又不會講話，心裏有苦又說不出！」她感動地大聲地向小豬說，捏着籬條站在風雨中。

小豬靜靜地抬着頭，站在路邊望着她，它是全然不能明白了，它覺得如其這樣無結果地等待着，不如睡下來再說罷，於是就睡了下來。一睡下來，縮着頭，就覺得一切都無問題，非常的安寧了。

「你孤兒起來！起來！」王家老太婆叫，在它底身邊拍着篾條，然而它不動，而且一點聲音都不發。它覺得這樣做是非常的好。

這時傳來了踐踏着泥濘的脚步聲，和別人鬧了架，在排解糾紛的場子裏吃醉了的一段保長，提着一個燈籠，搖搖擺擺地走了回來。他提高了燈籠，露出懷疑的，憤怒的表情來，照着王家老太婆，又照着小豬。他覺得，在他底這一保，人們是不應該在夜裏無禮地瞎來的。

「我當是哪個哩！」保長輕蔑地說，他底燈籠在風裏搖閃着。

王家老太婆覺得自己是受了侮辱，於是憤怒地用篾條拍打着地面，向她底小豬叫了起來。

保長皺着眉頭，輕視地看着她。

「唉！我早就勸你說：哪個大年歲，胡裏胡塗的，沒得事就睡睡覺，餵咪子豬喲！可是你偏

想日也想來夜也想！人家新媳婦想兒，也沒得你想得那個兇嘛！」保長搖着頭，用曼長的，唱歌般的聲音說。「拿跟我！」保長說，於是搶過竹條來，撈起袖子，憤怒地抽打着小豬。

小豬哼着，但不想動彈，終於它覺得事情不大對了，跳了起來，竄到路邊去，驚異他望着保長底燈光。保長追了過來。

「你個瘋豬！你個瘋豬！你個瘋豬！」保長說盡情地抽打着。

王家老太婆着慌了：保長的篾條，好像打在她底心上。

「段！保長，拿跟我！拿跟我！」她憤怒地大聲叫，追着保長。

小豬遲疑地逃着；總想偷懶，因此就挨得更兇。保長憤怒地抽打着它，燈籠落在泥潭裏去，熄滅了。小豬尖利地噓咩了起來，重新奔到路上去。

「這孤兒，打得痛快，身上都暖和！」保長說，遞過篾條來。

「你哪個打法？不是你底豬兒，沒得心肝！」王家老太婆憤怒地說，搶下了篾條。

「好，你自己去打：輕輕地摸！」保長冷冷地說，走了開去。「老子燈籠都熄了……王家老太婆，我早就勸過你，」他站下來，大聲地說，「你這個樣子餓不活豬的：一匹病豬！看那個

錢你哪個辦說好的四個月本利還清，先說在這裏，休要又找我吃皮判！」保長在黑暗裏說，於是潑着泥水走了開去。

王家老太婆氣得直發抖，說不出一句話來。這時周圍又完全寂靜了，雨住了，寒風在天空裏猛烈地呼嘯着。王家老太婆非常的難受，同時感到了一種恐怖。她看見小豬在路邊悄悄地向她搖着頭，覺得一切全是因為它，發狂地憤怒了起來。

小豬同樣地看着她。

「剛才究竟是怎樣弄的？」它底眼問。

「你孤兒！你孤兒！你孤兒！」她憤怒地叫，衝了過去，瘋狂地抽打着小豬。「你孤兒！別個打你，我就打不得你孤兒！你孤兒！……」

小豬失望地，憤怒地嘔吐了起來，從她底腿旁衝開去了。於是，除了可怕的風聲以外，再沒有別的聲音了。她忽然恐怖起來，覺得小豬是被打傷了。她呼喚小豬，用一種柔弱的，哀憐的聲音，然而，風吹着，小豬不再回答她了。……她更強烈地感到恐怖，並且感到孤獨，她覺得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陣冷風撲擊着她，她底眼睛昏黑了起來，並且她底手脚浮動

她微弱地喚了一聲，跌倒在泥濘裏了。

她明白她已經倒下了。她忽然感到安寧，她底內心變得非常的溫柔。「我要死了！唉，可憐這多好啊！」她想，依稀地聽到了尖銳的風聲。她覺得她底一生是無罪的，她心裏有歡暢。她覺得另一個世界向她打開了，平坦的道路，照耀着溫暖的，慈祥的光明。天上有五彩的雲，遠處有金色的光。她看見，從這金色的光裏，一個美麗、健壯、活潑的女孩向她跑來，從頸項、肩膀、腰肢上飄揚着華美而發光的絲帶，手裏捧着一個大的，光潔的冬瓜：這個女孩是她底外孫女。

「家婆啊！我先來，他們都來了哩！」女孩溫柔地在她底耳邊說。

她聽見了孩子們底整齊而清脆的歌聲：

「磨豆腐，

請舅母……」

在她幼小的時候，她是和別的孩子們一起這樣地唱着的。在她出嫁的時候，孩子們是這樣地唱着的。在她底悠長的一生裏，鄰家底孩子們，也這樣地唱着……

她底小豬悄悄地跑了過來，在冷風裏戰慄着，長久地懷疑地望着她。對這個，它是一點都不能瞭解了——它挨着她底身體在泥濘裏睡了下來。

一九四四年十月

瞎子

公路局車站底驗票員高國華，穿着一條破爛了的灰褲子和一條發黑的老布襯衫，個子很矮小，打皺的、乾枯的臉上顯露出一種煩悶；但在這煩悶裏又含着一種暴躁的確信和毅力，因為他底生活，在某一點上講，是非常充實的。他暴躁而忙碌，每一輛開出的車子都使他感到一種熱情的興奮，久而久之，這熱情的興奮就變成了他底生活的當然的一部份了。他本能地就會被那些熟悉的聲音刺激起來，即使他已經疲乏得在打着盹睡。和煩惱的旅客們大聲爭吵，在票窗前面和車門前面雄糾糾地大聲喊叫，這些，好像吃飯似地，是成了他底一種需要了。他覺得，假如沒有他，一切便會不可想像：車輛將不能行駛，於是就要發生一些驚人的災難，比方乘客互相踏死，漂亮的姑娘突然失蹤之類。這一類的災難常常在他

底夢裏出現，使他感到快樂，並且使他對於他底職務有了一種嚴肅的意識。

夏天的一個炎熱的早晨，第一輛班車開駛以前，高國華站在車門旁邊驗票。他把左脚踏在車身上，同時又着左手，這樣，他便享有着一種雄壯的姿勢了。他興奮而驕傲，嚴密地注意着上車的乘客們。

一對年青的男女正在上車。

「這一對一定不是正式結婚的，不信你看！啊哈，她抓着他底手！」高國華想，接住了穿西裝的年青的乘客遞過來的車票，一面緊緊地看着那個漂亮的女子。

「這一定是發國難財的暴發戶！這是他底女人。這個呢？恐怕是他底小姨——你看小姨才風騷，他一定跟她勾勾搭搭！——乖乖，這個包包裏頭值錢呢！」他想，接了票。忽然他有些煩惱，他想他應該給一點顏色讓這個擺架子的暴發戶看看，於是他就大叫了起來。

「朝裏頭走，進去！叫你進去！」他憤怒地叫，然後又向暴發戶底集團輕蔑地看了一眼。那個肥的，戴金手錶的男子，喘着氣，擠進去了。

「看你敢不進去——這一定是一個特務人員。」他想，望着那個戴黑禮帽，穿黑色中

山裝的男子，謹慎地接了票。

「哈！這是男學生女學生，其實他們懂得什麼！他們一定剛才從旅館出來，有一個笑話……」他想，輕蔑地接了票。

「草帽！草帽！」他怒吼了起來。那個鄉下人，慌忙地摘下了草帽。

一個穿得很蹩腳的女學生，提着一個行李，走了過來。

「不行，上不了車！」他冷淡地說，指着她底行李。

「請……請原諒一點！」女學生柔順地說，可憐地看着他。

他露出堅決的表情來，搖了一下頭，接住了另外的票。

「那麼，補一張票來！」他說，瞥了她一眼。「看她怪可憐！」他想。

「請你通融，因為祇有這一點點！」女學生說。

「公家上的事情，又不是我要錢！」他大聲說，搖了一下頭。「尤其是女學生不能通融！」

他想。

這時有一隻手觸着他底肩頭，他抬起頭來，立刻變得莊嚴。這是一個鄉下人，一個瞎

子，他在摸索着。他底另一隻手裏，提着用繩子穿着的一串鐵器：鋤頭，鏟子，釘扒，和鐮刀。它們是很沉重的，沿着地面拖着。

高國華勉強地接了票，皺着眉頭看着他。

「等一下！等別人上完！」他突然憤怒地吼。

瞎子，放下鐵器來，等待着。

終於，在高國華底嚴厲的監視下，瞎子開始了他底艱難的摸索。他顫抖着舉起他底右腿來，踏着了車門。接着，他全身顫抖着，提起鐵器來；這是過於吃力，他滿頭大汗了。

擁擠在車內的乘客們，有趣地，或者爲難地，看着瞎子。高國華憤怒地看着瞎子，他覺得是車內的乘客們要求他這樣。忽然地，他大吼了一聲。意識到乘客們正在看着他，他覺得光榮。瞎子驚慌，碰在車門上，同時繩索斷了，鋤頭，釘扒，鐮刀，碰出了大的響聲，散落在車內。

車內發出了不滿的，埋怨的聲音。那個戴黑禮帽的人，幾乎被一個釘扒打傷了腳，憤怒起來，看着瞎子。

一個穿制服的學生，向落在他底腳邊的鋤頭踢了一下，他是想踢出來，但是他踢到一

個軍官底脚上去了。軍官憤怒地把鋤頭踢到旁邊去。戴黑禮帽的人踢了兩腳，一個西裝青年踢了一腳，很多脚都焦躁地，憤怒地踢了起來，於是鋤頭就消失在脚底森林裏了。

瞎子伏在車門上，用他底顫抖的手摸索着。他臉上顯得忍耐而安靜，無論是脚踢的聲音，乘客們底怨恨的聲音，或者驗票員高國華底吼叫，都不能破壞他底這種安靜。一陣混亂的脚踢聲，釘扒，錘子之類落在車下來了，於是他就往地上摸索着，並且查點着數目。

高國華停止了吼叫，乘客們底怨恨使他不安起來了。他覺得應該忍耐一下，讓車子快一點開出去。他覺得，對瞎子，應該特別忍耐一點。但他忽然向瞎子演說了起來。同時他覺得漂亮的乘客們都在讚美着他底演說，不但不怨恨他，反而因他而快樂了。他對那些被他輕蔑的乘客們發生了強烈的好感，他覺得他們都是一些頂好的人。

瞎子在各處摸索着：他還差兩件。

「你想想，你是瞎子，根本看不見，」高國華說，「你也來趕車，你說看看，你知道汽車是個啥子樣子？是圓的還是方的？」他興奮地說，做着姿勢，他聽見了車上的笑聲。「你說是圓的還是方的？我當你以為它是一個烏龜哩！」他說，愛着乘客們，並且愛着瞎子不能看見

的汽車了。「我告訴你汽車是個騾子樣子！它是美國人發明的，美國就是同盟國！你還看見過飛機沒有……」（車上有了不耐煩的，嘖嘖的聲音）「瞎子！我警告你！」高國華迅速地憤怒地叫，挺起胸來，看着在地上摸索着的瞎子，「你帶這些東西不准趕車！別人帶包包箱子，你帶這些破銅爛鐵，真是從來都沒有看見過！」（車上有了憤怒的喊聲，高國華重新着慌了。）「你想想，瞎子，你今天要是把這些客人底腳打傷了，你怎麼辦？」他面紅耳赤地大聲叫，覺得乘客們重新地非常之喜歡他了。「你想想，這些爛鐵能值幾個錢？打傷了這些客人，好，起馬要在中央醫院頭等病房住一個月，兩三個月都不一定，頭等房間，你想要好多錢！醫藥費，看護費，還有伙食！」

車上的客人們暴怒地吼叫了起來。天氣是這樣的熱，車內是這樣的擁擠，乘客們是急切地希望着開車，對於瞎子，鐵器，以及高國華底關於醫院的演說毫不發生興趣了。

「混蛋！」車內暴怒地叫。

「這些先生們是不會要你的爛鐵的！」高國華大聲地向瞎子說；他仍然在車門前面的地上摸索着，帶着淡漠的，安靜的表情。

「混蛋混蛋！你這個王八旦！」車內叫。

高國華吃驚地看着車內：他明白他們是在罵他了。站長憤怒地從車子前面跑了過來，於是高國華憤怒地跳上前去，把瞎子拖開，關上了車門，面紅耳赤，滿頭大汗地吹了開車的哨子。

「都是他媽的王八旦！」他罵，望着駛開了的車子。

瞎子被高國華猛力一拖，仰天地跌到地上去了。但他即刻就爬了起來，帶着他底頑強的安靜和忍耐，重新地在地上摸索着。

他發覺情況已經改變了。他站了起來，聽着不遠的車聲，用他底瞎了的眼睛，向車子開去的，飛揚着塵土的方向努力地凝視着。

「瞎子底車票錢拿去！」高國華怨恨地說。

瞎子，跼起腳來，側着頭，帶着沉思的表情，聽着遙遠了的車聲。

一九四四年十月

新奇的娛樂

陰雨，泥濘的重慶底街邊上，人們成單行地排列了起來，在等候着公共汽車。後來的人陸續地加入着，這行列就不停地增長。這些人，大半都是穿得相當整齊的公務員：灰色、黃色、黑色的制服，大衣，中間挾着小姐們底漂亮的絲巾，頭飾，和鮮豔的外衣。間或也有難看的人，獃獃的青年和流浪漢站在他們中間。

汽車好久不來，大家都無聊，焦燥，煩悶，他們之中，有的在看報，有的在不停地重複地束着衣帶，要使衣服更整齊些；有的，小姐們，在不停地輕輕地摩弄着頭髮，她們總是確信她們底頭髮已經被擠散了。

小汽車和大卡車在街心奔馳着，濺着泥濘……

有一個討飯的瞎子，在擁擠的人行道上摸索了過來，用他底破爛的竹桿輕輕地敲着地面。這街道是嘈囂的，然而瞎子是安靜的，他走他底路。他摸索着轉過身子來，預備過街去，然而他碰着了這煩悶的行列尾巴。

「過去點！」一個穿西裝的，在看報的人說。他是很無意地這樣說的，因為他沒有想到要移動；然而，他前面的一部份人轉過頭來了，看着瞎子。

大家有趣地看着瞎子；他，沿着行列摸索了一下，又轉身，碰了壁。

「過去點！」一個穿長衫，戴禮帽，攏着手的人，說，有趣地笑着。

他附近的有幾個人笑了，有一個小姐笑了，引起了更多的注意。

「過去點，你老兄！」一個提着長衫的，戴着漂亮的鴨舌帽的青年，快樂地說。

更多的人笑了，引起了更多的注意，笑和注意，好像波浪一般，在這煩悶的行列裏波動了開來。

唉，「哪個這樣長呀！」瞎子自言自語地說，用破竹桿敲着地面，在大家底笑聲裏摸索了過去。

「裏邊去點！」一個穿着黑色的大衣的胖子，正在笑瞇瞇地等待着瞎子來碰壁，說：「從了他底話，瞎子向裏面走了一點。」還要裏面去一點！」他得意地說；瞎子，又向裏面走了一點，挨着牆壁了。「告訴你，長得很哩！」他說，得意地盼顧了一下，他底周圍哄笑起來了。

現在是已經到了這行列底中央了，瞎子靜靜地摸索着。

「總該可以了罷。」他想，彎了過來，用竹桿輕輕地敲着地面。

「先生太太，請讓一讓路喇！」他說，摸索着。這次他碰到了一位漂亮的小姐。

「過去！」小姐憤怒地說，但隨後又笑起來了，用手帕掩着嘴。大家看着瞎子和小姐，全體都哄笑了，熱烈的笑。「告訴你，長得很哩！」小姐快樂地說。

大家快樂地笑着，大家都覺得驕傲，因為自己們竟然能够站得這樣長，以致於使得瞎子多次碰壁，大家看着瞎子繼續地碰壁，熱烈地哄笑着——現在是，他們全體都與緻濃厚地加入這件新奇的娛樂了——大家希望他們底行列比原來的更長，更長。

在人行道上走路的人，有一些站了下來，張着嘴巴，看着。

「你哥子要注意！」一個瘦小的，提着一個大的布口袋的人，向碰壁的瞎子說。

「唉，真是長得很呀！」瞎子低聲地自語着，輕輕地敲着竹桿，靜靜地摸索了過去。

「早就告訴你長得很呀！」

大家笑了，連走路的人也笑了。大家覺得，這長，是他們底光榮：「我們站得多長呀！」——站在路邊觀看着的行路的人們，也分享了這光榮。

「喂，這裏走。」一個衣裳破污的，挾着一包書的青年，在瞎子走近他的時候，低聲說，同時讓開了自己底位置，牽着瞎子底手，使他走了過去。

「道謝了！」瞎子說，輕輕地用竹桿敲着地面。

大家沉默了，望着這個青年，這個青年，皺着眉頭望着地面，他底面頰在顫動。大家掃興，不滿，比原來更煩悶，望着這個青年，他放走了瞎子。

「哎喲，要死。車子怎麼還不來呀！」一位小姐，煩躁地說。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夜

草鞋

晴朗的、美麗的早晨，從山裏面來的下力的鄉下人，已經一批又一批地擔着米糧、煤炭、水菓之類從這條山道上經過了。那些強壯的鄉下的男子們是窮苦的，赤着膊，但從他們所揀的東西看來，那山裏面又是那樣的豐饒。他們有的就在這山道邊的大竹林旁邊停了下來，歇着氣，抽煙，或者簡短地談話。大竹林裏面是深邃的、神祕的寂靜，初夏的早晨底輝煌的陽光照射在竹林底左邊，竹林裏面斑駁地散佈着黃金的光明和新鮮的、潮溼的暗影。山道邊上的那些雜亂地散佈着，又是神奇地結構着的舊的房屋在冒着藍色的煙了，山雀們從煙影裏活潑地飛過。這早晨的景象是一種奇特的愉快，而且，山下的那一座不小的村鎮，它底屋頂，它底奪目地閃耀着的玻璃窗，以及它四周的綠色的稻田和林木，在輝煌的天空下，

形成了一種富麗的景象，而飄起各種形狀的，成百的藍色、灰色的烟帶來。一個幼小的、肥胖的、破衣服的女孩，一隻腳跨在門外，咬着一個稀爛的桃子，睜着她底純潔的眼睛，不動地、驚異地看着山下。

保長王德興，搬了一張靠椅擱在大竹林旁邊的水溝上，就在那些歇腳的鄉下人底旁邊，安閒地躺着，抽着烟，吐着痰。他用一種可怕的大聲吐着痰，沒有多少時間，他底周圍就佈滿了濃痰和泡沫了。他異常安閒地躺着，在這樣的早晨和這種景色裏，這簡直是帝王般的幸福。他是精瘦的老人，可是很和氣，他不時地張望着，嘲弄地閃耀着他底眼睛，希望和別人說話——顯然的他是又滿足，又快樂。

十四歲的，瘦削的女孩張么妹擔着空了的籬筐慢慢地走上來了，疲勞而滿足，喘着氣。她是天亮時就擔米下山的，現在是卸下了重擔回來了，並且買了一雙草鞋。她底細瘦的手擱在扁擔上，用着一種溫柔的、精緻的感情，玩弄着草鞋底繩索。她底赤腳無聲地在光滑的石板上走過。她是愛俏的，可愛的姑娘，用紅線紮着的兩根細小的辮子，在她底結實的後頸上，柔順地搖動着。

「么妹兒！你哪個快就轉來了！」王德興大聲說。

「三叔，你看我買的一雙草鞋！」

「拿跟我看！」王德興莊嚴地說，並且意味深長地點了一下頭。

「三叔，你看我買的是一百二，還是線打的絆絆！」三叔這該不貴罷！」張么妹興奮地、活潑地說，紅着臉，看着王德興手裏的她底心愛的草鞋，又看着王德興底嚴肅的臉，顯然的，希望讚揚，這讚揚將使她特別的幸福。

王德興嚴肅地，意味深長地翻看着草鞋，好久不開口。他一向都不高興這個刁頑的、無禮的姑娘，也痛恨着她底父母的，於是他不覺地嫉恨起來了。他底那種快樂的、滿足的心境，就突然地消失了。

「這瘋丫頭！」他想，大聲地吐了一口痰。

「三叔，他還是要了一百八，我給他一百二就賣跟我了！這要管一些時候穿的罷！」張么妹說，紅着臉，哀求地看着這個操縱着她底幸福的高深莫測的、古怪的人。

王德興沉默地看着草鞋，拉了一下它底絆結。

「我看你還是遭了！」他突然地大聲地說，輕蔑地看了張么妹一眼，「這個爛草鞋，一百二——貼我十塊錢看我要不要！」

張么妹，羞慚地紅着臉，痛苦地假笑着。她覺得自己是錯誤，有罪的，並不是因為損失了錢，也並不是因為草鞋真的不好，但總之是錯誤，有罪的，她希望王德興能够原諒她，她剛才還希望讚揚。

「你這個草鞋，頂多祇值五十元！」王德興說，彈着鞋底，又拉了一下絆結，「你不信叫別個品品看！」他說，指着那幾個看着他的、歇腳的鄉下人。「這個鞋子嘛，」他向鄉下人說，「你看它表面上還有個形式，其實毫不值錢！祇有你會乖乖的拿一百二去買嘛！」他不屑地、活潑地動着身體，向張么妹說，他底樣子，使兩個老實的鄉下人笑起來了。

王德興於此更爲興奮地說了下去。

「不過，」么妹說，受不住這樣的打擊，含着眼淚了，「它總比……打光腳板好！」

「打光腳板！咳！」王德興興奮地，滿足地大聲說，「請問你姑娘，打光腳板要錢麼？你買一雙高跟鞋來穿還要好哩，那些摩登兒！歇腳的人們笑起來了，王德興無比地快樂了，

「在前些年一雙草鞋嘛，值不上一個桃子底價！」他指着那個咬着桃子，看着山下的，幼小的女孩，「是在民國十三年，我十塊錢在鄉下收一千多雙草鞋，這哪個又不曉得！那時候你怕還沒有見閻王哩，又說……」

「你不管！」張么妹說，含着淚奪過草鞋來。「我上我的當跟你屁相干！」

「好，跟我屁相干！」王德興說，被這意外的反抗弄得有點狼狽了。「本來我倒不當說，祇是我心裏藏不住真話！姑娘，我說的是真話！你那個草鞋，」他吐了一口痰，指着草鞋，說。但又沉默了，喘息着，覺得心裏有刀割一般的痛苦，他底臉發白了。

張么妹呆站着，看着草鞋。它已失去一切的光澤與美麗了，好像經過了一種奇怪的魔術似的。她底幸福，啊，那溫柔的黃金的幻境，這個美麗的早晨，是從此消失了！

「姑娘，你那個草鞋嘛，本來倒還不錯，」王德興，痛苦地喘息着，說，顯然的，他是被自己底意外的熱情所傷害了，希望從痛苦中平靜，安慰自己。

但這時張么妹舉起草鞋來，拍的一聲拋擊在他底臉上，而且，被自己底這個行動所驚嚇，又替草鞋覺得傷心，失望地，憤怒地哭了起來，奔開去了。但跟着她就停止了哭聲，站下來

了，叉着腰，鬼惡地望着這邊。那些歇腳的人，沉默地、嚴肅地看着她，又看着王德興。那個幼小的，咬着桃子的女孩，直到此時爲止，驚異地看山下的，也轉過臉來看着她。

「好，你個瘋丫頭，我老人家不跟你動肝火，二天賣你哥哥底壯丁！」王德興，痛苦地喘息着叫，然後他就檢起草鞋來，譏嘲地察看着，又在自己底脚上比了一下。「都還乖，」他快樂地嘲弄說，「小不到丁點兒——夏天穿起來硬是安逸得板板！」

灘上

黎明的江岸上，繙夫們發出了一種甜美的、柔和而宏闊的聲音，在這個聲音底每一間歇裏，有一個美麗的、嘹亮的男子底聲音在歌唱着。繙夫們出現在急流左邊的石灘上了，形成了一個向前傾斜的肉色的整體，緊張地靜止着不動，因為江流是非常的湍急。在急流裏掙扎着的沉重的大木船上，敲起了鼓來。鼓聲停止了。繙夫們，那肉色的、向前傾斜的緊張的整體裏面，發出了年青的男子底嘹亮的歌唱聲，而後就是那一聲柔和而宏闊的應和，那個整體向前移動了一步。

礁石灘聯接着寬闊的沙灘，再裏面就是綠色的、樹木豐茂的山坡了。是精力飽滿的夏天。黎明的涼爽而活潑的風在江面上和沙灘上吹着，炎藍灼灼爭灼天上映着日出的紅光。

那個強壯的、赤膊的、濃眉大眼的美麗的男子，肩上披着一塊破爛了的白布在微風裏飄盪着，因了內心的痛苦和悲傷而盡情地歌唱着，雖然那歌詞是異常的單調；從他底四周發出來的他底匍伏在地上的兄弟們底那一聲宏大的應接，使他底整個的心都顫抖着。他結婚纔祇半年，因了窮苦和不幸，他的女人病倒了——已經非常的沉重。天沒有亮的時候他就出門來了，沒有人看顧她；而且他出門的時候是懷着對她的怨恨的心情，他好像故意地要折磨她。生活裏面的相愛的人們底互相怨尤，冷淡的鬱怒和自私的對於自己的憐恤，使他站在黎明的江邊覺得異常傷心。然而他仍然反抗他底女人所帶給他的的一切，他覺得光榮，因為他底兄弟們需要他。在這個江上，再沒有人比他歌唱得更好了。

因而這個早晨是顯得和一切時間都不同：這個早晨是如此的痛苦和美麗，他預見着什麼重大的不幸，他確信他已經擺好了架勢，準備迎接命運底打擊。他底思想時而飛翔在他底不幸的女人的身邊，懺悔着他底罪孽，時而飛翔在山裏面的那一塊荒涼的田野上，去尋着他底父母底蹤跡，時而又深深地飛進了他底辛苦的兄弟們底心裏，激發着甜蜜的安慰。他站在他底兄弟們底中間，慢慢地移動着，沉醉地激情地歌唱着。

太陽昇了起來。一個襤褸的老女人在沙灘上出現了，困難地奔跑了過來。她站下來用手罩着眼睛看了一下，又伸着頭聽了一下，喊叫起來了，一直跑到繆夫們底身邊。

繆夫們，發出了宏大的聲音，跨出了一步。激情的歌唱者，覺得是在無比美麗而舒適的波濤上飄浮着。

「趙青云呀！這不得了呀！趙青云，你那個女人她過去了！」老女人大聲叫着，跑了過來，看着他。

趙青云幾乎是冷淡地看了她一眼。但他底臉忽然地發抖了，他底歌唱聲音破碎了，他覺得有一陣眩暈。但他感覺到，他底兄弟們發出了呼聲，抬着他前進了一步。

他突然有燃燒般的奇異的快樂，他一切都不明白了。他用可怕的眼睛望着江面的遠處，於是他用輕柔的、美麗的、動情的聲音唱：

江上的風波呀從古到如今！

人間底事情呀有多少問不得，

拉得牢呀依嚙呀兄弟們啊底心咚！

「海——喲！」繆夫們唱，於是他們沉重地前進了一步，好像使得地面都震動起來了。這樣地，趙青云就在那種奇異的激情裏繼續地歌唱下去了。老女人，恐怖地看着他，跟着走了兩步，突然地替他覺得悲痛，哭起來了。

「日頭出來呀，喲日頭又落呀，」趙青云唱，望着前面。他好像什麼都不明瞭——整個的世界在他底脚下轟然地震動着。他希望這個灘永不完結，而激情的歌唱繼續着直到永遠。他底兄弟們擁着他前進，直到永遠。但江裏的木船上，敲起鼓來了。他感覺到恐怖。繆繆弛了，繆夫們從地上散亂地爬了起來——那個堅強的沉重的整體破碎了。

繆夫們圍繞着趙青云，趙青云呆呆地站在他們底中間。老太婆，哭着擠了進來。

「趙青云。」一個瘦弱的少年，同情地說。

趙青云搖了一下頭。

「可憐她死的慘啊！」老太婆哭着說。

「嬌娘，」趙青云疲乏地、譴責地說，灰白而打戰，「沒得啥子好哭的！」

隨後他劇烈地抽搐了一下而低下頭去，沉默着，眼淚落在潔淨的鵝卵石上。老太婆停

止了她底哭聲了，昇起來了的輝煌的太陽，照耀着這沉默的、靜肅的、襁褓的一羣。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悲憤的生涯

隊伍奉到調防的命令，行軍幾天之後，在一個小城裏住下來了。王青順底一班住在一個潮溼而陰暗的煤坪子裏，他是班長，已經四十幾歲了，不認識字，升爲班長，是因爲當了二十年以上的兵。原來的隊伍被改編，解散之後，他就落在這個他所極端輕視的新兵補訓處裏，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已經三年沒作戰了。他一天一天地覺得心裏有更深的疲勞，好久以來，他對於他身邊的任何事情都不大關心——他懷着一種絕望的心情，暗暗地覺得自己是已經衰老了。是落着雨的初秋的夜晚，他靠在煤坪底潮溼的牆壁上，裹着軍氈而昏沉地打着盹睡。他底這一班的兄弟們，除了那個害着什麼急病的周國興以外，都已經在黏溼的泥地上互相地枕籍着而睡着了。周國興，靠在一根柱頭上，戰顫着，不停地可怕地呻吟

着，吊在右邊的牆壁上的一盞昏暗的油燈，照見了他底痛苦的、扭曲着的瘦臉；他底睜大着的、哀求的、無望的眼睛，是在緊緊地注視着他底父親一樣的班長，然而王青順是毫無辦法；他並且已經整個地倦怠了，他底頭沉重起來，他想到周國興是從小就死去了父母的年青人，覺得非常可憐。他又想到，周國興假如已經結了婚的話，那愛着、盼望着他的女人一定會非常的痛苦，並且對整個人世覺得失望。這樣想着的時候，周國興底痛苦的臉在他底眼前搖幌着而擴大了，同時，一個年輕的女人底溫順的、哀憐的相貌在昏暗上浮了起來——這是他底女人，穿着襤褸的衣服。但忽然地她向他悲痛地笑了一笑，幻化成一個衰老不堪的、憔悴的婦人了。

「她是老了——恐怕是死了罷？」他想。
他驚醒了。

「周國興，忍着點兒！」他悲痛地說。

「班長啊！哎喲！我不行了！」周國興，動彈了一下，說。

他想告訴周國興說，他，王青順，離開家鄉已經二十幾年了；就是這樣地過了二十幾年，

到了今天，人生對於他是已經再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他不知道他果然說了這個沒有，這種極深切的感覺留在他底心裏，他底頭突然地又變得異常的沉重，眼前的各樣的暗影混融着而擴大了，面前不遠的一根柱頭，腫脹了起來——他看見一個肥胖的軍官向他走來，舉起了皮鞭。忽然地又不是抽打着他，而是抽打着他底從小的朋友金貴發。金貴發在地，上翻滾着呼號着，他覺得他是怯懦的，太對不起朋友了……忽然地又是落着雨的，淒涼而泥濘的大街上，馬號尖利地吹了起來。一隊兵士出現了，他底兄弟們！他們綁架着那死白的金貴發，走向刑場。

「我對不起我底親娘啊！」金貴發可怕地大聲叫，掙扎了一下。王青順追着這規則的隊伍跑去。他哭了，突然地醒來。

他重新聽見了他周圍的鼾聲，夢囈，和周國興底沉重呻吟。他睜大着眼睛，他覺得他不能再睡去了。

「周國興，天亮了就好了，耐着點啊！」

「我倒不是那些吃不住的人……哎喲，可憐我底心啊！」

「我曉得。」

「班長啊！」

王青順站了起來，走過去，在周國興底頭上和胸口摸了一下，並且替他蓋好；周國興底眼光激動了他，他覺得非常地不安，輕輕地打開門走到街上來了。落着雨，小城的寂寞的街道上，街燈淒涼地照着。他慢慢地走了過去，想着周國興底那種眼光，一面就懊悔着他自己在二十幾年以前不會耐性一點如他底父親似地蹲在家裏；即使在後來，他也曾經有很多機會可以回家去的，但他總抱着一個悲涼的雄心，輕視家鄉的人們，並希望能夠在寬闊的天地中，如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所說的，成立功名。如果在那些機遇裏能夠及早地回頭的話，那麼，他在現在的這樣的悽慘的晚上當能在和平如夢的燈下，住在親人底身邊了。他悲痛他在年輕的時候曾經那樣地欺凌、輕視着那愛着他的，忠厚的女人。在這個荒涼的世界上——如今他是已經在那寬闊的天地中奮飛過了，他就是這樣輕率地喪失了那僅有的——點點愛情。

一輛人力車在他底面前閃過去了。忽然地從黑暗中一個女人溜了出來，抓住了他。這

個女人穿着漂亮的衣服，塗着脂粉，急迫地喊王青順爲官長，又卑屈地笑着。王青順非常地惶惑，並且他羞恥得含着眼淚了。他覺得，這樣的女人，她底身份是比他要高得多；而且他是這樣的男子，笨拙地生長了起來，對於女性是懷着痛苦的羞恥和赤熱的崇敬。這女人是這樣急迫地拉扯着他，他不知要怎樣是好了。忽然他想到他應該拿錢給她，於是伸手去摸索他底錢，他覺得唯有這樣才能對得起這個不幸的女子。但那娼妓看見了警察，放開了他就溜走了。

王青順恍惚地站着。他忽然覺得有一陣失望。他不明瞭這是爲什麼。年青的，穿着破衣服的警察，故意地顯得很安閑，走了過來。王青順覺得他自己，以及這個警察，都是非常的可笑的。於是他嘲弄地看着警察，站在微雨中。

但他忽有無比的悲憤，並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是堅強，有力的。他奇怪地激動得發抖了，在微雨中大步地走了過去。

「嚇嚇！」他憤怒地說，然後他唱：「祇有鐵，祇有血，祇有鐵血可以救中國……見他媽的鬼，去他媽的鬼！」他叫，大踏步地走着，覺得那個警察是在他底背後無可奈何地看着他。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他大聲地狂暴地唱着這士兵底歌，好像是喝醉了，在街上大步地搖擺着。

他輕輕地重新走進了煤坪。

「唉，我底班長啊，我怕是不行了！」周國興，呻吟着，說。

「不怕，孩子啊，第一要安靜！」他用發顫的聲音說，在周國興底身邊蹲了下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老的和小的

「哦，劉二太婆，你這個生意倒要得呢。」張家么娘走了過來，客氣地笑着說。她底衣服胸前撕破了一大塊掛在那裏，其餘的地方也同樣是破爛的。她看來有三十五歲了，或者更大些，她底臉上充滿着勞苦的、憂慮的神色。她底眼皮是紅腫的，顯然地剛剛哭過。

「哪裏啊，張么娘！」劉二太婆和悅地笑着回答。在她底打糖羅漢的擔子前，圍滿了活潑的、緊張的孩子們。她一面回答着張家么娘，一面就轉動了彩牌，孩子們大叫了一聲，一個穿着灰色的布袍的孩子，緊張地瞄準着這彩牌，發出了他底射擊。孩子們緊張地擠動着，彩牌停止了，他射中了五彩——小羅漢一個。

孩子們靜了下來，失望的空氣籠罩着他們。他們總共已經打了十幾次，但每次總祇是

得到一個不像樣的、手指般大的小羅漢，或者小糖一塊。那個一尺多高的、胖大的糖羅漢，或者那個半尺多高的、舞着寶劍二羅漢，他們總是不能射中；他們仍然穩穩地坐在它們底位上，高傲地挺着肚皮或者舞着寶劍。但孩子們也祇是在這失望中靜了一下，立刻他們就尖銳地吵了起來，互相推擠着，來搶奪這最末的一個小羅漢了——立刻就把它搶得粉碎，塞到他們底滿塗着黑墨或者泥污的嘴巴裏去。然後，他們滿足地大叫着奔開去了。

這時來了一個赤着脚的、怯弱的小女孩，她交了五十塊錢，默默地射擊着，得到了一塊小糖，舐着這小糖，默默地走開去了。

「這是吳家小女兒呢。」劉二太婆笑着說，慈愛地看着小女孩底安靜的背影；「她老人前年子虧了嗓子人底一筆款，抓到法院裏，後來又送去當壯丁了！不過她外婆還是有點錢！」

「是呀，啵，謝謝你劉二太婆，我不吃的！」張么娘說，接過了劉二太婆遞給她的一塊小糖；「五十塊錢打一下呀，你這個生意倒不錯呢！」她羨慕地、留戀地說。

「糖貴了，還是不行啵！」劉二太婆和悅地笑着說，顯然地並不想掩藏她底得意。她是

一個乾枯的老女人了，瘦弱的、暴着血管的手，在抓着什麼東西的時候，是在顫抖着。然而她穿得很整潔，頭髮也梳光了。張么娘記得，就在去年，被她底窮苦的媳婦驅逐出來的時候，她是那樣的潦倒，穿得破破爛爛，整天地哭着，看來簡直活不下去似的。誰也沒有想到，過了半年的時間，她居然收拾得這麼好，能夠獨立地生活着了。

張么娘覺得非常的慕羨、尊敬、感動。她自己是這樣不幸的。今天早晨，她底男子那樣捶打她，撕破了她底衣服，僅僅爲了她昨天趕場時多花了兩百塊錢。

劉二太婆，顯然渴望談話繼續下去，看着她，和悅地、愉快地笑着。

「你這衣服，哪個撕爛的呀？」她問。

「二太婆，說不得，我那個男子不講理啊！」張么娘說，有了眼淚；「二太婆，我說是你倒好——你一天還是賺得到千把塊錢的啊！」

「七八百塊錢吧！」

「那就好了！你今天，哪個沒有過河趕場去呀！」

「我底脚今天又走不得！」

「你這個擔子，是自己措起走呀？你措得動？」

「措得動，沒得好一點兒重，我呢？」二太婆說，「高興哪裏去做，就往哪裏措，我總是一個人——你想想呀，去年子我是連一個過河錢都沒得，我心裏就是記得住，我一個人就是措一千斤都沒得關係！」

「你那個兒媳他們哪個樣了？」

「他們呀，我不吃他們的，他們自己還不是沒得吃呀！」二太婆憤激地說，「昨天來找我了，說是孫姑娘病了，保長又要派捐，問我拿錢！我說：要不是黃福民是個大恩人，拿兩千塊錢給我做本，我怕早就死了！我說我沒得錢！」

「啊！」張么娘說，覺得劉二太婆也是殘酷了一點了，心裏很紛亂。

「你再吃一塊糖！」二太婆客氣地笑着說。

「我吃。」張么娘說，「我說，一個人活在世上嘛，還是要行點兒善——你還是拿幾個錢給你孫姑娘看病吧！你那個兒又不在家！」

劉二太婆沉默了一下。

「那到是」她說。「你這話就說中了我底心！」她說，「我那個兒，曉得他死在那個戰場上啊！」她說，沉思着，淚水模糊了她底乾枯的眼睛。

她們靜默着了。這時已經是黃昏，街道安靜着，春天的柔和的空氣好像是整個地凝住了。有一對燕子在附近的屋簷下飛着，輕快地追逐着，發出清脆的叫聲來。微弱的陽光從江面上返射過來，使半條街道都浴在一片粉紅的光輝裏。

「你個狗日的你還不去！」張么娘底男子，拿着一柄鋤頭，站在街角向着這邊憤怒地叫，驚醒了這兩個女人底夢境。這男子又罵了一聲，走開去了。

「二太婆，我走了。」張么娘說。

「唔，」二太婆痛苦地笑着說，看着她走了開去。「喂，張么娘！」忽然她動情地叫，「你再吃一塊糖呀！」

「我不吃，謝謝你。」

「你一定要再吃……」劉二太婆追了上去，喘息着，把兩塊糖塞在張么娘底手裏。「你不吃，就帶跟你底娃兒呀，就說是我給他們的！」

張么娘走開去了。劉二太婆又站了一下，剛才的那個赤着脚的吳家的女孩，從空場那邊出現，怯弱地張望了一下，就一直向糖擔子跑來。

她交了五十塊錢。劉二太婆轉動了彩牌，她就默默地瞄準，默默地射擊了。

她射中了頭彩。

「呀！」劉二太婆低聲叫，露出了失望的、錯亂的臉色。她決定對這女孩蒙混過去，但同時她底心受到了痛烈的一擊。隨即她就強烈地感到：她已經在這個世界上又獲得生活了。她心裏燃燒着強烈的快樂，又燃燒着強烈的淒涼、悲哀，她想她不久將死去——她已經又在這個世界上獲得生活了。她用顫抖的手去取那個胖大的、挺着肚皮的糖羅漢了。

「小女兒，這是你底——頭彩！」她說，溫柔地、慈愛地笑着，抱着那個巨大的糖羅漢，輕輕地把它遞了過去，同時她底眼淚熱辣地奔湧了出來。

街道靜悄悄的，周圍沒有一個人……

怯弱的、赤腳的女孩，這失去了父親的、孤苦的女孩，她一直沒有開口。她從不敢想像她會得到這個——這偉大的犒賞，僅僅是在她底遠處發着光輝，招引着她向前奔去而已。她

將成長，成熟，向她底前程默默地、狂熱地奔去，如現在似地，得到她底犒賞。她底臉發白了，她底嘴唇發着抖，她緊緊地抱住了這個偉大的糖羅漢。

她底光赤的脚向前移動，她向空場慢慢地走去，顯得懷疑、動搖、不安。但她突然地發出了一個尖銳的、狂熱的叫聲，向前飛奔了。

四六年四月一日

棋逢敵手

夏天底炎熱的中午，在這個小鎮上，差不多整條街都睡着了，統治着一種巨大的昏厥和寂靜。人們在任何一個略有蔭蔽的處所，在那些破牆底後面，在那些光禿的樹木下面，在地上和板凳上半赤裸地仰躺着。就在毛廁底旁邊，污水和糞便底上面，人們躺着而發出喘息聲和呼嚕聲來。暑熱擴張着它底威力，灰塵在明亮的空氣中顫動着；這一片喘息聲和呼嚕聲，就加深了那種巨大的昏厥和寂靜，而造成了一種奇異的、生命衰竭的景象。

然而有着爲了他們底生命而活動着的兩個獨特的人。在一堵破牆底蔭蔽裏，肥胖的、滑稽而可愛的夏人儒，一個小堆店底老闆，和另一個小堆店底老闆，瘦弱的、莊嚴而可敬的張克正，在走着象棋。他們那樣專心地、緊張地走着象棋，胖子含着輕敵的微笑，瘦子則鐵青

着長臉——造成了對於暑熱的唯一的勝利。在這間堆店底空房，或者如老闆自己所說的，辦公室裏，桌子歪倒了，椅子缺着腿；什麼一個玻璃瓶打碎了，碎玻璃底旁邊又積着小孩底糞便。各處都是厚厚的灰塵。那從天窗照進來的太陽是直射在了一把竹椅上的一個盛着幾塊肥肉的大碗裏。然而，在這種慘澹的破爛和空虛裏，卻有一塊新漆的、黑底金字的招牌在牆上輝耀着。這是一種奇怪的營生。老闆和他底客人，就坐在這金字招牌底下面，走着象棋。

胖子夏人儒走了一着，瘦子默默地吃了。

「我看你又吃嘛！」胖子說，輕視地笑着，又走了一着。

瘦子張克正，鐵青着臉，看着棋。

「啊！」忽然地他叫，而且興奮得發抖了，「又吃！」

「哈！」同時胖子叫，伸出手去搶，但隨即就靠在椅子裏，平放着手，痛苦地、嘲弄地笑着，看着對手。

「不行，吃重要言明！」他說，又伸出手去搶，同時痛苦、興奮得發抖了。他痛心他底可怕的損失，但又覺得有異常的羞辱；他覺得他自己太不像一個敢吃敢當的男子漢了。

同時他又痛恨他底對手底傲慢不遜。他突然覺得他是很可憐的，他底對手對他，是過於殘酷，使他底溫柔的、嬌嫩的心，受到了傷害。這樣他就變白，而流着大汗了。

「還給我！」他喊。

「不！」張克正說，舉着右手，一面用左手防禦着夏人儒。他很想還給夏人儒，然而，吃來了，又是特別地幸福、快樂的。他同樣地覺得痛苦和羞辱；他突然覺得他是被欺凌了；對於他底溫柔的、嬌嫩的心，夏人儒是過於粗暴了。

「不還！」他說，痛苦地笑着，並且發着抖。

「這個人多醜呀！」夏人儒想，兇惡地看着他，伸着手。

「他這個樣子多難看呀，比不上一匹豬！」張克正想，兇惡地舉着手。

「還跟我！」夏人儒疼心地喊。

「摔到街上去——都要得！」張克正，可憐地喘息着說。

夏人儒又倒到椅子裏去了，突然地他全身發抖，跳了起來，而發出了一個可怕的吼聲。

「老子！你龜兒不要臉！」

「你龜兒，才不要臉！」張克正喊，推開椅子跳了起來。

於是他們就叫罵了起來。張克正，非當懼怕夏人儒底有名的野蠻，覺得這是很不划算的，就一面叫罵一面退走。這樣他們就叫出了破牆，一直叫到街上來了。

他們在街心叫罵着，在可怕的毒辣的太陽下面。很快的，附近的那些昏厥地躺着的人們，都突然地爬起來，向這街心奔來了。這些人們，店老闆、小伙計，以及凌亂而骯髒的婦女們，本來是無論如何很難得起來的，但現在卻活潑地奔到太陽下來了——好像發生了一個奇蹟。而因了這種激勵，夏人儒和張克正就叫罵得更兇了，一時揪在一起，一時互相地推開，不停地用各樣的生動的姿勢叫罵着。

「你們大家聽聽看！」夏人儒，彎着腰而拍着手，向大家說，「他龜兒啣嘴不要臉，騙別個十萬元的一張支條，逼得別個跳河呀！」

「我總不像你！」張克正，擄起袖子來，指點着夏人儒，又看着大家說，「你龜兒偷別個小媳婦，又吃別個補貼——小媳婦，」張克正打了半個旋，在耳朵上面張着手說，「硬是安逸呀！」

周圍的人們，那些老闖、伙計、女人們，快樂地笑起來了。這使得夏人儒非常的痛苦；他站着不動了，希望能想出一個毒辣的報復來。然而，張克正嗤了一下鼻子，預備走開了。

「你哥哥又何必嘯！」夏人儒跳了上去，沉痛地叫，「你個龜兒！」他說，漲得通紅，看着張克正，忽然他牽動着嘴角，忍不住地笑起來了。

「哪個的？」張克正說，表示自己對於夏人儒底態度是一點都不懂。

「唉！算了！算了！吧！」胖子說，搖着手走了過去，抓住了張克正，「我們又來！今兒算我遇到了！我們又來！」他大聲說，嘲弄地、快樂地笑着。並且嘲弄地、快樂地笑着看着大家。

瘦子，先前還有點困窘，裝假的；現在是堅定了起來，鐵青着臉了。他嚴厲地說：「一定不行。他更嚴厲地說：要來就明天來。這就把周圍的熱心的人們整個地弄得莫名其妙了。」

「你哥哥今兒非來不可！」胖子說，快樂地、滑稽地嬉笑着，並且擰了一下瘦子底耳朵，表示他們是異常親愛的朋友。瘦子，鐵青着臉。

於是，胖子就拖着瘦子向他底那個奇怪的堆店裏走去了。大羣的莫名其妙的人們，緊張的跟隨在後面，堵住了堆店底破門。

「你叫別個看看——這個棋，是不是吃車！」瘦子，鐵青着臉，嚴厲地說。

「就是！就是！」胖子，快樂地說。

於是他們就重新坐了下來，一個快樂而嬉笑，一個陰沉而嚴厲——不過，如事實所表明的，他們是這個世界上的最好的一對朋友。

「這回我又要輸——我走砲。」

「我走兵。」

「啊！他們是在將軍——我當他們是剝皮哩！」一個披着骯髒的制服的、快樂的國民兵，說，環顧大家。

有的人就走開去了。接着，大家覺得再沒有什麼可看的，都走開去了，咒罵了幾句，就回到各自底陰影裏去重新躺了起來。不久之後，整個村鎮重又昏厥了，浮盪着奇異的呼嚕聲和喘息聲。但這裏，在破牆後面和金字招牌下面，有兩個爲他們底生命而活動着的獨特的人，在走着象棋；而那個快樂的、蒼白的國民兵，是張着嘴，流着汗，站在旁邊，緊張地看着他們。

「這回我又要輸——我出車。」

「我管你出你媽的雞。我出兵——小兵兒。」

一九四五年七月

英雄底舞蹈

在兩條澄碧的、細瘦的、美麗的小河像親愛的姊妹一般地會合的地方，有一座小的村鎮。它總共不到兩百戶人家，然而，這個中國應有的東西，它都有了。有窮人，當然也有富戶；有據說是打過仗的將軍，自然也有據說是和顯貴的權威親狎過的官員；有漂漂亮亮的小姐，自然也有讀過什麼藝術專科學校的少爺。但不管這一切，在很長的一般時期裏面，可愛的、和善的居民們，是生活在一種非常古舊的英雄的氣氛中，而且厲害地激動着。這種氣氛，是從鎮上的一座茶館裏散發出來的。茶館裏，靠着正面的牆壁，十幾年來，用一張方桌和一張小的條桌搭成了一個高台，每到黃昏，不論是冬日的嚴寒，或是夏天的酷熱，都坐滿了年青的年老的男子們，——而天氣黑下來的時候，一隻蠟燭亮了，有名的說書人，長小頭，爬上了

高台這是很少有過例外的張小賴十幾年來好像從不曾生過病張小賴在茶館裏生動地叫喊着古代底英雄們底事蹟，從年青直到年老，從他底女兒的出生一直到他底妻子、女兒都埋進了黃土，從他自己都忘卻了的年代直到這個奇怪的、不可解的今天。

他是衰老、病弱，僅剩下一副乾癯而可怕的軀體了。十幾年來他抽着鴉片，鎮上的那些權威們也覺得他有抽鴉片的特權。在他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拚命地幹過一下刀、槍、劍、戟之類，就是所謂十八般武藝的，而且收了不少的門徒。許多中國人，在他底一生裏面，都有過這一類的顯赫的時期的。但即使他，張小賴，現在已經衰老了，卻仍然抱着雄心；他總希望練成功，肩膀一縮就能够貼着牆壁升到屋頂上去，或者一個筋斗就能够從空中翻過一個天井。他是非常地愛着他底家鄉，他是被所有的人所賞識，他覺得他是被他們所喜愛。因此，有時候，要撒一點兒嬌。街邊上，因為要實行「新生活」，種了一顆可憐的小樹，他要熱烈地批評一下，挖開了一塊石板，他也要熱烈地批評一下，那結果，是那棵可憐的小樹，和那一塊遭了惡運的石板底周圍，都佈滿了他底黃綠色的濃痰。深夜的時候他從茶館裏回到他底破爛的孤居來了，捧着一把茶壺，劈劈拍拍地拖着鞋子——睡下了。不久，悽悽涼涼地，太陽升起

來了，通過窗戶照着他底凌亂的，污黑的板床，在那上面，縮着他底衰竭了的，乾瘦的肢體。他要一直睡到下午，然後就換了一個姿勢，躺著，點起煙燈來。

到了黃昏的時候他就突然地振奮了起來，而充滿着一種神祕的熱情了。

他熱中於他底這樣的生活，恰如這地面上的任何人熱中於他們底生活一樣。可是，突然的有一天，在斜對面的茶館裏，一個女子拉着胡琴，一個男子用女人的聲音尖利地怪唱起來了。是從城裏來的，唱着他從來都不曾知道的「毛毛雨」和「何日君再來」。他底聽衆們，突然地跑過去了一大半。並且從那邊傳出熱鬧的哄笑聲來，這使他發抖，感覺到尖利的痛苦。

「這種，傷風敗俗的東西啊！」他叫，猛力地拍了一下他底驚堂木，而後就拖着腿，點着頭，哼着，不再講下去了。於是剩下的聽衆也跑了過去了。

他在寂靜中溜下講台來，回到他底孤居去了。這是可怕的失敗和痛楚。但他底那個少年時代的夢想，他底那些古代的英雄們，都在他底夢裏昇了起來，照耀着他了。他夢見呂布一戟刺來，挑下了他底帽子，然後又向他溫柔地笑了一笑。他醒來就流出了感激的眼淚。他

一下午都發燒，非常的不適，但黃昏的時候他帶着神祕的、慘白的、嚴肅的神色重又走上了他十幾年來所盤據的高台。

蠟燭點燃了。

「今天，我們來說華容道，關公知恩放曹操！」他用神祕的、輕微的聲音說，拍了一下驚堂木。

但他底聽衆祇有往常的一半。同時斜對面的茶館裏男人裝做女人的聲音突然地叫起來了。他寒戰了一下，望着街上的攤子上的、陰雨裏的、悽迷的燈光。他看見有人冒着雨從他這邊向對面跑去了。

「我是替天行道！」張小賴想，猛力地、憤怒地拍了一下他手上的堅強的、光亮的木頭；這個突然的聲音，和他底臉上的那種輕蔑的、譏嘲的、魔鬼似的神情，使得剩下來的那十幾個人肅然了。他凝聚着一種可怕的力氣，慢慢地聳起他底瘦削的、僅剩了兩塊骨頭的肩膀來，並且鼓起眼睛來，用那兩顆露出的、巨大的眼珠，輕蔑地凝視着什麼一個遠方，而他底那件破舊的衣服，就從他底身上，在寂靜中滑脫了。這就露出了十幾年來這種生涯底記錄，

那一副可怖的、奇特的骨架。這一副骨架，和它上面的那個魔鬼的頭顱，在寂靜中輕輕地顫動着。這種生涯，像所有生涯一樣，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一個說書人，他底精力和血液，要爲各樣的裝瘋作怪，各樣的惡魔和幽靈所蹂躪。最初這或者是有趣的，博得全場的哄笑；但到了僅剩下一副骨架在這樣的裝瘋作怪裏顫動着的時候，就祇能引起一種恐怖的印象了。他沒有歡樂，他假裝着縱聲大笑；他沒有悲苦，他逼迫着高聲假哭；他伸出兩隻手來舞蹈；他假裝聽到了詢問，並且捶胸頓足。這樣的被什麼一種力量支配着而舞蹈的骨架，就真的能够在那些陰暗的茶館底高台上，產生一種幽靈的氣氛了。張小賴，在高台上，幽暗的光線下，高舉着兩手，站起來了。

「卻說曹操一看，啊呀呀呀呀！」他叫，全身發抖，然後突然寂靜。他這樣地高舉着兩手站着有半分鐘。

在寂靜中，聽到雨落在瓦上的清晰的聲音，斜對面的甜甜的胡琴的聲音，和男人裝做女人的尖利的、淫蕩的歌聲：

破呀呀

我的心

「曹操心中一想」高台上的那個精靈，突然地縮下去了，那一塊木頭猛力地擊在桌子上；然而，這假做的精靈底衰弱的人底心，卻瞥見了他底聽衆們，有些渙散，有的在談話，有的在聽着斜對面而笑着。突然地他覺得有一陣眩暈，他聽見對面的歌聲唱：

摸一下么妹的手呀

么妹生得乖！

他呆住了。同時他覺得手脚發冷。「不好！」他想。忽然地周圍的一切都變得模糊了，他看見了他底女人，她還是非常的年輕，梳着光潔的頭，抱着一個胖胖的孩子，走了進來。他渴望這個，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溫柔的靈魂，整個地愛着他，並且不計較他底罪惡。所有的人，都把他推到這個台子上來，使他發瘋一般地做着怪相，但他，愛他的人，走了進來，含着眼淚告訴他說，這是再不能夠的了！

「我再不做醜相了，我要去歸田！」他心裏面對那個溫柔的、親愛的人說。

「喂，張小賴，曹操哪個的呀！」酒館底肥胖的老闆喊。

張小賴突然地驚覺，發着顫，不顧一切地叫了起來，叫喊着曹操、關公、青龍偃月刀、大火和參天的古樹。但酒館底老闖，卻搖擺着走了出去了。一種極端的憤怒，和跟着來的一種極端的、奇特的歡笑，使張小賴發狂了。他吸引了幾對緊張的視線了，這使他陶醉起來，並覺得自己已經從那個失望，那些可怕的形象得到了解放——他憤怒、歡笑而發狂，和這個失望做着殊死的搏鬥，而勝利了。

精瘦的、可怕的魔鬼在高台上嘶喊、跳躑。他要喚回那些古代的英雄們來，以與現在的生命、醜惡、失望抗衡，這些古代的高高的英雄們一個一個地回來了，使這間茶館，使那些簡單的年青人嚴肅而激動。但這神聖的瞬間迅速地消逝，突然間可憐的張小賴語無倫次了。

「不是吹的話，要是生在幾百年前，我還不是一個呂布！」他說，站在高台上，舉着手，

「我兄弟有一手魔法，不是吹的話，」他拚命地、憤怒地叫，「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要是日本大人來了，洋鬼子，外國人來了，嚇，你看——」於是他聳起肩膀，鼓起嘴來，彎着腰，向空中拚命地吹着氣。他聽見了歌聲、胡琴聲、笑聲，他歪着頭輕蔑地傾聽。「啊，殺啊！」他喊。

台下的人們，有趣地笑起來了。他底嘶啞的大聲使得很多人從街上跑過來了，於是茶

館裏就擠滿了人。那些簡單的人們，把一切都認爲是有趣，當然的，不覺得這裏面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快樂地哄笑着。

精赤的、狂熱的張小賴突然地就唱起來，並且打起拳來。隨後他跳了下來拾起了地上的一根竹棍——他在台上揮舞起竹棍來了。

他覺得窒悶，可怕的窒悶，於是拚命地叫喊了一聲。這叫喊引來了無數的人，他聽見對面的胡琴聲和歌聲停止了——它們被他征服了。然而這窒悶繼續強大，他又叫喊了兩聲，並且拚死命地舞着竹棍。忽然地覺得他心裏的什麼東西碎裂了。

他大叫一聲撲翻了條桌，跌在地上了。茶館裏騰起了一陣驚異的、失望的喊聲，有擠動和茶杯碎裂的聲音。然後是突然的寂靜。

「死了。」一個蒼老的、嚴肅、安靜的聲音，在寂靜中說。

但這個故事，並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

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

俏皮的女人

春天快要過完了，空氣裏加進了一種暴躁的成份，每天都是準確的晴朗，陽光漸漸地變得強烈。王子和好久就覺得心裏有一種煩悶，有時候還是難受的厭惡和痛苦，雖然他每天照舊地推着過河船，並且和弟兄們吵叫，咒罵，開着粗野的玩笑。買線的女人，年輕的寡婦張小貓——大家都這樣叫她——底影象老是在他底心裏糾纏。他想，他沒有父母也沒有家庭，今年已經二十四歲了，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他卻老是連自己一個人都吃不飽。他是強壯而有力的，看來非常頑皮的青年，工作得那樣地起勁，沒有人能夠看出來，有一種渺茫的煩悶和嚴肅的痛苦，以及一些甜美的幻想，隨着日益熱辣的氣候在他底心裏滋生着。他想，他假如能和張小貓住在一起，他底生活便會完全不同了。那時候他將嚴肅起來，

讓老頭子們知道他原來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愛開玩笑的小孩子。那時候爛嘴巴吳子清就不敢再到他底面前來吹噓他怎樣地和女人們這個那個了。那時候，張小貓坐在他底船頭，懶懶地曬着太陽，和各處的熟人拚命地、快樂地吵罵着。那時候最好她仍然逢場時過河去賣她底漂亮的花線，每天下午，他推船去接她回來，而果真地能夠如此，江面上的微風會是非常醉人的，黃昏的景色又是多麼安靜呀！這是一定能夠實現的，因為他底心很忠誠，張小貓雖然和他老是開着玩笑如他對她開着玩笑一樣，但對他顯然是最親切的。不過張小貓也和別人開玩笑，也對別人親切，她是那樣的會刁嘴的、厲害的女人，你祇要看她多麼會在賣線的時候逢迎太太們和玩弄鄉下人，你就會知道她是有着一種取悅一切人的本領的，她並不一定會有一顆誠實的心。而且，她一個人是生活得這樣地快樂，誰能說她有那樣冷靜的心，甘心於你底這艱苦、無望的生活？

所以王子和就非常難受了。他又是善於妒嫉的，他覺得張小貓是放蕩的女人，有時候簡直很下賤。於是他就又決心不再和她開玩笑，並且做出嚴重的、難受的臉色來表示他心裏的悲痛和警告；如果她不改悔，就永遠不理她。

早晨，張小貓背着一個口袋，又挽着一串紅花線和一串黃花線，下河來了。她已經兩場沒有趕他底船了，這次碰巧他底船已經裝滿了人，她就活潑地跳了上來。「王子和，恭喜，」她說，笑着，總是笑得那樣一點也不顧忌的。

「不理她！」王子和對自己說，於是就嚴重而悲苦，好像一個寂寞而清高的讀書人，望着前面，開始撐船。但他又不覺地向她底背影看了一眼。「她底辮子梳得多俏皮呀！」他想。

「王子和，你今兒氣大得很哩！瞧，看不起人了呢。」俏皮的女人說。

「好說。」王子和陰沉地說；「跟你說，過河還是要拿船錢的啊！」他說。

「噢，歪起來了呢。我今兒偏是沒得錢！」她說，偏一偏頭，「我賒賬。」

「賒嘛。」王子和說，「你底花線也賒一子給我嘛！」

「要得。你怕是要接堂客了吧。你娶堂客，我送你十子大紅線，還要送一子綠線，讓你打帽子！」然後她就快樂地大笑起來了，船裏坐着的幾個趕場的鄉下人，也笑起來了。

但王子和沉默了。他被擊得這樣痛，渴望一下子就把她底心刺出血來。於是他就努力地思索着。張小貓，開始和趕場的鄉人們談話，顯得非常地愉快。

「她一個人又有吃又有穿，又有這麼多男人喜歡她，高興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哪個不快活呢？」王子和興奮地、嫉妒地想。

「我怕你是過得太安逸咯！」他大聲說，聲調裏有一種沉痛，暗示着他底真理和誠實的心，但張小貓顯得譏刺而漠不關心。

「哪個有你安逸！」她說。

船攏岸了。明朗的陽光曝曬着一大片潔淨的沙灘。遠處的坡下，是趕場的密集的人羣。

張小貓第一個站起來，輕捷地就跳上去了。

王子和，輕輕地嘆息了一聲。

「王子和，我就是不給錢！」張小貓在沙灘上走着，叫，「下午轉來我還是要坐你底船，有本領你就等着！」

王子和在江邊上扣好了空船，走到沙灘上去了。他心裏非常煩悶，他一直走到沙灘中央，解開了衣服，在陽光下躺了下來。他不覺地就睡去了。醒來時忽然傷心得落淚，覺得異常地寂寞，已經是沉悶的、帶着涼意的下午了。

他不想做事，他走到攤子邊去，吃了兩碗麵，喝了一碗酒。然後他回來躺在船上。他底輪子都讓給別人了。最後天黑下來了，所有的船都回去了，他才吃驚起來，發覺到自己是等着張小貓。

兩邊的岸上都有了燈火，對面的岸上比較稀落。月亮及時地升起，照耀着江面和沙灘。王子和看見有一個人影在沙灘上走了過來。他決定，如果這是一個客人，他就不再等張小貓，一切便也就結束了。

但這是張小貓。即令把她放在一萬個女子中間，她都能認得她底走路的姿態的。命運是如此地奇怪，讓她一個人在這種時候到來。

他站在船頭上不動。

「喂，各位發財的，有船沒得！」離開有五六丈遠，她就嘹亮地、高興地喊。

「這裏！」王子和底深沉的聲音回答。

「哪一位？」女子喊，「啊，是你個龜兒，王子和，你真地在等我啊？這回我就一定要給錢！」她說，跳上船來。

王子和默默地、迅速地拔了篙子，默默地、迅速地把船推開了。她仍然興奮地說着話。但看見王子不把船向對岸推去，而是向着荒涼的沙灘那邊走，她就突然地沉默。

「王子和，你哪個的？」她問。

「跟你說話！」王子和說，在離開沙灘一丈遠的地方把船插住了。

王子和底聲音非常激動。他心裏是非常地混亂，他從未和這個女人這樣單獨地在一起，他一面十分地希冀，一面又有些厭惡。他好一會不能開口，扶着竹篙，在月光下呆呆地看着她。

「王子和，」她生氣地喊，「你莫要開玩笑啊！」

「把她玩了算了罷！」王子和想，他底頭腦是有點瘋狂了。

「喂，我跟你說，」他用輕微、激動的聲音說，「我們兩個結婚吧。」

張小貓站了起來，沉默了很久。

「你這是說真的還是說假的？」她問。

王子和從來不曾聽見她如此嚴肅、認真地說話，因此困難了起來。實在說，他一直是如

此地在幻想，但現在他又不能擔保他是在說真話；就是說，他此刻是脫開了幻想，接近了真實了，他底心裏是混亂的。

他想，要是別人，比方爛嘴巴吳子清吧，就決不會這麼傻，他們一定玩一玩再說。但他又被她問得十分痛苦起來。

「我是說真話！」他認真地說了。

張小貓用發亮的、鋒利的眼睛看着他。

「你發個誓！」

王子和指了一下在月光下發亮的河水。

「不，我不相信！我們要找個證明人！你們這些人……！」

王子和重新混亂了。他不能相信他自己。

「你想想，我這個人平素可有胡說的。」他憤激地說，「我不能不說……！」

「哎呀，我都曉得！」張小貓激動地叫，突然地坐了下來，哭起來了。但即刻又停住了。顯然地她心裏也十分地混亂。「王子和呀，」她輕柔地、受傷地說，「我算是答應你了！不過你

說說看，你存的有好多錢，我們哪個辦事情呢？你們這些人底話我平素決不相信，真冤枉呀，我今天相信了你，所以你不能騙我啊！今天老實我喝了點兒酒！我到街上去碰到一個汽車夫老是跟着我！我心裏多難受呀！他老是你不信好了，他老是跟到我，多少人都看見了，我就躲起來！王子和，我也不要做這樣吃苦的生意了，我忘了告訴你，前場有個警察兵要吃我呀！他那麼不要臉，還在我的臉上摸了一下，唉，王子和，我們哪個辦呢？」

王子和呆住了，好像看見了什麼奇異的、不可相信的東西似地。他長久地看着她。

「你不是過得蠻好嘛！」他清醒了過來，陰鬱地說，但心裏覺得異常的失望、痛苦。

「你哪個說呀？」

王子和好久沉默着，望着月光下的水面。他底心是碎了。但一種憤怒使他堅強了起來。

「我是個大傻瓜！」他想。

「我是跟你開玩笑！」他冷淡地說，站了起來。

張小貓站了起來，激動地看着他，好久不能說話。忽然地奇怪地笑了一笑，跳起來抓住

了他。但他輕輕地把她推到船裏去了。

「我操你底祖宗，跟老子開船，老子要喊了！」她兇惡地叫。

王子和陰沉地推開了船。他想，再過兩年，積幾個錢，他要找人說媒，討一個鄉下姑娘了。船攏了，張小貓站了起來。碼頭上的弟兄們，看見王子和推了張小貓一個人過來，一齊都叫起來了。

張小貓取出兩張票子來遞給王子和。王子和突然覺得，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女人底悲痛，他自己並且傷害了她，於是他有點憐惜起來。

「你自己留着用吧！」他說。

「拿去。」她說。王子和相信他看見了她眼裏有眼淚。

「王子和，安逸呀！」一個頑皮的傢伙，在岸上跳着叫。

「我操你底祖宗！老子沒吃了你！」張小貓向岸上憤怒地叫。「你要不要錢嘛！」她回過頭來向王子和說，「你不要老子就檢倒起，明天早上吃碗麵！」她說，憤怒地跳上岸去。

「王子和，」忽然她回過頭來叫，「你傷了老娘底心，老娘叫你一輩子發癩，甜的不吃，要吃苦的，你個龜兒，喂爛嘴巴，吳子清！」她喊。

「嗓子事嘛，在這裏。」吳子清笑嘻嘻地說，從船裏爬了出來。

「上我那裏去！我請你吃杯酒！」

「要得，就來！」

各個船上，發出了一陣譏刺的笑聲。王子和在黑暗中坐在船尾，看見張小貓和爛嘴巴吳子清繞過亮着油燈的攤子向上面走去了。他覺得異常地傷心，並替張小貓難受，落下淚來。

幸福的人

在鬱熱的一夜之後，天氣涼了下來，江面上吹着冷風，突然地就是秋天了。空氣是新鮮，潮濕，愉快的。碼頭上異常的沉靜；這種氣候底激變給予了一種喜悅的、自由的感覺，人們好像已經可以隨意走到哪裏去了，並且有一大堆幻想開始活躍了起來，向着那一片似乎從來沒有人到達過的，生活的幸福底無限的國土伸展了過去。

周紹鈞走下坡來，坐到渡船裏去，向船伕王吉雲打一個招呼。老頭子王吉雲蹲在船邊上，親熱地回答了他一聲，繼續地收着船錢。周紹鈞就取出錢來：在灰色的、清涼的天空底下，一切都顯得愉快。周紹鈞底那種豪爽的動作表示着，他今天是很有錢的，並且對這個一點都不想隱瞞。半個月前收進來的兩百斤鹽巴，在昨天鎮上缺鹽的時候，用雙倍的價錢賣出

去了，他底女人今天早上替他打了一碗雞蛋湯，用雞蛋湯吃肉包子，他對於自己底生活異常地滿意。在這個地面上，人們是隨便怎樣弄一弄，都可以生活的，自然也有坍下台來，檢吃別人底剩飯的事，但放胆地說，這樣的情形原來就並不多。而且在這個鎮上生活，真是太舒服了！太舒服，太自由了！奇怪呀，爲什麼以前總是沒有想到這個呢？這樣的一些思想，以及那一堆說不出來的美麗的幻想，就使得周紹鈞在今天早晨變成幸福的人了。

老頭子 王吉雲，穿着一件破爛的襯衫，在收着錢——那破襯衫是像街上的中心小學底破國旗一般地在冷風裏飄着，可是他卻很有興緻，不停地說着閑話。這樣就使得他旁邊的船上的一個年輕的船夫替他焦急了起來，吼了他一聲，告訴他說，假如他收錯了錢的話，是該他自己倒霉的。他輕蔑地搖了一下頭，數了一下手裏的錢。果然收錯了，差了一百元。

老頭子，非常地迷惑了。船上坐了一個挾着皮包的兵，老頭子稱他爲軍士，他說，軍士，是不給錢的，一個穿西裝的青年，老頭子稱他爲先生，已經給過錢了。此外是兩個鄉下人，他們說，他們是一共給了一百元。於是周紹鈞掉過頭來了，望着坐在後面的那個年輕的，羞怯的鄉下女人。她摸出錢來清查了，但自己也弄不清楚。周紹鈞興奮地幫着她清算，這才弄清楚

了，老頭子多補了她一百元。

「我清都沒有清。」她說，突然地臉紅了。

「這就對了呀！」老頭子王吉雲叫，數着票兒，快活了起來。

在王吉雲底這個快活的叫聲下，那年輕的女人底臉紅顯得特別地有意義，它喚起了大家的對於樸素的心的尊敬之情，他們都覺得愉快。但最快樂、得意的，要算周紹鈞了，他覺得自己是做了很有價值的事。

「王吉雲呀，我跟你打聽一樁事情！」他因快樂而說。

「你說嘛。」

「這是前幾天咯！我格老子打對河過來，身邊少帶了二十元，剛好就碰上了一個寶氣，我說過了河補錢，他看我帶了兩個油籃籃，穿又穿的一件舊布衫，就把我當做那些鄉下人了，他孤兒要攆我上坡！」

「你就跟他吵麼？」老頭子說，一面推開了船。

「不吵！天都要吵翻了！」他得意地說，「我問你麼，那個個兒不高的，臉上有一疤塊的

「他孤兒認錢不認人——你認不認得他？」

「怕不是這邊碼頭上的船吧！」老頭子說，「我說，要是他碰到那些狠的麼，就是沒得錢，過了河再說！要錢，嚇，就扯上鎮公所，扯上警察局！」

「你當做我是呆子！」周紹鈞快樂地叫，「這些人，上鎮公所上警察局簡直就當做回娘家！我是說麼，人活在世界上，都要講個客氣，況且我又是在碼頭上混了這些年！他孤兒二十塊錢就不認人了！」

「要是我們這些麼，碰上了，招呼一聲，沒得話說！碰上那些鄉下婆婆，那些殘廢人，心還不是早都軟了，找錢本是艱難……」老頭子，一面在撐着船，吃力地說，想起了一些事情。

「咯！就是那個傢伙！」周紹鈞叫。

一隻空的渡船迎面流了過來，一個頭上包着白布的、年輕的船夫，拿着毫桿，站在船頭。船上的所有的人，都望着那隻船了，他們覺得這一切裏面有什麼東西是很動人的，也許是那站在船頭的、筆直的、年輕的船夫是很動人的。

「唉！那是史老么嘛！你未必不認得！」老頭子感動地說，顯然地，他愛着史老么。

「喂，你孤兒認不認得老子喂！」周紹鈞威風地叫，站了起來。

但那隻船疾速地就流過去了。史老么，站在船頭，不動地望着前面，沒有聽見他。

「算了，碼頭上的事情，周二爺！」老頭子感動地說。

「算當然是算了！」周紹鈞說，他本來就異常感動。「不過我託你告訴他，我要叫他認得我！未必我們這些人就值二十塊錢麼，在河邊上幾十年！」

船漂過急流了，老頭子又開始說話。

「你底事情麼，別的我不曉得，我倒是清楚的咯！」他說，「那些年在魏家魏三爺坪子裏做事，怕有十幾年了吧！哪個又不曉得！」

「是呀！我剛才還在想這個。我在想過去的事情，今天一起都想起來了！」周紹鈞說，望着水面。

「那時候你成天在碼頭上跑，你還年輕哩，人也生得漂亮！我心裏想，怕鄧家三姑娘還是想了你大半年哩！」老頭子說，因為是在吃力地撐着船的緣故，匆促地笑了一聲。

「那時候還是不懂事啊！」周紹鈞嚴肅地、感動地小聲說。「鄧三姑娘嘛，人不漂亮，也

不難看倒是做得一手好針線」

「吳老大那時跟你一道跑，那時候真有本領，可惜一個人有一長就有一短，他是到城裏去就抽起鴉片來，落得病死了，堂客都跳了河！」

「他死了？」周紹鈞吃驚地問。

「噢！去年子就死了！你還不曉得嘛？」

「不曉得，真可憐啊！」他說，但他底心裏的那個關於自己底幸福的意識，變得更加強烈了。

「人嘛，找錢由命，富貴在天！」老頭子說。

周紹鈞覺得他是太舒服，太舒服了，他想，過河去趕場，一定買一隻雞回來，吃了補一補。

「對了啊！」他說，快樂地笑着，「你記得我那些年跟吳老大一道跑，他硬是要跟鄧三姑娘講戀愛，鄧三姑娘卻不愛他，說規矩話，」他嚴肅起來，說，「我那個堂客還是他介紹的呢！」

「你那個堂客是又能做，人又生得好，你還是有後福啊！」快樂的老人說，他是無論什

麼話都可以順着談的，「你這時怕有個把兒子吧！」

「你還不曉得嘛！三個兒了，大的一個就在讀中心學校！」

「噯呀，那你底後福才不淺哩！」老頭子吃驚地說，「我嗎，到如今還是推我底過河船！」他說，快樂地，活潑地搖了一下身子，好像說，他，孤獨的老人，什麼事情都曉得，在艱難中平安地過完了他底這一生，也是非常幸福的。——他底破衣服在大風裏飄抖着。

老頭子，一面應答着那幸福的人，一面在逆流裏撐着船，喘息，漲紅，發着抖；但他高興自己底勞作，毫不嫉妒別人的幸福，他是很快樂的。而且這天氣是非常令人高興的。船上的人們，聽着他們底這種談話，雖然這與他們是全然沒有什麼關係的，但卻是完全地同意着，並且讚美着周紹鈞底幸福的情感，因為天氣是這樣的美。他們都覺得，這個奇怪的人生，還是能够有一點兒幸福的。

「一個人搞錢嘛，總要搞在直路上！我就不信我一生搞過不正的錢！你想還是的哈？」周紹鈞感動地，幸福地說，紅了臉，並且含着感激的眼淚了。「說正經話，再隔幾年，我老了，腿一翹，就讓兒子們來！」

「噫，那才享福哩！」老頭子說。

「說不上！」周紹鈞感動地叫，「那時候先不說別的，我一定要請你到我家裏來耍上幾天，我們兩個算得上是患難之交了！」他說，雖然他從未和老頭子王吉雲一同患過什麼難。「我底那個堂客，別的不行，菜倒是會弄幾手的好，我就在這裏起坡了！」他站了起來，但心裏有點慌，覺得離開這個船是非常可惜的。

老頭子靠攏了船。

周紹鈞——天啊，他是太幸福，太幸福了！但是他又感激地覺得自己未免有一點傻。他非常感謝這幾個同船的人知道了他底幸福，他就向他們友愛地笑了一笑，而且點了一個頭。

「道謝了！」他說，於是他跳上岸去。

那兩個鄉下人，愉快地向他笑了一笑。那個穿西裝的青年露出一個善意的嘲笑來。那個軍士也笑了。但那個女人，卻又紅了臉。於是大家望着這幸福的人，他在灘上非常自在地走着。

老頭子沉默下來了，重新地推着船。大家在沉默中覺得有一種不平的嚴肅，江面上的空氣是灰色、悲涼、愉快的，大家長久地在想着這幸福的人。

江湖好漢和挑水伕的決鬪

挑水伕羅正光，兩年來，被拉過兩次壯丁，又挨過鎮公所國民兵底一陣毒打，但因為他是非常茁壯的青年，雖然很胆小，卻有着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蠻力，幾次他都平安地逃出來了。在這些痛苦的羞辱之後，他就在身邊暗藏了一把鋒利的短刀，並且不時地揣摩着各樣的攻擊和防禦的方法——假如敵人是這樣地進攻的話，他就要這樣地去刺擊。一種復仇雪恥的熱情攔住了他底整個的心。但他又是很胆小的青年，總是不敢相信他自己。他是被他底熱情弄得詭譎陰鬱，而且神經過敏了，在內心裏面過着一種孤獨的奇怪的生活。

街上有一家酒館，酒館主人江海平，是一個蓄着美髯的，看來非常強壯的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他是整天地醉着——早上一爬起來就喝醉了。他似乎絲毫都不料理他底生

意，他把一切都交給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小孩，就學會了在乾酒裏搵水，以及各樣的賺錢的手段。但不久之後，小孩也一早起來就喝醉了，並且似乎是發現了人生的奧秘，打起瞌睡來，在他底靠在牆上打着大鼾的師父底身邊。這樣，這家酒館底生意就變得非常地清淡。但江海平卻儘是喝醉了而昏睡着，有時微微地睜開眼睛來凝望着街邊，似乎是非常地笨重，又是奇特地善良，對於人世的任何精彩節目他都毫無興味似的。

但有一天，他突然地從後房裏取出一柄大刀來：就是人們在戲台上常見的那一種——這在中國是一種英雄的和駭人的武器。他提着這飾着紅綢的大刀，笨重地、從容不迫地去到街尾的廣場上去了，他底那個十二歲的徒弟，醉昏昏地跟着，敬畏地看着他，他脫去上衣露出美好的壯健的肌肉來，沉默地舞起了大刀。廣場上立刻就圍上了成百的人。在美麗的刀底閃光裏，顯出了他底好漢的姿影。這是一種怎動人的生活 and 神奇的理想！而且，刀光裏的好漢和酒徒，又是顯得異常地善良可愛的。

這就叫挑水夫羅正光看得發癡了，他底短刀又算得什麼！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江海平收起徒弟來了，每星期三個晚上，教授十八般武藝，以及一切神奇的和基本必需的功夫。

每月的酬勞是兩千塊錢。人們因此知道了，江海平是在中國底大地上流浪過的，他是有名的江湖好漢。

羅正光因為生活得非常地辛苦，又是在貧苦的農家長大的緣故是愛錢如命的吝嗇的青年。他聚着一點錢，預備娶一個女人；在困苦中被溫柔的人兒愛着，是一種動人的幸福，這個地面上的美麗的詩。他捨不得這兩千塊錢，但看見有好幾個人都參加了，他就也參加了，爲了將來的光榮的戰鬪和復仇，先繳了一千塊錢的定金。

但在江海平底這些門徒裏面，羅正光算得是最麻煩的了。他要江海平包他一個月就學會，他說，如果學不會，他就不繳錢。江海平和善地笑着點了頭，並且嘲弄地看了他一眼。

於是就這樣地開始了。在晚上的安靜的廣場上，江海平教授着他底門徒們，先練氣功，拳術，後練刀槍。在所有的門徒裏面，羅正光是最努力的一個，他回到棚子裏去都徹夜地練習着，然而也是最笨拙的一個，他是異常地急迫，常常地要發慌，所以，那些柔韌的、靈活的姿勢和動作，他無論如何都學不會了。

他底伙伴們也很不高興他。那幾個理髮匠和麵舖的司務，總是非常地靈巧，他們討厭

羅正光底笨拙的擾亂。理髮匠和麵舖司務們，眼看著自己底建立功勳，撲殺仇敵的時間就要到來了。這樣過了大半個月之後，羅正光一面爲妒嫉所苦，一面替自己覺得焦急。好的本領，奇異的功夫，是都讓別人學了去了。他日夜地在家裏拚命練習——一直到月底，仍然是一件奇妙的本領都沒有學會。

他爲他底兩千塊錢覺得痛心。他突然悟到，這是一點都不能怪他自己，這是要怪江海平的。江海平和理髮師們搞得很好，對他卻總是敷衍，不耐煩，一點都沒有教授的誠意。

最末一次練習完了，理髮師們答應下個月還來學，去了以後，羅正光就兇兇地站到他底師父底面前去，他底師父，正在看着他。在月光下赤着身體的江湖好漢，露出強壯的肌肉來。

「不行咯！還我一千塊錢！」羅正光說，被痛苦的情緒窒息着，變得蒼白而發着抖了。

「爲啥子？」江海平，噴着酒氣和善地問。

「說清楚的嘛！不學會不給錢！你莫當我是怕你嘛！」

「那麼別個又怎樣學會的呢？」江海平，抑制着被激起來的強大的怒氣，問。

「我曉得那些龜兒搞的啥子登兒！」羅正光細聲說，「說過的，不行咯！」他說，固執有如頑石，是說不通的無法可想的青年。顯然地他是嫉妬得非常的苦痛。

「那……沒得那麼容易！」江海平突然地震怒了，用銳厲的聲音說。

羅正光痛苦地呼吸着，不知說什麼好了；顯然地，他非常之害怕江海平，他確信江海平底一拳是能夠使人喪命的。

「給我滾開！」江海平驕橫地說。「我江海平在海內外混了這麼多年，如今雖然自得其樂，與世無爭了，未必還怕起你來了嘛！」他說，一面在月光下走了過去收拾着地上的棍棒和刀槍。

「不行咯！」羅正光，痛苦地喘息着，說，一面恐懼地看着他。

這又是一次奇恥大辱！他覺得他要發瘋了——他永遠不能忘記理髮師們對他的輕視。他不覺地摸了一下插在褲帶上的短刀。

「我殺死你！」忽然地他大聲叫，幾乎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你說啥子？」江海平，丟下了其餘的東西，拿着一根棍棒，調。

「我殺死你！」羅正光厲聲說，雖然非常恐怖，卻在一陣瘋狂的熱情裏，閃電一般地飛上去了。江海平來不及舉起棍棒來，他也來不及拔出短刀，也許是根本就沒有再想到這個刀，因為他究竟是異常善良的。江海平底棍棒被他衝落了——非常簡單地，江海平被他打倒在地上了。

「咦奇怪！」他想，覺得有些不可理解，他戰勝了江海平。

江海平迅速地爬了起來。羅正光就立刻地抓起了地上的木棍。

「這是趁人不備！」江海平說，痛苦地，譏刺地笑着。「我們兩個又來，赤手空拳，都不准帶傢伙！」

「要得！」羅正光英勇地說，騰起了壯大的熱情，那年青而原始的好鬪的蠻力——雖然一面暗暗地覺得恐懼。他丟下了木棍，那看來很是強壯的好漢，昏沉的酒徒，就衝了過來了。

這是一場壯烈的格鬪，雙方底生存和榮辱都決定在這一傾間。那好漢施展着羅正光未曾學會的本領，飛來了一腿，對於這神奇的一腿，他是有着無上的自信。但如牛的年青的

挑水夫卻對這個毫無感觸，他好像石頭。那好漢，心裏有點虛了，於是施展了另一件本領，所謂「童子拜觀音」，也是羅正光痛苦地自己未曾學會的，但他還沒有能夠達到羅正光，他底頭上就震動了一下。羅正光亂七八糟地打他底前胸，他一蹲，正好擊在他底頭上，把他擊倒了。

他迅速地就爬起來坐在地上，捧着跌痛了的腿，憤恨而沉思地看着廣場外面的月光下的寧靜的房屋。羅正光心裏覺得很奇怪，但一面擺着架勢，等待着他再來。

但江海平好像是忘記了剛才的事情了，坐在地上揉着腿，而呆呆地望着那月光下的房屋。於是羅正光，不覺地非常地憐恤他了。他覺得他是那樣善良的人，而且，他應該比自己有本領得多的。

但他仍然嫉恨那些理髮師們。

「那一千塊錢我不要了！」他說，轉身走開了。

「喂，江海平，我有話說。」

「你說嘛！」他說，站了下來。他心裏有些難受，但他又決不願承認自己是做錯了，因此，

他顯得有點兇橫。

江海平站了起來，摸着褲帶裏面的荷包。

「這個錢還給你，」他說，一面捧着痛腿；「我還是要教訓你，在社會上你不知天高地厚，要吃虧的！我今天不過是吃多了酒，又說，你聽好：你我好漢做事要心照不宣！」

羅正光，覺得他說得很有理，仍然有點怕他——他仍然相信他是非本地有本領的，但又決不願承認；同時，他底心是在爲江漢平手裏的那一千塊錢而痛苦地鬭爭着。

「還給我嘛，就還給我！你怕我連錢都不曉得要麼？」他說，兇兇地衝了過去，搶下了錢，大步地、笨重地走開去了。

「你怕我真的打不過你！」江湖好漢，望着這粗魯的青年的背影，威風地大聲說，然後，想了一想，他就做了一個滑稽的鬼臉——孤單地站在美麗如夢的月光下。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

一個商人怎樣餵飽了一羣官吏

有一次，一個視察從城裏到這碼頭上來了。視察是一個胖胖的、大個子的、紅潤而可親的人。當他底滑桿被總務機關和管制機關的職員們擁護着走過街道的時候，各處的煤坪子裏的老板們心裏都緊張了起來。管制機關底主任郭逸清，一個油光滿面的，顯得是很有魄力的人，走在他底身邊，向他笑着指點着各處的煤坪。其餘的四個人跟在後面，其中有一個是胖子，有三個是瘦子，大家小聲地議論着什麼。瘦子們一般地總是鄭重其事的，如果他們果然並不在乎他們底飯碗的話，那麼他們底這不在乎也是極其鄭重的，一點都不像他們裏面搖擺着的那個肥胖的傢伙，掛着滿臉的自信的、快樂的微笑。

視察劉柱石要到這裏來幹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這是大家早就知道了的。但他究竟是

來幹啥子的呢？謠言說他是來查封某兩家煤坪的，因為這兩家煤坪底黑市發票在一家軍事機關裏鬧出一件據說是要砍頭的案子來了。謠言又說他是來沒收存煤的。後來又有一個謠言出來了，說都不是原因，他實在是來撤換郭逸清和稅務局的辦事員張實誠的。總之，不論怎樣，老板們是很緊張了，整整一天碼頭上就沒有人敢下一挑煤。「你看他底皮包好鼓啊！一定是帶了幾百萬來收煤的！」一個老板說，但馬上另一個老板就來反駁他了：「你哪個曉得他不是帶了公事呢？」這辯論到這裏就似乎繼續不下去了，但忽然的一個光頭的年青人高興地插嘴說：「是來吃油大的呢，你看他龜兒長的好胖啲！」

視察先生沒有多久就從辦公室裏出來了。一切大人物總是莊嚴而可親的，那種善良而崇高的品格，總是會使他底身子們感激得又蹦又跳的。視察先生當然也是如此。視察先生領着他底屬員們到街上來察看煤坪了。他每走到一處都同樣地說：「好好！大家辛苦……啊！」同時主任郭逸清就拉着一個老板走到一個角落裏去，和他耳語了起來。「劉視察這個人，平心說是一個好人，」他說，一種感動的表情就同樣地出現在他和老板底臉上了，這老板是一個發胖的，留着鬍子的人，「他是部長底親戚，這回是部長親自要他來的，要

他跟一個美國顧問研究一下，就是這樣子，所以你們不要怕。不過，主任特別感動地說，「他剛剛生了一個兒子，你跟他們說說，大家表示這麼一下子。」主任伸出一個指頭來比了一下，表示一下子是什麼意思。

「我馬上就去說，那哪裏能不表示呢？」老板用同樣的聲調說；「不過我們同人須曉得視察喜歡啥子……」

「啊！簡單一點，他，」他向站在光明的地方和屬員們談着話的視察看了一眼，無疑地是說到了他所心愛的了，「他這個人簡樸得很！他平常連衣服都不愛做，大家看着送視察太太一點兒衣料……」

「主任，我們小地方怕辦不出……」

「你這就差了！」主任用力地按了一下老板底肩頭，說：「簡單就好！還有，視察喜歡喝酒，你們今天多陪他幾杯！」

離開這一段談話沒有多久，大家就陪着視察在館子裏坐了下來了。剛才的那個老板，他是同業們底領袖，發表了如下的演說：

「劉視察今兒到敝地來，沒有啥子招待的；同人又都是在鄉下住的人，不會講客氣。不過劉視察是個好人，一看就知道是個簡樸的君子，我們中華民國底棟樑……」他遲疑了一下。「我們都曉得劉視察是連衣服都不愛穿的，平常連暈菜都不吃……他是部長親自叫他來的，代表部長跟美國人……」

他紅着臉坐下去了，顯然地因窘迫而有點激動。郭逸清非常不滿，站起來補充了很多，但視察卻顯得冷淡，有些疲倦似的，好像心情頗為不好。他祇是喝了很多的酒——這個宴會就如此結束了。

視察回來就睡了，而他底屬員們在那裏漏夜地趕製着表報。視察底壞心情引起了大家底不安。他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這真是很難說的。不過，一個大人物，他底擔子總要比別人重得多的，別人不過管自己底一個飯碗吧了，大人物呢，那是上面抗着成百的飯碗，下面拖着成千的飯碗的。

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視察底圓圓的臉有一點蒼白，他說他希望大家在兩天內就能把兩年來的數目字弄清楚，製起表來。這時老板們底代表來了，送來了四件衣料，兩件是

給視察底太太的，兩件是給公子的，此外還有兩萬元的禮金。

視察即刻就嚴厲地拒絕了。

「你們這是什麼話？」他問，嚴厲地看着老板；「哪個教你們的？」

然後他就看着報，一句話都不說。東西卻由郭逸清替他收了下來。

於是大家都傳說視察不近人情，是個怪人了。這一整天視察都是不快的，什麼一種繁重的憂愁侵蝕着他底嬌弱的心。晚上的時候，郭逸清走到視察底房裏來了，連同白天裏的禮品，又加上了五萬塊錢。

「老郭，你坐。」視察看着鈔票不快地說。這說明他實在是困了鈔票這種討厭的東西而不快。「部長對我說的，在每個碼頭住三天，對於黑市和走私要嚴厲地取締。」停了一會，他歎了一口氣說：「我實在厭透了，替別人跑來跑去，自己家裏太太還在生病。並且，錢這個東西，對我究竟有什麼益處呢！」他帶着一種不勝悲苦的柔弱的表情說。

視察底心終歸是悲苦的了。他底道路也的確不是能够放馬奔馳的。但這悲苦卻使他底下屬們大為愉快起來。老郭一走出門就跟胖子余煥文搗鬼說：沒得問題了。其時，視察先

生底另外的三個下屬，全是屬於瘦子的一類的，是全身都埋在公文堆中，在劃着表格。

但第二天早上卻出了一件意外的事。視察在黎明時候突然出來緝私，把狡猾的商人張德興抓來了。

張德興是同業中間名譽最壞的，實際上他是一點本錢都沒有，到處拖欠着。他底破坪子裏總共不到五噸嵐炭，但早已用了錢，過了交貨的期限，遭着子金和力錢的損失，實在忍不住了。他以為視察既吃了油大又拿了包袱，沒有問題了，於是走起私來。但他昨天晚上和他底同業們吵了一架，因為他不肯拿出，同時也實在拿不出攤派給他的那兩萬塊錢的招待費來。他說他不但一個錢也不出，而且還要到視察那裏去告密，關於黑市發票的。大家一致地攻擊他，天還沒有亮就有人敲了視察底門，把他告發了。

他有什麼資格在他底同業們面前逞兇呢？他家裏有七八口人在這個蕭條的冬季已經在餓飯了，他並且又欠着他底同業的債！現在他就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穿着一身單薄的衣服，在視察底面前發着抖了。

他真是活該的，這個被一切人唾棄的猶太人！

「啊，替我站到那裏去！」視察說，就不再理他了。

「劉視察，我下回不了。」

「你！我還沒有把你底坪子封起來呢！」

「告訴你，劉視察還沒有把你底坪子封起來哩！」忽然地，主任職員都異口同聲地說，四五個聲音，簡直好像是唱歌一樣。

這時，一個蓬着頭髮的、憔悴的女人領着一個赤腳的、但是肥壯的孩子出現在辦公室底門口。

「爹！小孩滿不在乎地喊。

「出去！」張德興跳着脚叫，「出去！」

但到底還是胖子余煥文跳起來才攆走了他們。接着胖子就向視察說，這是張德興底女人和小孩。他底聲調，好像是要撩動視察底憐憫心似的。視察皺着眉頭了，但他想了，面前的這個傢伙是商人，商人是什麼呢？就是天生的賺錢的人——所以還是不饒他。不過——視察又想——這人底女人，小孩，看來是很可憐的。

視察很久地沉默着。終於他說：

「你曉得你走私會連累郭主任的吧！」

「視察，我下回不了。」那個可憐的奴隸說。

「不了！」視察輕蔑地說，「別人替你來砍腦袋，不了！不過我是很好說話的。」視察接着說了公事私事應該如何分開之類，「你看你怎樣替郭主任陪個禮！」

「劉視察連覺都沒有睡好，你看怎樣向劉視察陪個禮吧！」郭逸清沉着地說。

「這樣子，胖子」余煥文開口了，「你今天中午在菜根香叫一席，視察明天都要去了！」

「用不着！」視察說。

「去去！」余煥文叫，於是那可憐的奴隸就跑出去了。

「劉視察說的！」這傢伙跑出去和他底同業們說，「他明天要走了，我們今天一個出幾個錢，歡送他一下子。」

「劉視察沒有你那麼不要臉！」大家回答他說。

「郭主任叫我來說的，你們不信，哼，就看那個底坪子要遭封，沒得哪個壞得到我！」這

傢伙惡狠狠地說，「劉視察親口跟我說的，有人要遭封！」

但沒有人理他。不久之後，劉視察和他底五個下屬已經坐在菜根香裏面了。張德興有點蒼白，走進來坐下。他一個錢也沒有借到。

不知爲什麼，視察底胃口，興緻今天極好，因此他底屬員們底胃口，興緻也極好。視察要了兩盤紅燒鷄，一杯一杯地喝着酒，大聲地談論了起來。

忽然一個賣報的小孩喊着進來了，視察轉過喝得發紅的臉去，嚴厲地問：

「什麼報？」

小孩抽出一份報來。但視察更其嚴厲地大叫起來了。

「新華日報，不要！我看見這批共產黨就要生氣來，娃娃，我問你，你爲啥子要賣新華日報？」似乎是有點醉了的視察，問。

小孩不回答他。

「我問你是不是中國人，娃娃？中國人，爲什麼要賣新華日報？你是不是共產黨，啊，娃娃？」說着說着視察就跳起來了，心裏燃燒着正義之火，一切大人物總有這種正義之火的，

向那小娃撲去。那小娃開始逃跑了，但視察是恰巧躍過壕溝向敵入底刺刀奔去的勇敢的兵士一樣，不顧一切地向前奔去，在菜根香底櫃台裏面俘虜了那個小娃，把他拖了出來，使他恐怖地大叫起來了。

視察突然地奪過小孩所有的報紙來。

「你們看，這是共產黨鬼孫子底新華日報！」他把這報紙舉到頭上去搖了一下，向館子裏所有的人說。自然，大家都敬服他底熱情，於是乎他咬起牙齒來，兩三下就把所有的報紙撕得粉碎。

「我給你錢，哭啥子！」視察向那哭着的娃兒捧了一千塊錢，然後，非常興奮地，重新坐到酒席上去。

視察先生會如此奮激，一變數日來的莊重和沉着，使他底下屬們大爲驚訝了。但因了這和報紙的壯烈的戰鬥，他底下屬們就樂開了，喊着拿酒，一個敬了視察先生一杯。這時桌上的七八個盤子早就空了。

「視察主任，還要點啥子吃請吩咐。」坐在下首的那個一直在沉默着的奴隸，笑着說。

「噯，弄一個魚吧！」視察說。

「主任，你又說！」

「來一個鱸糊吧！」

「視察，請酒！」那奴隸發着抖說。

「你看，我一口就光！你喝呀！你這個真不够朋友，這酒並不醉人，而且人生也難得幾回醉，你請喝呀！」視察動情地向他說，用那樣甜蜜的眼睛看着他，使他感激得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但同時他想：「怕要吃了兩萬出頭了！」

「你請呀！」視察和藹地、溫柔地說。

「我底女人娃兒在家裏沒得吃的，該死呀！」那奴隸想，「他們是在吃我底肉喝我底血啊！」

「啊，視察，主任，我是一個鄉里人，做一點兒小生意，承提拔！」他激烈地說，一口喝光了。「你請呀！」一直到最後視察都這樣說，胖胖的臉愈發紅，聲音也愈發溫柔了。

「不，視察，再吃兩個菜再走！」看見他們走了，張德興激動地喊。他在杯盤狼籍的桌子

前面呆坐了一下，就默默地向櫃臺走去。

一共吃了兩萬四千，連上個月的是四萬整。他正在跟老板說好話，說明天來付賬時，他底女人帶着他底三個孩子奔進來了，好像一羣餓狗，小的孩子，爬上桌去就動手在盤子裏面抓，大的兩個，則跟着他們底母親，把殘剩的湯汁一齊洗刷到他們帶來的一個大碗裏。張德興大叫一聲向他們撲去……

那可憐的奴隸從菜根香裏出來的時候，他底同業們都站在街口，在注意地看着他。他兇惡地看了他們一眼，跑過去了。在他底後面從菜根香裏出來的，是他底流着血的女人，和三個哭着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老板們送走了視察回來，發現他們底這狡詐而兇惡的同業掛在煤坪底柱子上，吊死了。

翻譯家

吉普車從郊外的一個有名的風景區開回到這小城裏來，已經是黃昏的時候。車上的四個美國兵都喝醉了。車子在熱鬧的街邊上停下，一大羣赤膊的、窮苦的人，其中穿得較好的是一些理髮師和店夥計們，擁了過來，圍住了它。強壯的美國兵們，躺在車子裏，安閑而疲倦地環顧着，都沒有想到要動作。一個矮胖的、穿着黑綢短衣的人，快樂地擠進了人羣，用英語向美國兵打招呼。這就是這個小城裏有名的周善真了。周善真是非常愉快的、善良的人。在上海的一個什麼大學裏畢了業，但並不會沾染到浮華的青年們底那些惡劣的氣習。幾年以前他就到這個小城裏來了，開了一家很蹩腳的舊書店，艱苦地養活着他底妻子和孩子們；默默無聞的幾年間，面對着人世的滄桑，他是在唸着那些破舊的書，憐恤着自己，而生

活着。但自從那些快樂而年輕的美國兵們到了這裏，自告奮勇地領着這些美國兵們玩了一下風景和古蹟，他就突然地煥赫起來了。很快地，他就收起了他底那些破書，開起了「盟友咖啡店」。雖然有很多人嫉妬他，但這是無可奈何的，因為他有學問，而且天性溫良——不僅美國兵們喜愛他，常常高興地擰一下他底耳朵，就是他底憐人們也非常地喜愛他，說他對人誠懇，做事負責，並且「一點脾氣也沒有。」

現在他就是來接這幾位醉昏昏的可愛的大兵到他底店裏去用晚餐的。他等待他們已經很久了；時間已經不早，他生怕這些大兵們突然不高興起來，不吃晚飯就走掉。

「成斯先生，你們回來了！」他親熱地用英語說。

那個叫做成斯的、瘦長的、年輕的美國兵，懶散而舒適地躺在車椅上，定定地望着身邊的窮苦的人羣，顯然地正在想着什麼。忽然地他激動了，跳了起來，站在車椅上。

他底一個肥胖的同伴，在那裏懶懶地分散着紙煙，並給了周善真一枝，同時搖起頭來，懷疑地看着他。然後，他就把剩下來的幾根紙煙一齊拋到人羣裏去了。人羣擾亂了一下，叫了起來，有兩個人巧妙地接着了紙煙，有好幾個人同時蹲下去爭奪着，並且發出罵聲和笑

聲來。周善真點燃了煙，倚在車身上，安閑地看着他底同胞們，然後抬起頭來，親切而會意地向站着的成斯笑了一笑。然而成斯站在昏暗的光線中，非常的嚴肅，他想，在這個偉大的世界中，他應該尊重這些窮苦而不幸的中國人，他們底劣點並非由於人性底醜惡。

但在這陌生的土地上，昏暗的天幕下的美國兵底思想和感情，自然是沒有人知道的。成斯看着苦難的中國，並熱情地覺得它偉大。——這個時代的年青人，他們底頭腦裏，是被灌注了一些動人的理想。成斯想到，當西方和東方攜手的時候，世界就可以向前飛躍——他讀過羅曼羅蘭的書。但實際上，他底思想與他底單純的心相反，是頗為混雜的。

成斯希望向中國人演說——他要發表一篇動人的演說，像羅斯福一樣。街燈亮了。

「親愛的紳士，我希望能向貴國人民說一點話，」成斯向周善真說，突然地變得溫柔而雅緻，「你允許替我翻譯嗎？」

周善真看了他一下，點了一下頭，笑着說，親愛的先生，這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不過時間不早了。

「這位先生要跟你們講話，大家聽好！」周善真說。成斯嚴肅地，挺直地站在車椅上。

「親愛的、偉大的中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們！」成斯說，雖然下面並沒有女士。他等待着翻譯。

周善真底臉上，浮起了一個瞭解的、愉快的、嘲弄的微笑，好像說，他很明白，親愛的成斯，爲什麼要如此發瘋。

「這位先生叫你們聽倒！」周善真說，於是人羣寂靜了。過路的人們停了下來，各處的人們跑了過來，人羣塞滿了整個的街道。年輕的成斯，面對着有生以來的最動人、最偉大的場面了——他覺得是如此。

但成斯底演說並不高明，他努力地摹仿着那些有名的人們底優美的風格，說得有點凌亂。

「我來到中國，我們偉大的盟邦，感到非常的榮幸。」

「這位先生說，」周善真說，笑着沉思了一下，「他說他來幫你們打日本，心裏很高興！」

「要得！」人羣裏面，大聲喊。

成斯底眼睛裏閃着激動的光輝了。

「我相信貴國底文化底無上的價值。貴國政府和人民，處在這一偉大的理想之中，英勇不屈地戰鬥，我特別向各位女士及各位先生致敬！」

「這位先生說，」周善真覺得時間不早，愁悶起來了，說，「他的意思是他叫你們各人走開！」

人羣裏面發出了嬉笑的聲音。周善真覺得是被傷害了，嚴峻地皺起了眉頭。他底愉快散失了，他底心裏煽起了對於人羣的敵意，覺得他們愚蠢而卑鄙。

「我相信正義必會勝利，仁慈的上帝不止一次地在不幸中啓示我們，並且扶助犧牲者！貴國底偉大的犧牲今天已得到了它底報償！中美兩國並肩作戰，表示了東方與西方的偉大的攜手！」成斯興奮地說，「人類底黎明已隱約可見，我們對於我們共同的敵人祇有一項答覆，一個條件，這就是開羅會議底條件，即敵人必須無條件投降！」

周善真皺着眉頭聽着，然後沉思了一下。

「這位先生說，他很……」他又想了一下，「他很高興中國，又喜歡中國人，但是你們

這樣圍着他，氣味臭得很，他不高興。」他說，愁悶的臉上，忽然閃露了一個狡猾的微笑。他覺得他是在諷刺成斯。

「成斯先生，這些人很愚蠢，聽不懂你底話。」他抬起頭來，溫柔地用英語說，愉快地笑着。

「但是我相信人類底一切弱點都是社會所造成，人底善良而光明的天性不能負這項責任。」成斯向人羣激動地大聲說。

「他說，你們圍着他底車子不走，他就要打人了！」同善真威脅地大聲說。

但人羣寂靜無聲，大家懷疑地看着周善真，所有的頭腦都在努力地思索着這外國人底態度和聲音，大家模糊地覺得他們是受了那翻譯家底騙了。大家不能確定什麼，呆呆地站着不動。

「我是得到了極深的印象……各位可敬的女士和先生，我，一個美國人，祝大家向光明的理想前進！」

「他說要開車子了，大家走開！當心他發脾氣！」

「要不得！有人叫。」

「走開，走開！」周善真說，憤怒地伸着手。

「他們說什麼？」成斯問。

「成斯先生，他們說他們非常感謝你！」周善真溫柔地回答，快樂地笑着。

「頂好！」成斯快樂地叫，並且揮着帽子。於是周善真有點狼狽了。

「大家舉起手來。」他向人羣叫，「大家搖手，叫頂好，頂好！」他說，並且做着樣子。

但在中國人底愚昧的羣集裏，奇特地到來了死一般的寂靜。沒有回答。懷疑和戒備，沒有人叫頂好。

「好，走開，走開！」周善真憤怒地叫，揮着手。然後他就快樂地笑着爬上了吉普車。美國兵搖着手，叫着，但中國人，寂靜着，在寂靜中吉普車開走了。

人羣繼續地寂靜着，然後慢慢地分散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

英雄與美人

車子在秋天的陽光裏行駛着，兩旁是美麗的、清爽的、閃着顏色和光芒的田野。忽然是一大片柔媚的深綠色的竹叢，好像巨大的綠色的綿羊羣，忽然是一座黃色的土坡和一條灣曲的、在陽光裏快樂地流着的溪流，車子發出吼聲通過了一座橋。在遠遠的前面，那偉大的晴空之下，矗立着閃着紫金的光彩的、樹木蒼鬱的山峯。

車上的乘客都坐得很舒適，他們特別滿意今天的車子一點都不擁擠。但年輕的鄧平卻不想坐了，他是幻想得過於興奮了，於是站了起來，拉住了頂上的皮圈，注視着窗外，又注視着坐在左邊的兩個在談天的、穿西裝的、高雅的乘客。他是——他是誰呢？他是如人們所說的小康人家底子弟，他是讀過高中二年級底學生，但成績很壞；他是隨着他底整天在窮

苦裏吵鬧的家庭經過了那麼多的痛苦的苦悶的日子的，在那些日子裏，他是厭惡着一切，希望着一有機會就逃跑。在那些日子裏，他沒有一個朋友，沒有人愛他。但這些都還不能夠說明他。他是，如他底黃布軍服和梅花臂章所表明的，知識青年軍；就是在那些日子裏人們所看見的，在手臂上繫着紅綢子，被從各個小市鎮上打着旗幟放着鞭炮歡送出去的那一種。鄧平是被歡送了出去，心裏非常的豪壯，不理會他底老年的母親底哭號，覺得從此是和過去的那苦悶的日子訣別了。他現在心裏更是非常的豪壯，日本已經投降，他是不久就要換上美國的裝備出發了；他是請了假回來看一看他底母親的。

左邊的那兩個穿西裝的、高雅的客人，是在興奮地談着中國目前的種種。他們說，今天日本要在南京簽字了，最多還有三個月，他們大家就可以到南京去。那比較瘦的、戴眼鏡的一個說，八年的抗戰真是叫人疲倦了，他覺得大公報底社論說得真好！不過他有一個疑問，就是在勝利了的今天，中國人裏面，誰最光榮呢？

「那當然是蔣主席蔣先生他老人家咯，」那比較胖的一個，陶醉地笑着，用異常溫柔的聲音說，恰如人們在說着什麼心愛的時候一樣。

那比較瘦的一個說這自然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他是說一般人那麼他覺得那些任務任怨堅守崗位的公務員，如大公報所說的，是最光榮的了。那比較胖的一個，因為快樂的緣故，好像是故意地要反對他，就指着鄧平說，他，軍人，是最光榮的。

鄧平臉紅了。特別使他幸福而羞恥的，是左邊角落裏的一個嬌小的、年輕的女子底注視。這位女子打着兩個小辮子，穿着一件紅色的外衣，在放在膝上的籐做的光潔的皮包上，繡着「Happy」兩個字，意思是「快樂」。「快樂」是那樣的嬌柔美麗的，用着一種稚氣羨慕的目光，注視着鄧平。鄧平底眼睛發燒，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有了一種幸福的、又是痛苦的感情，正如那些從來不會知道愛情的青年一樣。他想，這是可能的嗎？

「請問貴姓？」那比較瘦的一個，愉快地問。

「我姓鄧。」鄧平老實地回答，覺得那位在皮包上繡着「Happy」的小姐在聽着，又臉紅了。

「我姓張。」那比較瘦的一個說顯然地高興談話「他剛才說你們最光榮，我要解釋我是一點都不否認這個的！」

「哪裏」鄧平說，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這樣說，那位嬌小的「Happy」就是「快樂」，仍然在注視着他。

「你們是要開走了吧！開到哪裏？」那比較胖的一個，和藹地說，好像是在欺騙小孩。

「我們還不知道。」鄧平說，一陣熱情衝擊着他，「大概下個星期先到芷江，也許到台灣，也許到……日本！」他激動地說。

「啊呀！那你們真出風頭呢！」那比較胖的一個，說，打了一個呵欠。

「快樂」微笑了一下，她覺得「這個怪人」打呵欠非常有趣。

「你們要到日本去嗎？」她問，溫柔地笑着，覺得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這就使得鄧平整個地落在那種胡塗的熱情的火燄裏了。而那兩位穿西裝的乘客，忽然地掉過頭來，嚴肅地、監視地看着她，好像她會做錯什麼似的。

「還不一定，大概要到日本去。」鄧平說，紅到耳根了，含着興奮的眼淚，呆呆地看着她。於是那兩位高雅的客人，就抬起頭來，同樣地嚴肅地、監視地看着他。

「這真了不起啊！」「快樂」說，然後微笑着望着窗外。

「你們恐怕要換一換裝備了吧！」那較瘦的先生，就是張先生問，用一種懷疑的、搜索的態度，顯然地這態度與他所說的話無關。

「要換！自然要換！」鄧平說，陶醉地笑着，顯然地這也與他所說的話無關；「這一下總該要穿漂亮一點了吧！」他興奮地說。

「美國的卡其真漂亮哩！」那比較胖的一個，說。

鄧平這時注意到，那位小姐，已經在呆呆地看着窗外了。

「不過我倒是不喜歡卡其的！」他大聲說，紅了臉，亟於表現自己，爲的是驚醒那位美麗的小姐，那位「快樂。」「爲什麼呢？穿起卡其來，覺得行動都不自由！像現在這破衣服，要在那裏坐，就坐下去了！要在那裏一躺，管他的，」他興奮地笑了起來，「就躺下去了！我真可惜這破衣服跟了我半年！我以爲，到日本去，不必穿好的，就讓日本人看看真的貨色！中國就是這樣打仗的呀！」

小姐，又看了他一眼。兩位先生又向小姐看了一眼，另外的幾個乘客向兩位先生看了一眼。車子在顛簸着。

「你這真是現代軍人而且是中國大國民風度」較胖的先生說又打了一個呵欠

「哪裏」

於是他們沉默了。車子下着坡，疾速地行駛着。但鄧平卻不能安靜了，他不時地偷看那位小姐，呆呆地注視着她底美麗的皮包上的兩個綠色的英文字——快樂。一點也不錯的，她真是快樂的天使，而人生應該快樂，特別是在這樣充滿了希望的時代。而且，像有些小說上說的，女人底心事，總是一個謎，也許她是故意地逗你，也許她是真的，大膽的，但假如錯過了一秒鐘，她就不會理你了。

「她剛才跟我說話，我爲什麼不和她多說一點呢？她對我是一定很有意思的，而且這個時代的女子多半愛軍人。不過我怎麼辦才好呢？」他想，呆呆地望着她，她底皮包上的那兩個英文字，在他底眼前擴大了起來。她底目光偶然地又向着他了，他就鼓起所有的勇氣來向她笑了一笑。但她好像不覺得，又看着窗外。

他底臉上掠過一陣熱來。

「難道她不想戀愛嗎？我就不信！她是單身一個人，她大概是沒有愛人的，不過，也許有

呢？而且我連她底名字都不知道但是可見得她是浪漫的，因為皮包上寫着「Happy」——真有趣啊！她一定在希望着我！我早上還照過鏡子的，我也不醜！而且我是軍人，就要遠遠地走開了，何必膽小呢！……啊，我發昏了！從前我是那樣膽小，我底生活是那樣的毫無希望！現在一切都擺在眼前，我難道還要膽小！又沒有家庭管着我！而且朋友們都是有了愛人的……啊，我真昏！……我是最光榮的，女子不愛光榮麼？也許她在想跟我一路去日本呢！

車子在一個小站上停下來了，那位嬌媚的少女，站了起來，垂着眼臉，拿起了身邊的一把精緻的雨傘，走到車門這邊來。鄧平緊張極了，看着她。

她冷淡地看了他一眼，走下車去了！

「別人都是這樣成功的，而且她是很騷的！我跟她下去！我下去嗎？」他想，流着汗，「不怕，反正我身邊有錢，我今天不去帶她開房間就不是人！」他憤怒地想。

「還有！」他向關門的站員叫，於是跳下車去。

「怕別人看出來了吧！」他恐慌地想，「不管哪個干涉我，我請他吃槍！而且如果她不要我，我就用槍打死她，再打死我自己！」他悲痛地想，雖然他身邊並沒有槍。他是充滿了悲

痛、孤獨而且悲涼，覺得他底前途是非常渺茫的了。覺得他底未來是痛苦、黑暗、可怕的，他將死在什麼一個荒野裏——悄悄地死去。這一種感情是這樣地深刻，以致於他即刻就強壯起來，向田間的小路上追去了。

兩邊是赤裸裸的水田，太陽照耀着，他有一種眩暈的感覺。那美麗的身影是靜靜地走在前面。

「喂，你站住一下，我有話說！」他慌亂地喊，於是那位小姐站住了，他又看見了那皮包上的英文字；他拚命地跑近去，「我問你，你看見我底手槍沒有？」他大聲問；天曉得他怎樣想起這句話來的。

「快樂」變得灰白了——顯然地她很恐怖。

「我問你！」鄧平叫了出來，「我連你底名字都不知道，而我是一個軍人，也許明天會死了，我求你可憐我！我又年輕，我從前沒有自由，受過那麼多的苦！現在是一個大時代，老實說……我愛你！」他說，如在可怕的夢中，呆呆地站住不動了。

那位小姐同樣地呆呆地站着，呆呆地看着他。忽然地她發抖了，舉起手裏的雨傘來在

他底頭上敲了一下。被自己底這個動作所驚嚇，她就叫了起來。

「救命呀！」她叫，拚命地逃了開去；但突然地她又停住，覺得是無論如何都逃不開這個可怕的兵的，坐倒在草坡上恐怖地大叫大哭起來了。

鄧平茫然地站了一下，看見有人從遠處跑來，覺得很可怕，於是就轉身拚命地逃開去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

秋夜

縣政府底雇員張伯堯，早晨聽到了縣長底關於苦學成名的一篇談話，想到自己還是非常的年青，心裏很感動。午飯以前，翻讀了幾頁偉人成功要訣，對自己發生了一種莊嚴的意識。於是在他心裏產生了一個熱情的計劃。他借來了一部古文觀止，一本會計學入門，並且從辦公室裏拿來了一個算盤，先讀諸葛亮底出師表，後讀會計學，打算盤，對表格，晚上一直用功到深夜。他心裏很快樂，充滿了憧憬。這時周圍一點人聲都沒有了，外面刮着秋夜底寒風，遠處隱約有犬吠。他凝神靜聽，覺得這是有生以來的最美好的時光。

「唉，多麼好呀！靜坐讀書，不覺已深夜矣！」他說，推開了面前的算盤，伸了一個懶腰。

「現在再複習一遍！」他堅決地說，坐正，把書本拉到面前來。「臨表涕泣，是不知所云

啊——看這裏第二頁傳票共分三種，一爲收入傳票，一爲支出傳票，一爲轉帳傳票。此地須特殊注意者，爲轉帳傳票，蓋表現現金與各帳戶之關係也！他唸，在食指上蘸了一點唾沫，用指甲狠狠地書上劃着。然後他抬起頭來，霎着眼睛背誦；又低下頭去，伏在桌上背誦。——這時周圍更靜了。

「爲學貴在有恆，今天成功了，以後晚上決定不去喝茶擺龍門陣！」他說，站了起來，得意地徘徊着。這是一間前後都是毛廁的低矮的、潮濕的房子，他用五百塊錢一個月租來的。他底表哥，也是他底同事，夫婦兩人租了隔壁的一間。「抗戰軍興以來，離鄉背井，不覺已是四年了！真是光陰似箭！我才二十四歲，我要發奮下去！不能像表哥那樣爲了表嫂斷送了自底前途——他們真是睡得好香呀！……我底人生計劃共分四步。要曉得，不進大學也能成名的，不進會計學校也能當會計——他們睡得好香呀！……一馬離了呀——西涼界嘍——」他唱了起來。「第二步是，我當了機關裏的主管長官——決不要看不起自己，而第三步，是的，第三步才是結婚！」他走到牆壁前面去，伸起頭，向隔壁聽着。「……他們睡得好香呀，這樣的秋夜裏真非常適宜……」

這時有一個老鼠從屋頂上跑了下來，伏在門頂上，聽了一聲，以牠底懷疑的黑眼睛看着他。

他看着老鼠。

「四川的老鼠真大膽——像人一樣壞！」他想，搖了一下門。老鼠向門外移動，他本能地迅速地閉門，恰好把它壓在門縫裏。

他非常之歡喜，他很有興緻地做着這件工作：壓老鼠。他用力地抵緊門，看着老鼠底亂動着的後身，聽着牠底叫喚，感到快樂，但是他壓不死牠，牠仍然在動，在叫。牠底細微的、尖銳而緊張的聲音，是如此廣漠的深夜裏的唯一的聲音。注意地看着牠底抖動着的發白的後身，他感到了一點恐懼。他底快樂和興緻突然消逝了。他門上門，並且用一條板凳抵住，防備牠逃掉。他注意地看着牠，神經緊張，他底恐懼增大了起來。

他落到一種緊張的、惶恐的局面裏去，好像遇到了大的危險。他興奮地找出了釘錘、剪子，又找出了一根大鐵釘。

「判決死刑！」他說，笑了一下，顯然希望提起興緻來，但笑容是恐懼的。

在這種深沉的靜寂與荒涼裏，老鼠尖利的叫聲，掙扎聲，牠底急速地抖動着的，發白的後身，以及張伯堯自己底神經緊張，引起了恐懼。然而正是這恐懼，鼓起了殺伐的決心與勇氣，這已經變成了一件深刻的苦悶，毫無異辭可言了。

他拿着油燈、剪子和釘錘，打開了通過道的門。走進堂屋，他底腿就發軟，而且打抖了。周圍沒有一點點人的聲音，黑夜廣漠無邊際，而一隻老鼠，一個活的東西，在他底面前銳利地掙扎着。

他勉強地拿起燈來。

他看到了那個從門縫裏倒掛着的、烏黑的活的東西，和兩隻滾圓烏黑的、發亮的眼睛。這兩隻眼睛在望着他。

他抖了一下，燈落到地上去了。他迅速地逃了回來，戰慄着，找到了火柴。火柴好久擦不着，他覺得祇有他一個人活在世上了。

「不行，我是一個男子漢！」他想。

他點上了蠟燭，拿着蠟燭跑了出去，在堂屋裏東張西望地跑了一圈，拿起了釘錘，抬起

頭來，看着老鼠。

老鼠抓扒着，叫着。

他舉起釘錘，閉上眼睛，猛力地擊了下去。一下，接着又是一下，敲在老鼠底頭上，牠尖銳地叫着，而後牠沉默了。他從事這個恐怖性的戰爭，處在一種昏亂的狀態裏面，他聽別人說過，老鼠們是常常會裝死的——他一共敲了八下。

他又舉起蠟燭來，照見了流着血的老鼠，牠底那兩隻突出的，烏黑的眼睛，仍然在看着他。他認為他沒有死，又敲了三下。

他昏亂地跑進房來，忘記了有板凳抵着，好久都打不開門。門開了，老鼠落了下來，他趕緊關門，跑到床上去，用被蓋蒙住頭。

他覺得那兩隻突出的、發亮的眼睛仍然在看着他。

「不行，今天夜裏一定要做夢！」他想，跳了起來。

「傳票分三種，收入，支出，轉帳，特殊注意的，表現帳戶與現金之關係！」他迅速地唸，抱着頭。「簿記又分三種，總帳，日記帳，明細帳……而報表之類，一般以為……實在是，我國之

會計工作！」他抬頭，凝神，又看見了那雙可怕的眼睛。

「不行不行！」他說。「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他停住，凝神。「我底人生計劃共分四步，第一步爲學會計，讀國文英文……：不一定要進大學也能當主管長官的，爲學貴有恆，要發奮努力……：抗戰已經七年，我離家已經四年，今年二十四歲，我是七月八日子時生，妹妹是五月二十日丑時生，桂花香，橘子紅，吃年飯，放爆竹……：不行不行！怎麼一點人的聲音都沒有呀！」他焦急地說。

突然地他聽到了老鼠叫。漸漸地周圍全是老鼠叫：吱吱吱！他疑心那隻老鼠沒有死，邀了同胞們來復仇了！

「老鼠會不會咬死人？人家說老鼠有毒，不然怎麼會有鼠疫？十個二十個老鼠一定會咬死一個人的！」

「這張現金表上一共是十八項，逢九進一，逢九進一，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我明天還是去喝茶了——四下五除一！」他高聲地唸着，打起算盤來了。「先要學好算盤才能嘗會計——又是逢九進一……：他們叫，比方說，三十個老鼠總會咬死一個人的！」他用

力地搖了一下算盤，沮喪地抱着頭。

「表哥！表哥！喂！」他站起來，大聲喊。

他底表哥在隔壁房裏憤怒地捶着牆壁。

「你鬧什麼呀！」

他打開側門，跑到他表哥底門前。

「我有話跟你說，表哥！」他緊張地說。

「哎！你用功的成績怎麼樣了？」表哥說。

他聽見了他表嫂翻身的聲音，他做了一個鬼臉。

「嚇，你來看，我打死了一個老鼠！」他說，快樂了起來。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夜

可憐的父親

王吉弟，在他底妻子分娩的時候，發生了強烈的熱情。這種熱情，在他底一生裏面，從來不曾有過。是春天的晚上，他底妻子陳逸珍在房內痛苦地號叫着，他興奮地在醫生、產婆、姑媽、表姐之間跑來跑去，什麼也不能做。醫生、產婆、姑媽、表姐們也並不叫他做什麼，都以譴責而憐恤的眼光看着他。他是一個小小的科員，但現在覺得自己十分重要。他迷迷糊糊地覺得自己是偉大的：這種感覺也從來沒有過。他跑到潮濕的廳堂裏面去，抱着頭，喘息着，好像不能忍受了似的。他臉上有恍惚的笑容，或者愁容，——很難分得清楚。他底妻子在裏面呼號得更兇了，他聽出來她是在咒罵他，咒罵他不負責任，害她受苦。他覺得快樂，非常快樂。他忽然想到，不久之後，就會有一個可愛的小東西在這陰暗的房子裏活潑地奔跑了，於是他

跳起來，擄起衣袖，歪倒面頰，出力地打起自己底耳光來。

「你！你！你！」他說，在右頰上打了三下。「你配做父親！你配做父親！你配做父親！」他換了手，打着左頰，說。

他安靜地坐了下來，但忽然更快樂，更快樂。看着桌子，燈光，窗外的春夜的星星，都忍不住要發笑。真是非常美麗的春夜，院子裏的樹幽靜地低着頭，在訴說着某種悲淒的甜蜜。

「唉！唉！……」王吉地笑着，滿堂屋地走。他底妻子在房內不停地叫號着，仍然在咒罵他。

「罵！罵！對，我該罵！」他小聲說，吃吃地笑着。「我配做爸爸？比方說，小東西喊我爸爸？——他果然會喊我爸爸？奇怪！奇怪！奇怪的人生！『爸爸！』」他摹仿着他所想像的一個柔嫩的聲音，喊：「『噯，喊我做什麼？——叫你媽媽去！』——不，不對，一點都不像！奇怪！奇怪的人生！」

「比方說，我是一個低級公務員，現在同盟國在打仗，中國在繼續抗戰，公務員吃苦耐勞，但是寂寞，氣悶，無聊！我底簽呈上去五天了，一點消息都沒有，而小東西要吃要穿了……」

——不說這個幹什麼！別人總不會說你好的！」他嚴肅起來，站在窗口，看着春夜底柔和的天空。在他底心裏，出現了回憶和渴望——那種使人們聯繫着過去和未來的美麗的東西。「我從前曾否抱負過崇高的理想？」他問自己。「是的，學校畢業的時候，你曾經想辦實業，改造社會！你想做實業家，別人，一切都不對，看你來！那時候，深夜長思，心裏也如現在一樣的感覺！然而時日消磨，現在一切都過去了！而從被叫做爸爸的那一天起，一切都完了！」他嚴肅地，帶着輕微的感傷，沉思了一下。「是的，我懂得了，我已經老了，過去了，而新的生命出現了，一切都讓他們來，讓他們生活，理想，戀愛——唉，你以為這是很甜蜜嗎？」他對自己說，心裏仍然非常快樂。

他底妻子仍然在房裏呼叫着，他跑了進去。

「你這個……哼，哼，不負責任的死東西呀！」她指着他底臉罵。

大家譴責地、憐恤地看了他一眼——祇有瘦小的女醫生顯得莊嚴而冷淡。他搖搖頭，走了出來，一出門就快樂得笑出了聲音。他又打自己底耳光。

「從前，在我們出生的時候，我們底父親是否也有我們這樣的思想？」他重新嚴肅起

來，想。「然而他們是老式人，我們底可憐的父親！是的啊，我們底可憐的父親！」他說，又走到窗邊。

他長久地站在黑暗的窗前。

「比方說，我們底可憐的父親是在皇帝老兒治下，我們就趕上民國了！而且遇到如此偉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比方說，從前他們見不到這些東西，連夢都沒有夢到過，我們卻見到了！而且辦公的情形也不一樣，禮節風俗也不一樣……那是多麼靜靜的，一潭死水的時代啊。比方說，我們底可憐的父親，他出一次門……」他長久地這樣迷胡地、快樂地想着，一面聽着裏面的聲音。

他底同事張志芳走上台階，探進頭來。

「你拿着雨傘幹什麼？」他問，看着張志芳手裏的雨傘。

「你不要以為不然，我相信要下雨——怎麼你站在這裏，生了麼？」張志芳問。

「他真蠢——記罷下雨！」他想。

「你真蠢！」忽然他熱烈地說，「我問你，在從前，在你年輕的時候，你有過崇高的理想

麼！理想你自己做一件大事業！」他問，眼裏閃耀着光芒。

「你在想些什麼？」張志芳輕視地說，哈哈地笑着。

他嚴肅地沉默了一下，然而心裏跳躍着快樂。

「唉，你不懂！」他說，「我在想我們底可憐的父親！」

「好罷！」張志芳說，得意地放下了雨傘。「你要請客：我有一個好消息！」

「我不相信。」他說，望着張志芳；「也許是的罷！就是沒有好消息，我這個人也是不會不請客的！祇有那位老毛子才不請客！」他驕傲地笑着說。

「請什麼呢？」

「你說消息罷！」他說，想到了，在此刻能聽到好消息，是格外值得高興的。「是不是我的簽呈下來了？」他問，假裝着不介意。

「恭喜你昇官！」張志芳說，「還有，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加薪水二成，又發布又發油又發麵——所以你要請客！」他說，抓起雨傘來。

「果然果然老毛子這要氣死我了！」王吉弟說，喜歡得跳了起來。「但是爲什麼要我

「請客呢？又不是發給我一個人！」

「你真官呢？還有添兒子呢？」張志芳說，用雨傘輕輕地在他底頭上敲了一下。「老毛子要氣死了。」他說。

「真的，這恐怕要把老毛子氣死了，他不曉得我做簽呈的！」他快樂地說，笑着。「老毛子這個人呀，前天在攤子上替他太太買了一雙皮鞋，他太太穿來了，一邁門，就脫了底，於是乎光着腳光着……又踢……」他說，快樂得結巴了起來。

「他太太就跑不掉了呀！」

於是他們就快樂地哈哈大笑了起來，笑着老毛子和他底太太底皮鞋。愈笑愈快樂，愈笑愈響亮，忘記了房內正在進行着的事了。

「慢點，我有點事情跟我太太說一說！」王吉弟說，想使太太知道這些好消息，向房門跑去，忘記了他底太太正在生產的痛苦中。

他剛剛跑進房，房內就傳出了可怕的叫喊聲。張志芳跟着走到了門口，很想知道裏面究竟在鬧着什麼，站在暗處觀看着。

房內有喊聲，掙扎的聲音，和低語聲，門輕輕地關上了。

「張志芳，你等一下我有話跟你說。」王吉弟緊張地在門縫裏說。

房內有細微的纏綿的聲音，沒有多久，又有了窒息的喊聲和掙扎聲，接着就是新生的嬰兒底哭聲……張志芳覺得稀奇，緊張地站在黑暗中。

房門打開了一個縫，王吉弟探出頭來。

「老毛子可要氣死了呀！」王吉弟說，快樂地笑着。

張志芳突然很是氣憤。

「你這個東西！」他說，用雨傘打王吉弟底頭。

「唉，你說簽呈准了嗎？老毛子可要氣死了呀！」王吉弟快樂地說。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

一封重要的來信

黃昏的時候，辦事員吳器識底女人張愛英和她底肥胖的、懷孕的女傭人吵着架。她認爲女傭人在背後罵了她，女傭人說沒有，拖了隣家的拍賣行裏的王福勛底瘦小的女人來做證，並且賭咒說，要是她果真罵了她，就會在生娃兒的時候死掉，然後就坐在門檻上冤屈地大哭起來了。張愛英，因爲小孩生病，因爲家裏什麼都沒有，又因爲是這樣的黯澹的黃昏，非常的煩悶，講了憤恨的話，一瞬間也覺得非常的委屈，落下淚來了。於是拍賣行底女人就溫和地、感動地兩邊勸慰着。正在這個時候，吳器識喜氣洋洋地走了回來。

張愛英點上了燈，向他訴說起來。但看見了他底快樂而新鮮的樣子，心裏就輕鬆下來了，祇是那個冤屈的女傭人，還坐在門檻上哭着，一面向拍賣行的女人訴着苦。

吳器識覺得他底女人是這樣地小氣，居然和女傭人拌嘴而淌眼淚，非常厭惡，狠狠地罵了她幾句。但他仍然壓制不住那快樂、新鮮，而因了這個，張愛英就一點都不介意他底責罵了，在等待着那愉快的結局。

吳器識喝着茶，靜默了一下。

「周嫂，不用哭了，算是太太對不起你！」他站了起來，走到門邊，爽快地喊。

「有什麼事情？」張愛英悄悄地問。

「唉，頭痛！大人物底事情！」他說，搖搖頭，嚴肅地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華明來了這一封信，我正在辦公，就接到這麼一封信！」他用感動的低聲說。華明是他底內弟。

「華明說些啥子呀！」張愛英拿着信問。

「你自己看嘛！」吳器識，主要的是因為無力壓制自己心裏的那種感動，生氣了——他覺得這種感動是他底一生底弱點，永遠地，好像一個怪物，忽然地就跳出來破壞了他底男性的尊嚴和意志了。「真氣人，你又不是不識字！」他說，希望打敗那個感動，但他終於不能忍耐地說起來了——雖然他底女人正在看着信，「華明跟我說，黃司長要來！」他小聲

說，感動，然而又痛苦地發着抖。

「哪個黃司長呀？」他底女人，移開了信，看着他，問。

「唉，你自己看嘛！」他說，心裏異常痛楚。他爲什麼對這件事情一點都不能尊嚴而冷靜呢？司長要來，來好了。

「就是財政部底黃司長黃滌塵先生。」他感動地，帶着莫明其妙的痛楚，說。「他老人家是我底老上司，這回是帶太太公子來玩溫泉，明華要我替他在旅館裏訂兩個好房間。」

「那不是要化好幾千呀！」太太又移開了正在讀着的信，驚訝地問。

「跟你這種女人家沒得談的！」吳器識憤怒地喊，發白了。「老是這麼坐井觀天，頭腦簡單！」

「人家好好地跟你說，你又罵人了！」張愛英用怨恨的小聲說，但仍然因丈夫底快樂而快樂，又看着信。她底看信的歪着頭的艱苦的樣子，使吳器識又生氣了——別人家底太太，總沒有這麼笨的。

「拿來，不跟你談！」吳器識喊，奪過信來。

「唉，脾氣怎麼這樣暴躁呀！別人總沒有像你的。」張愛英說。

「哼！」吳器識說，又把這信看了一遍，深思了起來。然而想到黃司長要來，賞識了他底忠心和周到，說不定還反而要請他陪太太公子一桌吃飯，心裏就那樣地感動——一點都不能安靜了。這麼多時以來生活是這樣的灰暗、苦悶的，但今天一切是變得那麼美麗啊。黃司長是多麼溫和的人，還能夠體恤別人了——唯一不能使人滿意的，祇是身邊的這個愚蠢的女人。不過，將來一穿起摩登的衣服來，受受訓練，也還是一樣的。

但今天晚上怎麼過法呢？一定得把事情整個地考慮一下。於是他就走出來了。那個受屈的女傭人，仍癡坐在門檻上，低低地哭着。

「叫她做事去！」他想，「不讓她休息吧，這種沒有知識的下等人實在也是怪可憐的！」他走到隔壁的拍賣行裏面去，拍賣行底肥胖的老板王福助，高捲着衣袖，坐在櫃台內高聲地唸着書——唸的是古文觀止。

「咳，吳先生，請坐嘛！」他停止了唸書，高興有人來談天了，快樂地說。

「不坐，不客氣。」吳器識感動地說——這個隣居真是待他太好了。「我請問你一件

事，」他靠在櫃台上，用感動的、嚴重的小聲說，「溫泉的幾家大旅館，你有熟人吧！」

「這個——倒沒得哩！我跟你問問看：是不是人家要辦喜事？」

「不是的。」吳器識說，「你看這封信！真氣人呀，我正辦公忙得要死，我底內弟跟我了這麼一封信。這就又要我忙！不過呢，人生總是忙的，否則人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呢？——你看，不要緊，你看。」他感動地說，叫王福助看信。

不知爲什麼，王福助，雖然很愛偷看別人底私信，這回卻覺得看別人底私信是很不妥的，所以不大敢認真地看；看清楚了幾句，但還是弄不清楚。而且吳器識忍不住地又說起來了。

「我內弟說的黃司長黃滌塵先生，我想你天天看報的人總曉得他底名字吧，前不久報上還登着，說他在部裏面紀念週上訓話，他講的是三民主義與財政。真是很有學問的人哪。他又是我的老上司，待我頂好的，常常叫我過意不去。這回他要陪太太公子到溫泉來玩，我內弟在他手下做事，告訴我要先一天訂兩個上等的房間。我內弟人很年青，不懂事，還是我介紹給黃司長的。這些要人們，大人物們，一到溫泉這個地方玩起來嘛，起碼總是大排場，

「你我小百姓才够不上呢！」他說，興奮地笑了一笑，確信他是莊嚴地批評了要人們了。「真要命呀！還得頭一天去訂房間，你想，兩間房，總要個三四千塊錢吧？」

「唔，那怕是要三四千哩！」王福助認真地說，高興有機會說了這一句話。

「那也祇好破費一下了。要人們的事，有什麼法子呢？中國底事情就是這樣子，唉！」他感動地說，「要是美國，就是羅斯福杜魯門總統吧，一個人出來玩玩，跟平民一樣！甚至於跟平民一起玩。中國呢，有時候大要人來溫泉洗澡了，一個人洗，老百姓就不准去！我覺得中國這個國家真是太不進步了，再有幾百年都不行！」

「是咯，恐怕幾千年都不行！」拍賣行老板說。

「不過，黃司長這個人倒頂好的，人還蠻年輕，辦事情相當的開明！我從貴陽搬家出來，窮得一個錢都沒有，好硬着頭皮去找他看看罷！哪知道，不用你開口，就借給你兩萬！那時候兩萬塊錢可不算少呀！」

「是呀，那時候的錢！」

吳器識靜默了一下，想着他底幸福的心。他看到門外的月色異常的好，就想到月亮底

下去散散步一定是很有詩意的。他走出了拍賣行。忽然地想到：應該馬上回內弟一封信，並且問候黃司長一聲，不應該直接向黃司長寫一封信。

他看見周嫂已經不哭，在櫥房裏洗着什麼。他底女人則在燈光裏煎着菜，鍋裏騰起一陣一陣的熱氣來。她在熱氣裏大聲地說着話——他聽出來她底聲音是快樂而興奮的。

「喂！」他快樂地喊。

張愛英迅速地跑了出來。

「你想出一個決定來了沒有呀？」她興奮地問。

「什麼？」

「黃司長……」

「哦，不用你操心——替我把小字筆跟硯台拿出來！」

「要吃飯了呀！」

「我寫了信就吃！」

於是他坐下來寫信了。他底女人擺好了菜，謹慎地坐在一旁等着。他寫了好久，擱下筆

來，嗅到了周嫂剛端上來的肉湯底香味。

「真的有點餓了——愛英，」他感動地、甜蜜地說，「下回對於無論什麼事情多想想，頭腦不要那麼簡單，何必跟周嫂那種下等人吵架呀！」

「唔，」然後他說，喝了一口湯，呷了一下嘴，「這湯不錯——再跟我去煎一個荷包蛋來！」

她底女人就快樂地去煎荷包蛋了。

卅三年十一月於重慶

求 愛

男教師胡吉文，戀愛着女教師林鳳山了。鄉下的生活是苦悶的，學生們是愚笨而頑劣，教師們貧窮、孤獨，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得不到安慰，容易發生這種猛烈的愛情。據人們說，胡吉文是一個老實人，他是從師範學校畢業回來，立志獻身給家鄉底小學教育的；單從這一點看，就足夠證明他是一個老實人了。他長得很胖大，行動很不靈活，因此，雖然年紀不怎麼大，卻已經有了一種威嚴的神情，使得孩子們很是害怕他。他穿得很壞，平常總是一件灰布的長衫；他是很孝順的，他自己也激動於這一點：他所有的一點錢都拿回家去供養他底母親去了。他是體育教員，但他實在不是一個高明的體育教員，因為他底身體很笨重；他承認他底身體很笨重，因此他相信他底頭腦一定是很聰明的。因為他已經獻身給小學教育了，

所以他憎恨學生們。這種仇恨是不可解的，他一站在學生們底面前，一接觸到他們底畏懼的、沉默的、然而又是狡猾的眼光時，他就要憎恨得發着抖。他相信他們都是在心裏看不起他，在背後咒咀他的，他相信他們都是陽奉陰違的。陽奉陰違這幾個字特別使他欣賞，他一想到這幾個倒楣的字，就要對學生們咆哮、吼叫起來。「你們都是陽奉陰違的！陽奉陰違！你們再要是陽奉陰違，我就要罰你們全體的跪！」他覺得這幾個字一定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想出來的，這幾個字對他是有着如此之大的壓力和魅力，因為，祇有這幾個字，能够給他描述出他面前的使他快要瘋狂的現實來。學生們於是給他取了綽號，叫他做「陽奉陰違」。

但是，對於校長和同事們，他卻是非常恭敬和靄；什麼事情都沒有意見。和同事們在黃昏的時候出去散步的時候，他底神情是特別莊重的；有什麼話要說，總是用着一種嚴肅的、恭敬的小聲。他意識着這是在和別人交際，對於他底一生是很重要的。像這樣，大家就叫他做老實人。

他不幸心裏有這樣強的愛情，愛着他底同事，音樂教員林鳳山了。事實上恐怕林鳳山

一點都不知道這個，恐怕她是連做夢都不會想到這個的。她是一個活潑的、聰明的女子，時時地歡喜用潔白的小牙齒咬上唇，唱歌唱得很好。尤其使胡吉文感動、崇拜的，是她讀過那麼多的書，每天都在讀着一些厚大的書，談起高深的話來是那麼自然，簡直好像家常便飯一樣。想到這一點，胡吉文就覺得很慚愧：他祇是學體育，從來沒有讀過什麼厚大的書。一天早上，他下了決心，紅着臉到她底房裏去了，他說他想要借幾本書看看。

「這裏沒有什麼書了，都讓別人拿走了，你自己找吧！」林鳳山說。

「我想，我看看有沒有啖子哲學書。」胡吉文說，紅着臉貪婪地看着她，驚異着她底態度這麼簡單而自然。她底房裏有一種神祕底香氣，胡吉文不知道它究竟是從哪裏來的，被它迷住了。他呆呆地看着她底額角上的一個小小的、發亮的疤。

「你不找麼？」她說，「這裏一本新哲學大綱，還不錯；不過要先讀哲學史讀起來才容易。」她說，覺得自己有賣弄的嫌疑，紅了臉。

「那是，那是！」胡吉文說；「我就想，一個人怎麼能不懂得哲學，」他說，大胆地向她底整潔的床鋪看了一眼，「要是看不懂哲學，就不知道人生底意義……我請林先生以後多指

教我，我這個人笨得很！」

「哪裏！」林鳳山笑着回答，用潔白的小牙齒咬着上唇，於是胡吉文拿着那一本厚書走出去了。林鳳山搖搖頭，覺得很好笑，又坐下來看書。不過心裏總是不能安靜了，她忽然覺得這早晨是這樣的美麗，這樣的美麗，她怎麼能够老埋藏在這裏！她在窗前站了一下，唱起一隻歌來，在房裏跳了兩步，挾着皮包走出去了。

這邊，胡吉文是把房門關了起來，開始讀哲學書。他馬上就完全絕望了。他並不絕望他讀不懂這可怕的書，他是絕望着，從這本可怕的書看來，他在林鳳山那裏是再無希望了。不久之後，他就憤怒地推開了書，騎到床上去。漸漸地他想到了他底孤苦的母親，想到了他底死去了的父親和姐姐，想到了他姐姐從前是多麼愛他，而現在沒有人愛他，他已經是三十歲的人了。是星期天，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周圍靜悄悄的，可以聽見外面的陽光下的麻雀底叫聲。「這又是一個春天了啊！」他說，傷心地哭了起來。

可是他突然地跳了起來，帶着一種瘋狂的神情，抱起了床下的一個籃球，打開門衝出去了。他奔到操場上，脫去了長衫，瘋狂地一個人打起籃球來，打了有兩個鐘點之久。

第二天上午，他在教學生們臺羅漢的時候，生氣了。孩子們老是不專心，做不好。後來，他們害怕着他，更做不好了。他非常地着急，因為這臺羅漢是要在兒童節的時候拿出去表演的，現在離兒童節祇有三天了。他弄得滿頭大汗。他剛一轉過臉去，就猜疑孩子們是在他底後面做鬼臉，於是他立刻轉過頭來。孩子們在有些炎熱的陽光下靜靜地站着。但他相信他們一定是做了鬼臉的，覺得非常憤怒。

「你們這些，又是陽奉陰違，又是陽奉陰違！」他高聲叫。於是一陣笑聲好像一陣風似地從孩子們底隊伍裏吹了出來，立刻又寂靜了。他憤怒地又叫了一聲，發覺孩子們都朝他底背後看着。他回過頭來，看見了披着灰色的外衣的、新鮮、美麗的林鳳山。她站在課室底屋簷下朝這邊望着。

他覺得羞辱。他憤恨地想，你林鳳山，一個婆娘，根本是什麼東西，配在這裏譏笑我？可是他心裏又感到甜蜜。他突然地向學生們大吼一聲，要他們重新來過。但他們剛剛開始排列，他就抓着一根棍子向一個穿着破爛的黃軍衣的少年跑去了，因為他在那裏用肘肘搗着他底同學做鬼臉。他舉起棍子來在這少年底肩上猛擊了一下，在這少年底痛叫聲裏，感到

強大的復仇的快樂。

「不要打人！」左邊有一個學生尖銳地喊。

「哪個？哪個站出來！」他吼。但學生們無表情地、靜靜地站着。他轉過頭來，看見林鳳山仍然站在那裏，他氣得要發瘋了。可是他又想，她這樣站着，莫非真地對他有點意思吧！那麼，他一定要使她看見他是怎樣的一個有爲的人，他要叫她看見他在學生們面前是多麼威嚴！

人們在求愛的時候，總是不覺地要把特殊的才能表現給他們底愛人看的。胡吉文又向那個穿黃布衣服的少年奔去，並且用棍子打在他底肩頭、手臂上，顯然地是一種求愛的舉動。這少年痛叫着，哀求着了，但他仍然打下去，覺得甜蜜、快樂。

「不要打人！」這次是右邊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叫。

「是哪個？是你，一定是你！」他說，用棍子指着一個瘦小的、生得很醜的少年。

「不是我！」

「我說是你就是你！」他叫，跑上去打起來了。但左邊又有一個聲音叫不要打人。

「全體跟我罰跪！」他跳了起來大聲叫；「全體罰跪！不然全體開除！」學生們望着前面，靜靜地站着不動。那個瘦小的、難看的少年，在寂靜中嗚嗚地哭起來了。

「不跪是不是？」他威脅地說。「老實告訴你們，你們這批東西長大了做不得上等人，祇配下力，拉車子！你們祇配打黃至雲出來！」

站在左邊排尾的一個骯髒的孩子，走了出來。

「一個打五下！」他說。這骯髒的孩子恐怖地伸出手來，他就開始打；他打一下，這孩子喊叫一聲。然後，他喊第二、第三個。挨了打的，有的哭了，有的在咬着牙齒擦着手心。沒有挨打的，臉上一律是恐怖的神色，站在陽光下靜靜地等待着。

他每打了一個，就回頭看看林鳳山是否還站在那裏。她一直靜靜地站在那裏。於是他覺得甜蜜、威嚴、光榮。他這個奇怪的求愛的舉動就繼續下去了。現在，有十幾個孩子挨了打，在那裏哭着了。

「林，林老師，」一個快要挨着打的稚弱的孩子恐怖地喊，同時哭起來了，「你，你幫我

們說說呀！」

於是林鳳山譏刺地笑着走上來了。她客氣地替孩子們求情，要胡吉文不要再打。

「是是！」胡吉文奴順地、甜蜜地笑着回答：「你林老師底話，沒得問題，是好！」於是他們向學生們喊：「今天是林老師替你們說情！不然就是天王老子來求情都不行的！你們要曉得，林老師人又好，又有學問，我平常頂聽她底話的，她是我們大家底模範！」他熱情地叫，興奮得滿臉都是汗水了，「林老師這個人，她不像你們，她也比我好，她整天都用功，研究哲學，你們曉得哲學是啥子嗎？就是，人生底意義！我是爲了你們好，這就是人生底意義！我自己已經發過誓，從今以後，要跟林老師一道研究學問……！」

他回過頭來，林鳳山已經在不知什麼時候走掉了。於是他底演說也就結束。他突然地又異常、異常地憎恨着孩子們了，他緊捏着手中的棍子，兇惡地看着他們。

「好，下課！」他憤怒地叫，「你們這些陽奉陰違的東西！」

他在操場上轉了一個圈子之後，走進了林鳳山底房間。

「那些學生，我告訴你，非打不可！你心腸太慈悲了！」他粗魯地坐了下來，喘着氣說。

林鳳山簡單地笑了一笑。

「真地你心腸太好了！我還不是心腸軟，不過我要狠心，這是替他們前途着想！」他說。但林鳳山沉默着，低着頭向着一本書。他覺得痛苦、困窘，他站了起來預備走出去。但突然地他又站下了。

「我這個人就是愛說老實話——我愛你，真地我愛你。」他說，變得灰白了，全身都發着顫。

「笑話！」林鳳山輕蔑地說，拋下了書，「請你出去！」

「你……你曉得，我是一個可憐的人啊！」

「出去！」

「我情願爲你犧牲一切，犧牲我這條命！我是一個老實人！」

「出去！」她憤怒地叫。

「好我出去！」他昏亂地說，四面看了一下，懂得真地是沒有希望了，這才走了出去。幾分鐘以後，他脫得祇剩一條短褲，抱着一個籃球向場子上跑去了。就在林鳳山底窗

子外面，他一個人狂熱地打起球來，一直到吃午飯的時候。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

感情教育

「你瞧，是這樣的！理論教導我們認清現實，正視現實！在我底分析之下，你可以看清楚，這是怎樣的重壓！否則我一定不能原諒自己……」宋子清說，激動地做着手勢。

這時來了第二陣的急雨。宋子清帶着嚴肅的神情張望了一下，就抓着張蒲英底手，領着她向附近的涼亭跑去。

這是夏天常有的情形，一陣急雨，然後又是一片陽光。花園裏騰着乾燥的、濃烈的氣息，茂盛的綠葉滴着水，塵土底小球在青石路上滾動着。宋子清和張蒲英跑得喘息起來，然而在跑近涼亭的時候，雖然雨並未停止，他們都停了下來，互相地露出一種猶豫的、苦惱的神色，觀望着。尖銳的、惱怒的神情立刻就出現在張蒲英底瘦小的臉上，這臉剛才還因淋雨而

洋溢着喜悅的熱情的。

在某些時候，婦女們發怒，因為她們底男子在行動中露出猶豫來這猶豫暗示了他們底生活深處的苦惱的糾紛，毀壞了她們底突發的快樂和想像。在此刻，張蒲英底快樂是園林底芳香中的夏天底急雨，以及那個建築在花叢中的美麗的底涼亭，此外的一切她就全不去想了。宋子清猶豫，因為涼亭裏已經歇着幾個鄉下人，主要地，因為他底愛人底快樂的熱情。他覺得，這種快樂的熱情，對於他底那些嚴肅的話題是非常不利的。

「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呢？」宋子清嚴肅地問，表示他不能屈服。

張蒲英扭過頭去，望着滴着水的、蕪雜的、怒放的花叢。

「你想想，你所喜歡的是戲劇工作，但我認爲現在的劇團是非常無聊的！」宋子清說，渴望壓倒她——這是戰鬥的渴望，在他底心裏，鼓動着熱烈的自尊心。「你幹了那麼久，難道連一點經驗都不會得到麼？就沒有別的工作了麼？這邊學校裏，不是更適宜學習麼？你難道不會想到現在的生活裏的重大的「一切麼？」他說，帶着強烈的仇恨情緒。「我並沒有強迫過你……」他突然停止，看着她。「雨都停了，我們坡下去走走好麼？」他溫和地問。

沉默着。

「要去你一個人去！」張蒲英憤怒地說，眼圈發紅了。

「就這樣又吵起來了麼？一點點嚴肅的話都不能談了麼？我說，今天發了錢，我們出來玩玩……那些人原是混蛋……唉，我早知道這是囚籠，鎖住你——這個縣城是多麼荒涼啊！」他停住了，呆呆地望着坡下的發閃的綠葉。這時有兩個鄉下人從涼亭裏注意到他們了，宋子清有些侷促，就假裝着要去摘花。然而，張蒲英仍然那樣地站着。

「你喜歡那朵紅的麼，我跟你去摘……我看還是那邊的一朵好些……喂，不要老這樣站着，別人注意我們啦！」他湊近她，觸着她底細瘦的手臂，說，「不過太潮濕了，走不進去！」宋子清大聲說，向涼亭來的鄉下人看了一眼。「我真慚愧，人家鄉下人過着怎樣的生活，我們又過着怎樣的生活！」他憤怒地說，拋下了手裏的花葉。「你想想，爲什麼我們沒有嚴肅的工作，祇知道過着特殊的生活，而且傾慕虛榮！你要懂得，浪漫的精神，決不是虛榮，我們都在這個時代裏生活得不淺，有一首詩說——不要老這樣站着，有學生來了！」

兩個女學生，一個穿着難看的黑布裙子，一個穿着打了補綻的藍布衫，走了過來，看見

了宋子清和張蒲英，就顯得非常的窘迫，垂下了眼睛，紅了臉。宋子清露出笑臉來，看着她們，然而張蒲英仍然那樣地站着。

女學生慌亂地鞠了躬，喊了老師，走了過去。

「你看，在學生面前都這樣子，」宋子清皺着眉頭說。「下面走走行麼？正好這時候沒有太陽，而且有風，我跟你摘花，回去插在瓶裏……」

「不管你怎樣說，我這個霧季要到重慶去！」張蒲英憤怒地說。

「嚇，霧季！」宋子清輕蔑地說，「那些走江湖的，投機的……」

「什麼走江湖的！——祇有你不投機！」張蒲英說，決然地轉身，走進了涼亭。

宋子清站着不動，帶着強烈的、痛苦的臉色，向着參差不齊的林蔭路。他看見了剛才的那兩個女學生：她們並肩地在坡下的草地上走着，興奮而親密地談着話。他忽然淒涼起來，覺得自己愛她們。他蹲在這個陰沉的小城裏已經兩年了，他想到過去的熱情，他懷着更爲猛烈的嫉妬和仇恨，想到了噪雜的城市，舞台上的輝煌的燈光。

「蒲英！」他走進涼亭，當着鄉下人底面，溫和地笑着說，「下去走走好麼？」

「等一下。」

他皺了皺眉靠着欄杆坐了下來，望着那幾個歇腳的鄉下人。他們坐着或睡着，在身邊擺着扁擔、籬籠，其中有一個年紀大的在抽着煙。大家都疲乏地沉默着，絲毫都不注意他們。
宋子清略微安心了。

太陽照在潮濕的、蕪雜的花園上，林蔭深處，蟬叫起來了。

「你怎樣想呢？在這樣沉重的壓迫下面，人應該走一條深刻而廣大的路！」宋子清說，一面嚴肅地望着鄉下人。

「我不聽你說！你自己又做了什麼沒有？所以我不聽你說！」張蒲英，在苦惱地沉思了很久之後，忽然嚴厲地說。「比方昨天，我和小胖子唱幾句，」她興奮地說，「我唱幾句，你爲什麼要干涉？」

「我討厭那種無聊的歌！」宋子清說，重新憤怒了起來。

「那麼，什麼才不無聊呢？」

「看見廣大的生活——這一個月你看了一行書沒有？」

張蒲英嚴肅地沉默着，漸漸地眼睛潮濕了，她覺得她自己是很可憐的。

「根本我們就……」她說，要哭來起了。

「理智一點！」宋子清冷淡地說，看了那幾個鄉下人一眼。

「我們就沒有一點點……一點點快樂！」張蒲英說，朝着涼亭外面流着淚。

「快樂？追求快樂嗎？」宋子清想，「然而她的確需要快樂——需要感情的教育！」他興奮地想。

「快樂是怎樣的東西？」他問她。然而她憂傷地瞧着外面。這憂傷的小臉，對於宋子清，曾經是輝煌的存在，然而現在他覺得他在它裏面看到了生命底渺小和疲乏。

「快樂是愚蠢的東西，當全世界都在迫害下呻吟流血的時候！」他被激怒了，驕傲地對自己說。「我們受過這種感情底教育——但是，是的，我們不是出來玩的，為什麼不學習偉大的人，為什麼不樂觀，不克制自己底感情呢？」他想。

「蒲英，安靜些罷，我現在心裏很快樂了，我們原是出來玩的，而且……」

他注意地看着她，發現她靠在柱子上，就要睡着了，就沉默了下來。他繼續地想着他底

嚴肅的問題，彷彿重新看見了狂熱的時代，但漸漸地他就疲乏了起來，覺得非常之煩悶。這時有兩個鄉下人已經走了，悄悄地來了一個糖販子。這個賣糖的傢伙年紀很青，精力飽滿，然而有着一付呆頭呆腦的表情；他總在那裏動作，好像手脚永不能安靜似的，他不停地偷看着張蒲英。宋子清突然地覺得非常煩悶了，恨恨地推醒了他底愛人。

「告訴過你，我們是出來玩的！」他憤怒地說。

「玩什麼？」張蒲英問，看見了糖販子，覺得他很滑稽。

「你不應該睡覺！」

「我霧季要到重慶去。」她懶懶地說，注意着糖販子。

「那就去好了！」宋子清說，決然地站起來，衝了出來。

張蒲英在靠板上支着頭，沉思地看着糖販子。糖販子偏促了起來，臉紅了。

「我不該生氣——是的，必須感情的教育！」宋子清想，重新走了進來。

「你這個糖賣不賣？」張蒲英問，走到糖擔子旁邊去。

「要賣！」糖販子大聲說，不安地看了宋子清一眼；然後低下頭去，用一條髒手巾在擔

子上面揮着。

張蒲英蹲了下來，說：「髒得很。」檢了一塊扇子糖，同時拍了一下自己底荷包。

「I have no money!」（我沒有錢！）她說，打開紙頭，把糖塞到嘴裏去。

宋子清取出錢來，溫和地看着她；雖然她在鄉下人面前說英文，使他有些不快。

「再吃一塊嗎？」他問。

「要得！」她說，伸手又拿了三塊。

賣糖的，裝出一種莊嚴的樣子來，揮着蒼蠅。

「你吃嗎？」張蒲英溫柔地問。

「我抽一根煙。」宋子清說，取了一根煙。

「你一定要吃一塊！」張蒲英說，打開了一塊糖。

「要不得！」他說，坐了下來，抽着煙。

「我不——我一定要你吃嘛！」她說，跳到他底膝上來，用手搬開了他底嘴。賣糖的，顯

得特別地莊嚴。

她坐了下來，把頭靠在他底肩上，嚼着糖，快樂地閉上了眼睛。她又拉他底手，要他替她墊着肩膀。賣糖的顯得更莊嚴了，對於驅趕蒼蠅，則顯得更專心。宋子清想到，感情底難關已經打破，他就可以從感情上着手，向她提示一切嚴肅的問題了——他覺得很幸福，不大在乎那幾個鄉下人了。

突然地又是一陣急雨打在涼亭上，和周圍的蕪雜的花木上，張蒲英迅速地抬起頭來，臉上有稚氣的、可愛的、狂喜的表情。嚴肅地望着外面，然後她生動地叫了一聲，跳了起來，在涼亭裏打了一個旋，跑了出去，顯得紅潤、生動，站在雨中。

「出來！我們到城牆上去！」她叫，然後她拍手。

她在雨裏跳了一下，跑了幾步，站了下來，又跳了一下，叫出了生動的、美麗的聲音。莊嚴的糖販子突然地抬起頭來，看着她，然後就不覺地嘻嘻地笑起來了。不知爲什麼，賣糖的傢伙底傻笑，比起愛人底美麗來，還要使宋子清快樂。

「走罷，城牆上去！」他說，坦白地笑着。

「不，慢點！我再拿兩塊糖！」張蒲英叫，紅着臉跑上了台階。

「快點你看哪，那邊露出了太陽。」宋子清熱情地說，走到雨裏去。

他們向坡上的茂盛而蕪雜的花木裏跑去，宋子清緊緊地隨着張蒲英，好像賣糖的傢伙底傻笑要求他如此，好像是，假如那個傻傢伙反對他們，他們便會破滅。他們在溫熱的、沉重的雨點下向坡上跑去，發出熱情的叫聲來。

接着，從荒涼的、被急雨籠罩着的坡頂上，傳出了興奮的合唱聲。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夜

旅 途

一年以來，何意冰一直在重慶底周圍奔波着，大半是因爲失業。這次他又經過這小城。已經是黃昏了，幾朵潔白的雲浮在明亮的、黃色的落日底光輝中，天氣仍然是悶熱的，街上擁滿了人，灰塵飛揚着。這一切都覺得是和幾年前他在這裏的時候相同，但又不相同。仍然是這一類的和他毫不相干的人們，但已經再沒有一個臉孔是熟悉的——或許在先前就一直沒有注意過他們——並且他覺得他自己已經不同了。他有一陣悲愴，他 very 希望這已經是悽清的秋天，他覺得，這樣，對於他底難於說明的沉重的心，要比較好些。

他找了旅館出來，去看他底女友王潔芝。三年前，他在這裏的一個小學裏教書，戀愛了他底同事王潔芝。他底拘謹的、缺乏華采的性格不能贏得他底對手，他底那些看來是不可

解的笨拙的狂熱使那具有着溫淑的天性的女子覺得慌張，他就被拒絕了。他當時覺得自己已是全然罪惡的，經過了一種痛苦的內心鬭爭之後，就向她懺悔，並請求她原諒，就是說，繼續着她所能給他的友誼。他覺得這友誼將是他底人生底長途上的唯一的芳香，安慰，與犒賞。他真地覺得是如此。誠實的男子，是以這樣的一種姿態去戀愛的，而且他們又迫於這個時代底一些道德的原則。溫良而活潑的女性，並且看來是幸福的使者，愈加在他底眼前光輝了起來，一個微笑和一個動作，帶着無限的神祕的智慧，就治療着他底饑渴的心了。他在暗暗地等待着有一天她會被感動，而向他伸出手來。對於他特別重要的是，她底思想——就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那印着神聖的記號的簡單的理論——和他完全相同。在這裏別人是不能說什麼的，因為他自己覺得是如此。對於這個的這一時代的崇奉，就迫住了他底一切私心了。

離開了她以後，他仍然懷着隱祕的希望。他也希望突然地就接到她底和別人結婚的消息，以免除他底煩惱。但不久他就對自己懷疑了起來，他覺得自己底心裏原來並無愛情。假如他果然敢於有那爲他所恐懼的狂風暴雨一樣的愛情的話，在當時，祇要再略略前進

一點他就可以得到她了。並且，離開她，他也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他在她底頭腦裏雖然有時是帶着浪漫的光華和高貴，但大半的時候卻顯得是平庸的。他看出來他是平庸的，而且他底心裏是充滿了人世的利害的紛擾，浪漫的青春和崇高的夢境是迅速地就消失了。他所描繪給自己的，也祇是那世俗的利害，丈夫和妻子互相吵架的圖景。他常常不滿意，或者說，懼怕他底幻想，他覺得她不能做一個很好的妻子，如他在別的男人身邊所看見的。

對於人世間一切，何意冰底態度都是如此，重要的他是誠實的和單純的。他底心裏充滿了現實的利害，對於他底將來，他是萬分的恐懼。但他底不甘屈服的理智常常要喚起一些幻想來，以和這痛苦的現實抗爭。對於偉大的時代的憧憬造成了那些瞬間的狂熱，因為，這偉大的時代已經在他底心裏被一種黑暗的力量窒息了。於是，結果是更深的頹唐、混亂和疲勞。離開了王潔芝以後，他是預備和幾個朋友去辦一個中學的，但這事情毫無頭緒地就失敗了。不過他也不覺得有什麼，祇是在實際的生活問題上受了一下打擊。這以後，他是經常地失業，他幾乎什麼都不願意幹，也幹不了。

那日益累積下來的是對於自己底身世的一種莫可名狀的感傷。雖然那熱狂的心境

時常起來。但也祇是幻想着暴動、殺人、放火之類的事。實際上他是祇能隨遇而安了。他顯得很匆忙的，但他什麼也沒有做。計劃着給自己看的一本什麼哲學史，半年來，是一直摺在那一頁上；而舒舒服服地在床上躺了下來以後，是用那樣的幻想來娛樂着自己，比方說，突然地發財，突然地成了有名的領導者，突然地被美麗的女人所愛，等等。先前的幻想枯萎了以後，這樣的幻想就在一塊肥沃的土地上開起花來。雖然是密切地注意着那些政治鬭爭，從這而盼望着自己底解脫的，但他卻的確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善良的人了。

從政治勢力的變化來盼望自己底解脫——戰爭突然地結束以後不久，這樣的盼望就在局勢底複雜的變化裏受到致命的打擊了。他痛苦地感覺到，在將來的那個龐大的局面裏，他會是非常渺小的。他有了一種可怕的孤獨的感覺，就是他已經被一切人遺忘了。

他現在經過這小城，是準備到縣裏的一所中學裏去教書；他底當校長的堂哥將給他一些接濟，並且他可以探問一下他底孤零的母親的消息。

像在這種時候常有的情形一樣，他希望王潔芝已經離開此地了，他希望會不到她。他覺得他底這行動是很無聊的。他經過噪雜的、擁在街邊的人們走上坡去，經過一個空場，左

邊有草地，和看見那巨大的、灰色、頹敗的房子同時，聽見了王潔芝底嘹亮的、興奮的笑聲。這是他所熟悉的。那種甜蜜的感覺驚動了他底沉睡着的心，他臉紅起來了，不得不站住而躊躇了一下。

王潔芝和母親住在一起。她已經沒有工作了，是靠着她母親底積蓄和兩個叔父底接濟而生活着。母親原先是頗爲富有的，死去了丈夫以後，就在女兒底身上放着唯一的希望。在這種情形裏，那做母親的女人，照例是反對着一切親戚的。王潔芝和母親吵鬧過很久——一直到現在都在吵鬧着。她出去過兩次，一次是八年以前，投身於救亡運動的，一次是三年以前，在何意冰離開了以後，辭去了學校的職務，跑到成都去考了大學。但一年以後她便因生病而回來了，而這病是因了一件痛苦的戀愛——這樣她便一直住在家裏，過着痛苦的、失意的生活。她是用了一種堅強的自制和一種憤怒的犧牲精神生活下來的。先前她拒絕了何意冰，幻想着和藝術家或革命家的戀愛；但現在她底年歲已經不小了，對於這種幻想，悲痛之後，是持着一種惡意的嘲笑。但她又是決不願向母親屈服的，爲了她底婚姻的問題，她是在不時地和她底母親爭吵着。

她正站在門前和一個年輕的女子談天而大笑着。何意冰覺得有點驚異，他不能想像她能和那些庸俗的女子這樣簡單地相處，他總覺得她是在內心裏面過着一種高貴而深刻的生活的。他慌張地走了上去，希望被她看見。他底心裏是洋溢着快樂了。

何潔芝驚異地叫了一聲，跳了起來，發紅，快樂，奔下坡來了。何意冰，善良地，但有罪地笑着，站住了。

「我們好久好久不見了啊！」她動情地喊。

但何意冰卻顯得不安起來，注意着周圍的人們。各個屋子前面的人們，以及和王潔芝談天的那個年輕的女子，都沉默地看着這邊，這些目光，喚起了他心裏的重壓的感覺。他突然微微地發抖：他厭惡這些人們。他覺得，幾年來他一直忍受着的，便是用這些目光所代表的這種重壓。他看見台階上有洗衣的女人，半赤裸的小孩，以及蒼白的男子，他聽見有敲糖的聲音。他告訴他自己說：「好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他嚴肅地隨着他底快樂的女友走了進去。他底女友是完全不覺察到這個，相反地，她還顯得有一種驕傲。

「媽媽見過何先生的，這是媽媽。」她說。

半老的，莊嚴的女人，冷淡地笑了一笑，說了一句什麼就走到後面去了。王潔芝露出了
一種憤怒的表情，接着就痛苦地假笑着坐了下來。

他們沉默着。王潔芝，在想着她底母親。

「不行！假如我愛他，沒有誰能干涉我！」她想，同時對自己覺得吃驚，看着他。
他心裏有了各樣的紛亂的問題。他覺得，到這裏來，果然是非常無聊的。

「抗戰結束了。」他說。

「是的。」她說，笑了一笑，「你打算怎樣呢？」

「我不曉得。」他說：「真的，我不曉得。」他振作起來加上說，因自己底散漫而覺得羞
愧，善良地笑着看着她，他覺得她底感情仍然是非常優美的。

「他還是那樣。」她憐愛地想。

「你這幾年在做些什麼事情，你顯得很疲勞。」

何意冰笑了一笑，於是他們就又沉默着。

「你沒有事情麼？我們出去走走好不好？」他突然地問。

她沉思了一下。

「媽！她喊，「我出去，就回來的！」

她露出堅決的、憤怒的神情來，打開了手邊抽屜，取出了一個小的皮包。她底這種神情，就使何意冰覺得是從一切束縛獲得了解放，快樂起來了。

*

他們吃了東西，出來走在燈火的街上，晴朗的天上有淡白色的星河。他們沿公路走下去，黑暗中開始有冷風吹着，他們是落在迷糊的夢境中。他們底過去的誤解已經不必再說明，但他們都有這樣的一種感覺，就是這兩顆心之間的溫柔，來得太遲了，並且是來在一種匆促之中。他們走進了一塊草地，草地裏面是槐樹底密叢，從樹葉間透出一座茅棚底燈光來，他們並且聽見有嬰兒底哭聲。

他們在這黑暗的草地來回地散着步。他們漸漸地有點清醒，覺得自己是在和那不可見的命運做着殘酷的鬭爭；但他們都希望掩藏這，他們竭力地使一切重新矇矓起來。他們聽見有嬰兒底哭聲。

對於過去的生活、痛苦、思念的動情的敘述；對於往昔的感情的溫柔的複習；對於人生，對於那美麗的未來的希望——他們互相鼓舞，重新地又振奮起青春的靈感來，爲了在那即將來臨的新的時代，去走嶄新的路。

「我覺得非常地奇怪。我從來不曾料到會有今天，又看見了你。」何意冰幸福地說。

「是的。」

「有時候人需要夢想——爲什麼要向現實低頭呢？我們白過了這麼多的時間！」他激動地說。

王潔芝含着眼淚了，沉默地走在他底身邊。那些幻想、那種幸福的熱狂，使他發顫、窒息了。

「真的，我爲什麼要向現實低頭呢？錯過了的，是一生的悔恨！」他想。

「我們……都需要……」他說，他底女友，低低地發了一個聲音，落在他底懷裏。他們熱狂地互相親吻……然後，他們兩人在黑暗中站着，突然地又聽見那強烈的嬰兒底哭聲了，都覺得有點狼狽。

「你究竟怎樣想呢？」王潔芝痛苦地問。

「什麼怎樣想？」何意冰茫然地說。

「我覺得很委屈。」她說，「從前你就不能怪我，我那時候雖然對不起你，可是今天我對得起你……」她底聲音破裂了。「關於我們底將來，你究竟怎樣想呢？」

何意冰對於她底這直率的態度，覺得非常驚異。

「我想……我決不會辜負你的……」他痛苦地說。「但是你底母親會同意麼？」他悄悄地、嚴重地問。

「她沒有權利管我！」

何意冰沉默了一下。

「你不應該懷疑我！不過我覺得我們都沒有看清現實……不我說錯了！」他痛苦地叫，站在黑暗中。

他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了。但忽然有猛烈的、迷人的慾情起來了，他想，他現在是和一個女子在黑暗中在一起，他多時以來所希望的，他必須不顧一切。而且他也並沒有想到在得

到了她以後就拋棄她！

他混亂地在草中走了幾步。他不能決定。

「你是明天要走麼？」王潔芝冷淡地問。

「不！我決定不去了爲了你！」

「不行！」她說，恐懼地推開了他。「我要回去——明天再談！」

王潔芝迅速地奔出去了，他茫然地、長久地站着，一點都不明瞭，又聽見了那嬰兒底強烈的哭聲。

回到旅館裏去，他開始了冷靜的思索了。他想，有誰說過，假如一個人在三十歲以前不能在人生中有確定的話，那麼他便再不必指望什麼了。他覺得這句話是一個可怕的真實。他想，他底青春的年華是已經過去了，王潔芝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樣優美，而且他能負擔她麼？這一切又有什麼意思呢？

他不禁因自己剛才的熱狂而戰慄。怎樣荒唐的事情！他幾乎鬧出怎樣的禍事來啊！她是完全不美的。她是蒼白、瘦弱的，沒有生活的常識，並且連一件衣服都不會做。

但他又覺得剛才的遭遇有一點甜蜜、稀奇，他仍然渴望得到她。他覺得別人都在這麽做，他是可以這麽做的。也許他底境遇好了起來，那麽，和她結婚也是未嘗不可的。

「不過我又並不是公子哥兒，祇有公子哥兒才能享樂……」他想，迷糊糊地睡去了。他迷糊地覺得自己是站在一個斜坡上，無數的人，有的是年輕力強而光華燦爛，有的是嫉妒、怨恨，含着那樣沉默的目光的，他們全體都指望着他底滅亡，要把他擠下坡去。他想，這是人生底可怕的下坡，他不要下去。他竭力地掙扎，他不要下坡，他不要！——於是他醒來了，風在屋頂上吹着。

「啊，我底不幸的娘啊，多麼可怕！」他想，流出慰藉的眼淚來。「我幸而沒有失去理智，不然便完了！朋友們都忘記我了，他們對我還好，因為他們覺得我誠實，但他們跟本看不起我，因為我沒有才能！其實呢，他們都是在政治上投機，將來他們可以有好的生活，有勢力——而祇有我是一個傻瓜！有些人他做得好看，其實骨子裏還是如此的……我現在祇要有二十萬塊錢，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計畫是現成的，但是哪裏有這個錢呢？該死！該死！我是一個失去了一切機會的混蛋！」他撻着自己：「但是啊，這個時代是就要結束了，我見到了什

麼呢？醜惡！懶惰！沒有真正的光榮，沒有偉大！」

風在屋頂上吹着。他覺得悽傷並且孤零，是在渴望着那一個溫柔的、親愛的人了。這是不可抵制的。但是他坐了起來，點燃了燈，寫信向這溫柔的人告別了。這是不得不如此的，他寫了不短的信，說，請她原諒，他們將來或許可以再見，並希望她紀念着他，一如他紀念着她。寫了這個，她覺得是獲得了一點安慰。他又決定親自把這信交給她。

王潔芝，是在悲痛、憤怒、和衝突的心情中。她非常屈辱，她是受了何意冰底欺凌了。她覺得他是平庸的男子，沒有奮鬥的意志，並且沒有才能。她告訴自己說，她是完全看不起他，於是她回來以後就奇突地快樂了起來，大聲地唱着歌，她要向母親、何意冰以及她底命運挑戰！想到戰爭已經結束，不久就可以回到故鄉去，一切都可以有新的希望，她就覺得自己是堅定了。但深夜裏她又頹喪了下來，覺得何意冰究竟是她所碰見的最好的人。

她是非常的尊重她自己，這個創傷是難得平復的了。她決定嚴厲地拒絕何意冰，使他能夠明白她。

早晨，何意冰來了，她陰沉地迎出來，他們一同走到坡下。何意冰非常難受地，拿出那封信來。早晨底明朗的陽光照耀着他們。

王潔芝看完了信，摺了起來，變得灰白，盼顧了一下。

「沒有關係！」她說，嘴唇戰抖着。

「我覺得……非常地對不起你。」何意冰激動地說。

「沒有什麼，也不必說得太遠，」她說，她底如夢的眼睛對直地望着遠處的蔚藍色的田野。「你是要走了嗎？」

何意冰抬起頭來，懷着對於她的敬畏，誠懇地、溫柔地看着她。這眼光表示愛情，表示正直的意念，也表示離別——他是要繼續地在他底旅途上去奔波了。王潔芝沒有看他，但感覺到這樣，含着眼淚了，於是她底心裏萌生了新的勇氣了。

「我媽說，我們預備兩個月回南京……我送你到車站去吧！」

何意冰失望地歎息了一聲。

「不，我走了！」

「我祝你前程遠大，生活幸福。」她說，目光未變，露出了一個譏刺的、然而善良的、笑容。
何意冰迅速地走了開去。但不久他又走回來了：那親愛的人，那被他吻過的純潔的女
性已經不在，他就在她剛才站立着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在陽光中長久地抱着頭。

「不，我還是要走！」他說，站了起來，揩去滿臉的眼淚。

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

人 權

明和華到這個私立中學裏來教書，已經有四個月。這是荒涼的鄉間，周圍全是高山。四里外有一個鄉場，明和華不常去，這一類的鄉村，與他底生活無關，明和華對它們早已厭倦了。祇在他受着這個時代的折騰而失望痛苦的時候，他才想到這些鄉鎮裏的人類底愚蠢的、灰暗的生與死。這種時候，他底心就得到了一種悲涼的矜藉。那些人底真實的生活，他們裏面的那一股激盪，假如不能在他底某種心情裏使 he 想到自己的話，是與他無關的……正是冬天，比往年寒冷，明和華煩悶而寂寞。

教務主任嚴京令是他底朋友。是一個弄考據學的學者，在大學裏教過多年的書；因為嫉恨那些大學，又不願落到官場裏去，他就抱負着一種蒼涼，到這個私立中學裏來了。他愛

重明和華，他覺得明和華是一個前途輝煌的歷史學家。他自己底謙虛和學者底良心令他高興。明和華底另外的一切，他是不能知道的。明和華是在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他覺得嚴京令是一個良善的學者。一股強烈的熱情，一個強烈的觀念鼓動着明和華，他要給他底朋友打開門，領他到一個寬闊的天地裏去，在這個天地裏，全世界的人民，被一面鮮明的旗幟領導着，正在從千年的苦難裏站起來。明和華，由於這個有力的理想的緣故，他底智力就常常地使嚴京令感到驚異了。嚴京令朦朧地感覺到，在這個人底表情裏面，是有着一種特異的東西的，但不能知道究竟是什麼。

明和華是非常地孤獨，不然他不會接近嚴京令的。現在，他已對嚴京令懷着好感了，這是他幾個月來的生活裏的唯一生動的部份。明和華，實際上已經接近中年，但仍然獨身。抗戰的最初幾年，他被狂潮吞沒，幹過一些熱情的事業。他流浪了好幾年，在流浪中致力於文化史的研究；到這裏來住下了，他算得是已經落荒，他底心境，常常地，非常的淒涼。

他不停地對自己做着鬭爭，一面懷着恐懼。在他底周圍，沒有一個人能理解他，文弱的嚴京令，除了他底學術底造詣以外，關於他，是什麼也不知道。認識嚴京令以前，他簡直不和

任何人說話。空氣是窒息的，他也不接近學生。他厭惡這些愚蠢的學生。他覺得自己是已經變啞了，他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還是一個人。如果有誰曾經落荒，在生活、思想、感情和自己完全相異的人們中間生活過，那麼他便能明白這種心情了，假如他不明白這個，那他該是如何的幸福！明和華覺得他是中國底新一代的智識人，他是繼承着中國底，從那個悲壯的梁啓超開始的光榮的戰鬪傳統的。在他底眼前，是招展着魯迅底偉大的旗幟。他要開拓新的疆土，使將來的人們得到繁榮；他要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幼小者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他是懷着怎樣的抱負！然而，他是出身於書香的門庭，讀了太多的書，對於任何生活都顯得格格不入了。這兩年來，他是在書本裏找着他底啓示，在知識上安心立命的。但是現在，他對於這個——對於他自己有了強烈的恐懼。他讀到易卜生底一個劇本，這個劇本震動了他。這個劇本說，一個藝術家，全心地渴望着創造一件偉大的藝術品，但是，到了老年，發覺了自己底虛妄。發覺到，真實的人生、愛情和歡樂都被他忽略了——年華消逝了，一切都不可復返。

他找到了易卜生底另一個劇本來，這個劇本說，一個宗教育家，渴望拯救人類，不願離開他底傳染着疾病的教區，以致於失去了他底愛子，使他底妻子陷於絕望。他終於抱着「全

有或全無」的理想以殉道。

這兩個劇本大聲地沉痛地向他說：要求一切！爭取一切！否則就什麼都不要！

他，明和華，他底生活是殘缺的！他再不能麻木地容忍這殘缺和這中庸的自守了！青春，愛情，人生，理想，全有或者全無！

這是一個寒冷的晚上，周圍已經寂靜了：學生們，在遠遠的教室裏上着自習。他坐了下來，點燃了燈，懷着莊嚴的、激動的心情，動手爲自己寫一篇文字。他要告訴自己說：知識，學術，全是烏有，理想底價值，是在於雄壯的實際的人生。他希望追回他底失去了的富麗的年華。他要溫習那些被埋葬了的微笑；他渴望，從他底心裏，升起一股神聖的火燄，照明一切，給他指示未來。

他在他底窗前工作着。他熱誠地爲他自己底靈魂而工作。有誰曾經如此地孤獨，渴望從幾頁稿紙上面去得到生命的解放？在人生底歧路上，有誰曾經被短短的一句詩重新喚起搏鬥的勇氣？有誰曾經如此，他就能懂得這個世界底痛苦和莊嚴了。

明和華嚴肅地回憶着他底過去：他底父親底那個險沉、醜惡、缺乏人性的家庭。他突然狂善而又痛苦地發現了，在他底身上，是糾纏着過去的幽靈的。一切自私、怯懦、守舊、中庸，都是從這裏來的，於是他熱情地和這個幽靈做着搏鬥。這對於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他覺得，這是第一次，一切問題都是新的，全然新異的。他想到，年輕的時候，每當見到他底那個陰沉的、自大的父親，他是如何地害怕……

敲了下午自修的鐘了，附近騰起了一陣活潑的喧鬧，半個鐘點以後，又敲了鐘，一切全安靜了。明和華不感覺到究竟經過了多少時間，一切聲音他都不曾聽見。

但突然他聽見他底隔壁有咆哮的聲音。他繼續工作着，聽見了鞭撻聲，伴着這鞭撻的，是哮喘、吼叫、咒罵、呻吟。他底隔壁是校警室，顯然發生了什麼事。最初他不覺得這些聲音有什麼意義，他祇希望他們即刻就停止——讓他安靜，思索，追求一個崇高的觀念。但這些聲音更大了。他聽見了沉悶的捶擊聲：棍子捶在肉體上。跟着這每一下的捶擊，是一聲狠毒的咒罵和一聲痛苦的呻吟，它們對明和華表現了人類底惡毒和人類底痛苦。

明和華被擾亂了。他擱下筆來，撫着他底發燒的臉聽着。

又是皮鞭的清脆的抽打。沉默了一下。

「打！一個憤怒的聲音說，於是又打了起來。

「好極了，打！明和華，捶了一下桌子，諷刺地笑着，向自己說。他不曾注意到，在他底心裏，發生了這種諷刺的、強烈的情緒。

傳來了緊張的、搬動器械的聲音和走動的聲音，接着就寂靜了。「他們在幹什麼？」明和華緊張地想。突然地，傳來了一聲可怕的叫喊。

又寂靜了。

「冷水。」緊張的、短促的聲音說。

「好極了！我在欣賞！」明和華說，諷刺地、辛辣地笑着；他諷刺他自己，然而，這諷刺給他帶來了辛辣的快樂。「好極了，他們在進行謀殺，我在追求理想！」

他站了起來，迅速、憤怒地打開了門，衝了出去。嚴肅的俠義的感情使他快樂，覺得自己高貴。

他走進了校警室。

在黯淡的油燈下，那個囚徒，那個不幸的窮人，那個瘦弱的男子，倒在地上。一個校警在鬆着夾板，一個在向他底臉上噴着冷水，另一個，站在旁邊，拿着鞭子。年青的頭髮光亮的校警隊長，叉着腰，帶着一種嚴厲的表情，站在燈光前面，他們都不注意明和華。他們是另一類的人們，他們有着另一樣的心境。他們永遠不能知道明和華底內心，他底熱情和他所服役的那個崇高的觀念。和明和華一樣，他們覺得自己底行為是重要，有意義的。顯然地，他們不感到那個可憐的囚徒底痛苦；他底幾十年的生活，他底家庭和兒女。顯然地他們覺得，在他們底同胞們中間做強者，是人生底最大的意義。支配別人底生活和生命，是他們底人生底最大的快樂。

那個囚徒甦醒。他不回答校警隊長底問話，四肢綑在一起，他被吊起來了。他昇到昏暗的空中去，他底明亮的眼睛，看着明和華。

「請問，這是什麼事情？」明和華問，雖然含着莊嚴的憤激，卻已經不覺地拿出儒雅的、有禮的態度來了。他已經明顯地覺得，在這個房間內，他是不會發生作用的。那個囚徒，看着他，使他覺得有罪，痛苦。那一對明亮的、痛苦的眼睛向他說：「看吧，你祇能自己做夢，這裏卻

是殘酷的現實你已經妥協了！

年青的校警隊長，本能地對明和華懷着敵意，不理他。他是陶醉在自己底權力中，他以為明和華這樣的人物，是什麼都不懂的，於是明和華突然地感到了權力是什麼。他突然對這個權力發生了崇拜的感情；他突然希望能夠討好校警隊長，得到他底友誼。他痛苦起來。他溫和地笑着，又問了一句。

校警隊長向他簡單地笑了一笑，這笑容使明和華感動了。於是校警隊長溫和了起來，愉快地笑着，開始和他說話。受寵的明和華感動着，然而有些驚慌，他覺得罪惡，痛苦。校警隊長心裏的敵意，是被明和華底溫和和有禮溶解了，他突然覺得自己是在和一個值得尊敬的、有知識的人談話，於是他熱情，快樂，生動。顯然地，他們能够在適當的時機互相地交換他們底權威，他們都會覺得快樂，而對他們底人生覺得滿意的。在上流社會裏，人們是常常地，在人生底適當的時機，互相禮讓，然後又彼此相安，愉快地走着他們底人生的長途。

校警隊長樂於向這個有知識的人表現自己。他快樂地說，校長半個月以前曾經失竊，損失數萬，這是一個小偷，由鎮公所送來交給他親自審判的。他說，這一類的小偷，是非常狡

猜的；他底手段並不毒辣，他底心還太軟。他說，他底半生，就吃虧在這心軟上面。他愉快地說着，親熱地笑着，雄辯地做着手勢。

從昏暗的空中，那一對眼睛，含着希望，注視着明和華。明和華，被權威友愛着，又被這眼睛注視着，一面懷着莊嚴的理想，一面又懷着受寵的喜悅，興奮而且混亂。他平常不和任何人來往，自然更不會想到這個校警隊長的。他厭惡他，好像他是一匹討厭的動物。校警隊長穿着馬靴，梳着光潔的頭，威武地在學校裏走來走去，常常地使他憤怒。但現在他卻對這個人發生了好感；他親切地感到了這個人底真實的生命。他覺得這是一個明朗的、單純的、正直的、有着愉快的天性的人。

「我要放棄我底理想了嗎？」明和華想，熱情而驚慌。

「明先生不曉得，我這個人，總是拿不出狠心來饒了別人，我自己吃虧，你想我跟哪個說去呢？」校警隊長說，熱情地笑着。

突然地，那個懸在空中的囚徒，用一種破碎的聲音，大叫了起來。

「我沒得罪啊！先生，冤枉啊！」

明和華戰慄起來了。

「我以為最好不要用私刑……」他說。

「不要跟這些東西心軟，明先生，他們底命不值錢，」隊長異常友愛地說，拍着明和華底肩膀。然後他回過頭去。

「打」他叫，充滿着殺氣。

「你招不招？你招不招？你招不招？」那個瘦長的校警，機械地叫着，抽打了起來。

明和華憎惡自己，憤怒了。他嚴厲地看着校警隊長，在他底年青的、漂亮的臉上發現了全盤的奴性、殘忍、諂媚、醜惡。他轉身走了出去。他聽見喊聲：「先生，冤枉啊！」他興奮得戰慄，充滿着對人對己的兇惡的熱情，衝進了嚴京令底房間。

*

那個文弱的教授，穿着他底寬大的長袍，捧着一杯茶，坐在桌前看書。他底脚，踏在火盆邊上，顯得安靜而舒適。他抬起頭來，愉快地笑着，迎接明和華。

「他們向全世界宣佈保障人權……」蒼白的，狂熱的明和華說。「你聽見了沒有？」

他底臉上有着一種兇惡的、威脅的表情。「他在這裏看書，喝茶，烤火！他顯得這樣舒適！他是多麼渺小可憐！」他想。他發現了他自己底高超，他覺得快樂了。他對自己愈滿意，他底表情就愈兇惡。在他底心裏，是藏着一種幸災樂禍的熱情的；他好像要證明給他底朋友看，世界已經快要毀滅了。

一種強烈的感情，他渴望着他底朋友底滅亡和痛苦。

「聽見什麼事？」嚴京令，嚴重地問。

「沒有什麼事……」他說，不覺地開始掩飾自己了，坐了下來，皺着眉。

嚴京令，以一種嚴重的目光，看着他。他跳避着這個眼光。嚴京令，在他那樣地衝進來的時候，吃了一驚。他從來沒有見過他如此的。他忽然覺得，他找到了藏在明和華底智力下面的那個穩秘，那個熱情了。這是要求人權——他覺得是如此。他覺得這是一個極大的發現，這個發現，照明了明和華往日的曲折的談話。

嚴京令記得，在他年青的時候，他追隨過章太炎，嚮往着梁啟超，懷着一種革命的熱情。這種熱情使他覺得，任何生活，都是嶄新的，有一個永恆的東西，將要到來。他帶着飄泊的心

情南北地奔波，等待那個東西底到來。然後，不知怎樣地，他懶惰下來，渴望安寧和隱遁了。這樣地，研空着古史，不得志又略有小名，他過去了二十年，現在已經是三個小孩底父親了：孩子們上學了。他們底母親，兩年來，是寄食在他底岳父的家裏，他正在考慮着是否要把她接來。

貧窮，不得志，壓抑着他，他底牢騷是異常多的。在目前，他也希望中國能發生一個大的變化，然而他又不敢信任什麼。在他底想像裏，中國，是被幾個有名的人物代表着的，特別是被什麼一個樣子的知識界代表着的。他底樸素的心，時常受着這個時代底誘惑。靡爛的社會，那些色情和貪婪，以及他底那些前輩的充滿着矛盾的一生，和目前的那些他所難於理解的青年們，常常地使他痛苦地考慮着：他要走怎樣的道路呢？宋明理學的道路呢？還是實事求是的道路？是梁啓超的道路呢，還是胡適之的道路？

他底苦惱，正是明和華底苦惱。明和華，是用他來警惕着自己的：「看呀！這就是知識份子底末路！」——明和華，是攻擊着他底每一條道路的。因此，明和華變成了他底誘惑。現在，他突然得到了一道光明，發現了明和華，並且想到了自己底青春的熱情了。

然而他立刻覺得，那種年青的熱情，是過於幼稚了。他譏刺地、瞭解地笑了一笑。

「我要把他拖出來，放在狂風暴雨中！」明和華想。

明和華，簡單地把剛才的事實告訴了他。他覺得，這就是生活，人民，血淋淋的現實，知識份子底戰鬥的道路。然而他沒有法子使嚴京令懂得這個，因為，對於這個，他自己也祇能有一個朦朧的感覺。

「你說，怎樣呢？」嚴京令，溫和地笑着，問，注意地看着他。

「這是國民政府統治着的地方！國民政府宣佈了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他們卻這樣幹！」明和華憤怒地說：「你是要求民主的！我們要做，民主就是從這裏開始的！你在考慮着你底學術和人生底出路，」明和華煽動地說：「這裏就是真正的出路，我覺得！」

嚴京令，不覺得這和他所要求的民主，尤其是學術和人生底出路有什麼關係。對於明和華底話，他瞭解地笑了一笑。「他想鬧革命，以為這就是出路！」他想。

「是的，」明和華想，「學術是烏有的，祇有人生，人民——我要打破他！」

「我們去找校長干涉這件事！」

「慢一點：你坐下來。」

「學術文章是爲了人生，這一點你同意的！但是什麼是人生呢？」明和華熱情地說：「未必看看書就是人生麼？我覺得這就是人生……從康梁以來，知識份子一直關閉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現在正是打破它的時候！學術，知識，這些又算得什麼？」

「未必罷？」嚴京令說，笑着。「你這是鬧革命了，老兄。」他嘲諷地、愉快地說，想到了他底往昔的熱情，和他現在的悲涼的安心立命，感到了一陣慰藉。

「你聽！」明和華兇惡地說。

他們靜默。傳來了一聲慘叫。

「不過，這事我倒曉得的。」嚴京令嚴肅地說；顯然的，他是被這一聲慘叫打動了。他沉默着，覺得明和華是說出了真理。「老兄底精神實在可佩，」他解嘲地笑着說，接着他又嚴肅起來。「是偷的老頭子的東西，值十萬多，可是抓來的是不是真犯呢？」

「我們不必管這個！我們底問題是：人權！」

嚴京令沉思了一下，顯然地，想着另外的事。

「唉！兩三件大衣，又是料子，手錶，值不少呀！」他說，露出那種單純的羨慕的表情來。
「偷得好！像我們這些人，哪裏經得起偷！」

接着他就津津有味地談起竊賊們底本領來了。顯然地他已經從他所探進去的那個莊嚴的世界縮回來了，那一筆財富，使他羨慕。明和華底熱情引動了他，使他嚴肅地想起自己來，然而即刻他就覺得吃力，非回頭不可了。

明和華站了起來。

「我們去找校長！」

嚴京令，頓然地顯得很爲難。

「爲一點小事結下仇來總不好……這樣吧，我寫一個條子叫人送去。」於是他取出筆來，寫：「校警室拷打小偷，哭喊之聲遠聞，擾亂安寧，請予制止。」他喊工友把這個條子送給校長。

「原來是『擾亂安寧』好極了！」明和華對自己說，帶着兇惡的表情，坐在那裏。他想了那一雙希望的眼睛，那個沉痛的叫喊，想到了自己底怯懦、虛僞、罪惡，想到了他近來的

大的苦悶和迷茫，異常地痛苦了。他忽然覺得他底生活已經破滅，他已經落進了一個可怕的深淵。然而，現在是事情已經解決，安寧了，嚴京令愉快了起來。他生動而活潑地談着他所想的各樣的問題。他說，他要把太太接來，他太太頂會做菜的。接着他就談到了學術。

「又是學術！學術！多麼狹小，自私，可憐！真可怕，我以前也是和他一樣嗎？」明和華想。嚴京令談到了胡適之。

「胡適之已經做了官！」明和華用一種失望的、嫉憤的聲音說。

嚴京令愉快地看着他，把他底烤熱了的左腳，搬到膝上來。

「閣下莫非以為我會做官嗎？」他問，笑着。

他底愉快，他底嘲諷，他底憂鬱和善良，平常總是使明和華覺得親切的，但現在他覺得他是全盤的自私，愚昧，迂腐。他顯得疲乏，痛苦，不願說話。終於他走了出來。

「他也要鬧一鬧人權啊！」嚴京令看他走出去，對自己說，愉快地笑了起來。

明和華失望，痛苦，混亂地走了回來。隔壁的拷打已經停止了，或者是因為已經到了限

度或者是因爲嚴京令底那張條子發生了效力。明和華走到桌邊，挑亮了燈，看見了桌上的文章。

「好了！安寧了！你們這些尊貴的人所需要的！」他兇惡地對自己說，撕碎了稿紙。

「我從前也有過這種心情！理想主義底失敗！」他坐下來，對自己說。

「不，這不再是什麼心情！這是不能彌補的，我懦弱！我自私！我虛偽！」他說。

他爲什麼不自己去找校長呢？不，問題還不這麼簡單！他感到心裏有無比的恨毒，妒嫉，悔恨，痛苦，羞恥。他突然有瘋狂的渴望，渴望毀滅人類，毀滅自己，毀滅知識，友誼，愛情，毀滅一切。

他誇張這種瘋狂的心情，懲罰，並且娛樂他自己。

「什麼理想！給我一枝槍，我打死那個流氓警察，打死那個自私的學者，打死那個小偷，再打死我自己！」他兇惡地說。他憤怒地吹熄了燈，冷笑了一聲，坐在黑暗中。他感到周圍寂靜而深沉，於是，有一種嚴肅的東西，從他底虛張的感情裏面，透露了出來。他底心忽然溫柔了。他覺得他在愛着什麼，也被愛着。

他走了出來，走進了寒冷、黑暗、潮濕的操場。

他靜靜地，帶着溫甜的渴念，徘徊着。已經是深夜了。院牆外面不遠，是一座高山，右邊，是另一座高山，它們底參差不齊的峯巒模糊地顯露在積着密雲的天空裏。他聽到了山上的樹木底深沉的微響。這一切，給他證明了他心裏的溫甜的渴念。操場左邊的一排低矮的屋子，學生宿舍，已經完全寂靜，黑暗了。走近它們的時候，明和華聽得見裏面的不規則地起伏着的、沉重的鼾聲。

明和華來回地走着。

「我向你告白罷。」明和華說：他向他底那個動人的對象告白：「我不敢去懂得青春，愛情，美麗，我不敢看見人生，我用知識粉飾我自己！我從這個時代落荒了下來，我懷疑自己是否還是一個活人，更懷疑自己底道路！我麻木，退縮，甚至於不知道要求人權！『人是生而自由的』——盧騷！盧騷啊，假如我祇求安寧，躲在火旁，我可以安適，一旦成名，也是學者，我豈能懂得自由！」

他站了下來，望着黑暗的高山，他底心充滿了莊嚴。

們！

「一切夢想已經粉碎，現在是到了渴求行動的時間了！我不能遺忘我底那些兄弟們！」

他長久地來回地走着，懷着溫甜的渴望，回憶着他底往昔的朋友，一直到聽見了近處的雞啼。

中國勝利之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晚上九點半鐘，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從鎮公所裏和附近的一所學校裏同時傳了出來，這座鄉鎮上立即傳出了鞭炮聲和歡呼聲，大半的人們，特別是公務員們、學生們、商人們和其他的所謂上流社會的人們，投到一個狂歡的漩渦裏去了。在鞭炮的煙霧和繁雜的燈影裏面瀰漫着，並且騰起了一陣歡樂的、幸福的氣氛。一個什麼辦事處底主任放了一萬塊錢的鞭炮，他底孩子們在煙火裏尖叫着，打着滾，和那些檣樓的野孩子們爭奪着；一個煤坪底老闆，在抗戰的第二年就購置了一隻大木船，時時地準備着載着財物回到故鄉去的——雖然這隻木船到今天已經破爛了——放了三萬塊錢的鞭炮；隨後他就去到賭場裏去了，一夜之間輸了十萬。幾個大學生在街上

大叫而且高歌，唱了一句馬賽曲又唱了一句何日君再來。沒有多久，鑼鼓的臺子在街邊上搭起來了，一個肥胖的、赤膊的、表情傲慢的老闆，用棒槌在擠在台前的一個窮孩子底頭上狠狠地敲了一下，使他哭了起來，而後就異常滿意地敲了一下鑼，檀板響了起來，川戲開場了。有年青的學生們喊着萬歲而走了過去；有嬌弱的女孩們互相地摟着肩膀而噙噙咕咕地走了過去，而鞭炮不停地響着，苦力們和各色的窮人們擁在街頭……

某機關底男女職員們，聚在門口談天，不時發出快樂的笑聲來；鞭炮時而在他們底左右響着，時而在他們底前面響着。

「抗戰勝利了——我一直坐船回南京。」一個女的說。

「我才不一直走——我要到處玩玩，悠哉遊哉！」一個男的說。

「我要把家鄉口味吃一個飽，先吃一個月再說！」第二個女的說。

「這一下要吃你底喜酒了！」第一個女的說。

「我才不先吃你底！」第二個女的說。

說。

「這一下非趕快趕回去，有錢先買起地皮來，你不信，南京的地皮值錢呢！」一個男的

「你是南京人——二天我上南京買地皮，你哥子要幫我把言語拿順，啊！」

「我不管，我說要吃她底喜酒！」第一個女的說。

「我曉得你底心理，你希望我說你嘛，我偏不說！」第二個女的說。

「我要到東京去，弄一個日本老婆！」

「我底叔叔到日本去過，日本女人，見到丈夫回來都跪下來接！」第一個女的說。

「那才安逸！」

「唉，真想不到中國也有今天！」

「我說嘛，把日本那些女人都弄到南京來由各人去選……」

「哪有那麼容易！我回去先收一下租……」

「記望收租南京風景多好啊！哪個躡這個四川這些四川耗子嘛，看他還兇不兇，告訴

你，跟我磕頭我下江人都不來了！」

「回家了嗎？」第一個女的，興奮地叫。

啊，在那一片遙遠的凝着血的土地上，有這些小鳥們和可愛的小白兔們底美麗的，甜
蜜的家！

小燒餅舖底司務黃福貴，聽見鞭砲聲，聽見日本投降，可以回家去了，心裏騰起了瘋狂的快樂。他跳了一下，打了兩下拳，跳到桌子上去，又跳下來，跑到街上去叫了一聲，又跑回來，衝進房去了，抱住了他底正在跑出來的凌亂的、生病的女人，快樂他捶打着她底背脊。

「乖乖要回家了呀，乖乖呀！」

「鬼東西！鬼東西！」他底女人叫，推着他。

「七八年來心裏好想呀，乖乖呀，回家了呀！」

可是突然地他沉默了，垂下了手在暗澹的燈光裏站着，然後他衝動地哭了出來了。

「家裏是燒光了。親娘又是炸死了啦！哦！」他哭着說。他並且想到，掙扎着帶着孩子們回了家以後，仍然是這同樣的辛勞的、受欺的生活——雖然他底悲傷又是奇異地混合

着甜食的。

「福貴呀，我們總是苦人，不哭了吧！」他底女人，難受地，親切地說，摩着他底頭。

兩個窮苦的、赤膊的男子，張海云和王得清，在騰着歡聲的街上親密地說着話而慢慢地走着，一直走到河口，望着坡下的黑暗的流水，停了下來。天上，繁星在靜默中閃耀着。

「他們說不准日本天皇——天皇是個厲害傢伙哩！」張海云說。

「曉得！」王得清說。他們是在一種沉醉的、溫暖的、親密的感情之中。

「日本天皇，美國人說要廢除，還有蘇聯人，那樣兇的德國都讓他打敗了呢！」

「是咯！」

「唉！那些美國兵啊！一個個那樣快活！」張海云說：「就是不尊重中國人，看見中國女人嗎，隨便地鬧！」

「這都是國家有強弱——我心上在想着我那個哥哥啊！」

「打完了仗，他怕要回來了。」

「曉得！」王得清說。「要是不打死呢，」停了一下他接着說，「總有一天要回來的罷！我那個嫂子是日夜地哭，我下力的人又莫得辦法——生活艱苦啊！」

「打勝了日本倒是值得呢。」

「怕就怕回來了還是找不到生活！」

「唉，我們中國啊！」

於是他們就長久地沉默着，並肩地站着，望着下面的發着聲響的黑暗的河水。

歡鬧的街邊圍着一大羣窮苦的人，一個侍候老太爺上街來耍的男用人，在人羣中舉着紅字的、堂皇的大燈籠。一個瘦弱的、披着綢衣的男子，造船場底管事方吉民，指手劃腳地高聲談論着。

「羅斯福拿起手裏頭的棍子來就在他頭上打了一下，說，跟我罰站兩個鐘點！羅斯福叫罰站，哪個敢不站呀，他比我們中國蔣委員長還要多點兒權威好！」他說，搖了一下頭，「好，羅斯福就說，我叫日本投降，你敢說日本不投降麼？罰站——老實說，美國人頂多祇是

罰站，我們中國人呢，就要打屁股！」他巧妙地小聲說，周圍的靜默着的，愈聚愈多的窮苦的人們，笑起來了。「好！羅斯福心裏一想，就發了一個通知：跟我用原子彈炸日本！嚇呀！這個原子彈，是一種科學發明，你看見了火光，眼睛就要瞎！羅斯福說！」

窮人們聽得異常地緊張了，那個男用人，高舉着他底燈籠。忽然地，一個穿着破襖衣的、強壯的男子，玻璃廠的工人胡海洋，打斷了他說：

「羅斯福早就死了呀，是杜魯門！」

「啊！」管事方吉民說，被提醒了，有些發慌：「你龜兒懂得屁！」他輕視地說。沉默了一下，臉上有些燒熱了，說不下去了——這奇怪的故事，奇怪的熱情的幻想底產兒。

「你龜兒當心點兒，在本碼頭！」他說，搖了一下身子，擠開了呆站着的、莫名其妙的人羣。

「你龜兒吹牛皮！」強壯的工人說，發出了嘯聲，並且快樂地大笑了起來。他覺得非常地幸福。

大學生郝樸誠，在街上鬧了一陣，回來了。他底同學王靜明，因為喝多了酒，在拉着胡琴唱戲的時候吐了，不久就睡去了。但郝樸誠不能睡去，他覺得這日子是偉大的，想到他不久就可以回家去，把財產好好地整理一下，休息半年，然後出國——到美國去留學，也許可以娶一個美國女人，想到這一切，他底心就快樂得發抖。他坐在門前和他底鄰居，一個獨住的年輕的太太談天，他談着他底這一切計畫，那個太太也是非常地讚同他。末後這太太也進去睡了，已經夜裏一點多鐘了，他仍然不能睡，獨自坐在門前。

「啊，我好快樂，好興奮呀！」他大聲說。

於是他忽然地長篇大論地獨自起來了，——用着十分整脚的戲臺上演戲的調子，因為對於話劇，像對於平劇一樣，他是非常愛好的。

「啊，我底心啊，你爆炸了吧，爆炸了吧！那雷電！那風暴！風暴！讓這世界上的一切醜惡都死滅了罷！都死滅了罷！我沒有眼淚，沒有眼淚……我覺得我是坐在美麗的海邊，那碧綠的海波上走來了一個美麗的女郎，啊，姑娘，我在這一個夢中等待你。」他用溫柔的聲音說，而且站了起來，伸手去擁抱，「啊，姑娘，年輕的，大而黑的眼睛的姑娘，在這抗戰的幾年裏，我受

盡了人間的辛苦，而現在，抗戰是勝利了！讓我們到那邊的山裏，故鄉的流水的旁邊結一座茅屋而安慰這痛苦的人生罷！姑娘，爲了你，我財產也不要，人世的一切榮華富貴也不要，啊，答應我，我底心是像原子彈一樣的要爆炸了，爆炸了呀！」

不知他是喝醉了，有些昏亂呢，還是果然地要爆炸了，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底女鄰人，那個獨住的、會唱戲的年輕太太——她是因了他底胡言亂語而又跑出來的。她驚嚇地尖叫了起來，一瞬間周圍的門都打開了，一些人跑了出來。大學生郝樸誠，趁着這種混亂，疾速地溜到自己底房屋裏去了。

後記

這裏收集的二十幾篇短小說，是一九四四年到現在兩年內所寫的。在這一段時期裏，我所接觸到的東西大半非常沉悶，帶着一種黯澹的性質；巨大的思想內容被濃煙遮蓋着而窒息了，旋轉在我底四周的卻是一個花樣繁複的世界。在我逐漸地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底精神常常地被迫着退卻，但我也偶爾地抓住了洶湧的波濤中的碎船底一片，從它們來繼續我底道路。這便是這些短小說底由來。

在我們所生活的這一片土地上，不僅單純的夢想要常常受到挫傷，即使老練的戰術有時也難得跨越的。這些小說裏所寫的都是攀住歷史底車輪的葛藤，但既然人類是在生活着，這裏面是也有着歷史力量底本身的。這固然是一個平庸的世界，沒有英雄主義底實現也沒有或種高貴而神奇的情操，但就在這個平庸的世界底各種現象和碎片之下，是有

着一股強大的激盪的，恰如在破船之下是有着海洋底激盪一般。在中國是一切秩序都被粉碎了，暴虐的階級是藏在霓虹底光華之中，人民是呻吟在黑暗的重轍之下，但事實卻並不這麼簡單，因為，無論怎樣，人類總是在生活着。對於各樣的角落、各樣的鬪爭、各樣的人生檢討，是我們今天應做的工作之一；而對於一般的、異己的、別樣的人生底無視無覺，則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底最大的缺點之一。經驗主義或教條主義的先生們，是從不給予「人類是在生活着」的這個自覺，以及從這自覺發生的從過去直到今天，並且一定要達到未來的力量的。人們是應該以自己底精神來說明客觀世界，而不應該沾沾自喜或隨波逐流。我們實在應該知道，在這個平庸的世界中所展開的各樣的人生鬪爭，其實也正是我們時代底詩！

我知道我距離這個目標還有多遠，因此我希望我底這一點點努力不致於白費。

路
翹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南京。

關 於 現 實 主 義

何其芳 著

這是作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所寫的文藝理論批評文字的結集。這裏面有作者對於他自己的過去的文藝思想的檢討，有對於延安文藝界如何執行毛澤東主席的文藝新方向的介紹，有對於前國民黨統治區的某些文藝理論傾向和某些文藝作品的批評，並有特為初學寫作者而寫的談寫作的文章。作者過去主要是寫詩和寫散文，最近數年來卻主要是寫文藝理論批評，而這個集子就是作者自己選存的文藝理論批評文字的全部。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七 月 七 日

求 愛

作 者

路

編 者

胡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德

益

書

店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刊 行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再 版

★ 有 版 權 ★

總 (09) 七 (1:1) 2 (2001-3000)

82

671057



基本定價
 六元四角